

隆平集第一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汤来贲敦实彭期省迂全校

圣绪

圣宋赵姓帝高阳氏之后自汉京兆尹广汉而下世居涿郡爰及唐季僖祖生焉燕蓟之俗尚武时

有僖祖以儒学显终于县令历永清文安武都三邑顺祖即其子也少博学有时誉终于御史中丞

翼祖即其子也少年慷慨有大志历营蓟涿三郡宣祖即其子也雅尚儒素又勇智过人仕周为将

帅终赠太尉 太祖皇帝以宋州节度使为始封故国号大宋以火德王色尚未赤

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宣祖皇帝之第二子也母曰昭宪皇太后杜氏

初后唐朝明宗继位每夕焚香祷天曰臣出戎狄世乱为众所推愿上天早生圣人与中国为主天

成二年二月十六日太祖生周显德七年正月三日统师北征刘筠次陈桥军士推戴势不可避四

日周帝逊位太祖登极以生辰为长春节改元建隆追赠皇高祖府君谥文献皇帝庙号僖祖陵曰

钦陵皇曾祖府君谥惠元皇帝庙号顺祖陵曰康陵皇祖府君谥简恭皇帝庙号翼祖陵曰定陵皇

考府君谥昭武皇帝庙号宣祖陵曰安陵开宝九年十月癸丑宫车晏驾在位十七年圣寿五十葬

永昌陵孝明皇后王氏孝章皇后宋氏（继孝明立）孝惠皇后贺氏（即位后追赠）

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宣祖皇帝之第三子太祖同母弟晋天福四年

十月七日生显德七年从太祖北征太祖既为诸军拥戴师还太宗叩马首曰诸军将校若恃功肆

行剽略使民肝脑涂地非顺天应人之意愿誓而后进太祖遂誓于众诸将而下翕然稟命太祖嘉

帝英略友爱益至传位之意始于此开宝九年十月癸丑继皇帝位是年改元太平兴国以生辰为

乾明节淳化元年改为寿宁节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宫车晏驾在位二十三年圣寿五十

九葬永熙

陵明德皇后李氏（即位后立）淑德皇后尹氏懿德皇后符氏（并即位后追册）元德皇后李氏（真宗皇帝追赠）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太宗皇帝之第三子母曰元德皇后李氏生帝

于开宝元年十二月二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咸平以生辰为承天节乾兴元

年二月戊午宫车晏驾在位二十六年圣寿五十有五葬永定陵章穆皇后郭氏（即位后册）章

献明肃皇后刘氏（继章穆立）章怀皇后潘氏（继位后追册）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后杨氏

（并仁宗皇帝追赠）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真宗皇帝之第六子母曰章懿皇后李氏生帝

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乾兴元年二月戊午继皇帝位次年改元天圣以生辰为乾元节嘉

祐八年三月辛未宫车晏驾在位四十二年圣寿五十有四葬永昭陵皇后曹氏（即位后立）废

后郭氏温成皇后张氏（贵妃追册）

英宗体乾膺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太宗皇帝之曾孙濮安郡王第十三子母曰仙

游县君任氏生帝于天圣十年正月三日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即皇帝位次年改元治平以生辰为

圣寿节治平四年正月丁巳宫车晏驾在位五年圣寿三十有六葬永厚陵皇后高氏（即位后受

册）按此集真宗刘后俱作谥章献李后俱作谥章懿新编刘谥全李谥庄懿通鉴二后俱作庄盖

旧制 后必冠帝号真宗谥章圣故俱易为章

符应

窆伊周显德中与杨徽之卢多逊同在谏垣常曰天地厌乱久矣丁卯岁五星聚会于奎自此太平

矣恨不与二拾遗同见之也乾德五年丁卯五星会于奎伊果已卒

师次陈桥军中有苗训者善占候引亲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

晋天福中两浙民间语必以赵字为助如饮曰赵饮食曰赵食之类宋兴钱俶独先恭顺盖悟此也

蜀自孟昶袭位民家质物者必书门曰召主收赎及昶末年命翰林学士幸寅逊书桃板辞不工昶

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及王全斌平蜀朝廷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成都府而长春节太

祖生辰也江南自晋汉以来民间服玩侈丽者或问之必曰此物属赵宝子又李煜宫女染碧夜偶

不收得雨色益鲜自尔竟收雨水以染谓之天水碧天水赵姓郡号也

都城

东京城以宣武军节度使所建周世宗命韩通以近甸丁夫增修太祖建隆三年命有司广皇夸东

北隅按洛阳宫殿图营缮太宗太平兴国四年重立京城内外文门名二十有五（外城门南薰门

而次十七内城门崇明而次八）

西京古洛邑今与南北京并为别都

南京景德三年升应天府建

北京庆历二年升太名府建

官名

诸州置通判始于建隆四年命刑部郎中贾玘等充湖南道诸州通判乾德四年诏自今事无巨细

须长吏通判金议连书僚属方得奉行太宗朝以宋琪为开封府通判是后开封府不复置

司寇参军建隆间置以及第进士九经五经并在铨选人为之其后改曰司理五代时两

京军巡诸

州马步院者虞候判官止以开封河南及诸州牙校充选至是改马步院为司寇而两京军巡始选

任京官

转运判官开宝六年广南路初除徐泽一员太平兴国三年诸路并置

以武德使副为皇城以闲厩使副为崇仪太平兴国中改

文明殿学士太平兴国五年因殿名置九年殿灾改建成为文德殿此职遂废

以补阙为司谏以失遗为正言太平兴国六年改

内殿崇班左右侍禁太平兴国六年置以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得迁转故增此三资崇班在供

奉官之上殿直在侍禁之下又改殿前承旨为三班奉职以天厩使副为左右骐骥雍熙间改

宣政使淳化中置太宗曰宣徽使执政之渐非宦者所宜处以王继恩平李顺有功故特置此职授

之

翰林侍读学士咸平二年参用旧制禄秩次翰林学士以侍读授杨徽之夏侯峤吕文仲以侍讲授

邢昺唐开元有侍读其后有翰林侍读学士至五代废太宗始命吕文仲侍读寓直禁中名秩尚卑

故复更制三司使咸平六年复后唐长兴之制长兴中张延朗领其使其后遂废至是以寇准尝执

政故以为使兼总三部卞衮盐铁查道度支林特户部并副使又以判官六员外掌政令奏事又有

更制使止书检余皆副使判官主之

资政殿学士景德二年因殿名置殿在龙图阁之东序时王钦若求罢政事屡请不已特置此职以

宠之殿学士在翰林学士之下侍读之上是冬又加钦若大学士之称在翰林承旨之上龙图阁待制景德初阁成因置此职以授戚纶杜镐大中祥符末又以直龙图阁待制直阁之名盖

始于此

提点刑狱景德四年置在转运使副之下而俸给同每路二员内一员武臣带同字天禧四年改曰

劝农事至是提点刑狱亦兼

内殿承制大中祥符二年置在崇班之上

景福殿使大中祥符五年置以授内臣刘承规
发运都监天禧间置
天章阁待制天圣中置景祐间又添置侍讲
崇政殿说书景祐元年置以授贾昌朝
端明殿学士景祐初复后唐长兴之制以殿为名置此职
观文殿大学士庆历七年置时宰相贾昌朝求罢政事除右仆射因以此职宠之仍诏自
今曾任宰
相者方除
紫宸殿学士庆历八年因殿名置以授丁度是后不复置
官司
事材场建隆间内臣阎承翰以八作司出纳积弊建议于都城西置场治此而后授之世
以为便
绫锦院乾德五年置时已平蜀所得锦工六百人隶焉
内藏库太祖所置谓之景福内库太宗新其名曰内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及郊丘之费
不取于民
有司假内藏缗帛六千余万每岁多或三百万少亦不减百万累年不能偿诏即蠲除之
真宗景德
中命陈彭年作记以示宰臣曰此库乃为计司备经费尔苟非节用能如是耶
以武德司为皇城司太平兴国中改
封驳司太宗从魏羽请遵故事复置因命羽典领自唐以来凡制诏皆经东台省审有未
便者许封
驳以闻主之者给事中也咸平四年改曰门下封驳事则给事中之职
以匭院为登闻院太平兴国六年改置咸平四年改登闻院曰登闻检院改鼓司为登闻
鼓院自是
匭函遂废
天圣间于登闻检院鼓院各以匭函为检匣凡言大事朝政阙失或诉冤未辨者悉令投
检匣以进
即言涉奇邪无德通问
以天厩为左右骐驎院雍熙初改
三班院雍熙四年置先供奉官以下隶宣徽院其员寝多故别置官司考课而升黜之
理欠司雍熙四年诏诸路州郡置
以军头司为殿前忠佐司端拱元年改
审刑院淳化二年于禁中置以李昌龄知院事凡具狱案经大理寺刑事部方关审刑中
覆然后下

相府相府又以闻始论决

理检司淳化三年诏于乾元门西北廊置复唐制也天圣中遂置理检使以御史中丞领之

审官院淳化四年改考课朝官院为之其幕职州县官止曰考课院

国信司景德元年因契丹修好始置止以内臣阎承翰领其事

谏院明道初置

都水监嘉祐三年置

馆阁（文籍附）

三馆新修书院太平兴国三年诏赐名崇文院唐武德中初置修文馆隶门下省正观中建史馆于

禁中专掌国史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写四部书置刊定官以丽正殿为修书十二年诏学士张

说等宴于集仙殿曰集贤即丽正殿也以修书史为集贤殿书院三馆之名盖起于此自是集贤昭

文置大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皆以宰相兼领又置学士修撰直馆校理之职以他官领之昭文馆

隶门下省史馆寓于集贤至梁迁都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十数间为三馆湫隘喧杂太宗即

位顾左右曰此岂所以待天下贤俊耶诏经度左昇龙门东北车府为三馆又敞园圃植花木引御

沟水注其中开便门西序备行幸尽迁文籍置焉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

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初乾德中平蜀得书一万三千卷开宝末平吴又得二万卷宗参旧书为八

万卷

秘阁初隶京百司淳化元年秘书监李至等言藏书之府汉麒麟天禄阁在未央宫中命刘向扬雄

校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后汉东观亦在禁中桓帝始置秘书监掌图书秘记谓之秘书魏分秘书

为中书而秘书监掌艺文图后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论不应属少府因是仍旧而兰台亦

藏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晋宋皆有秘书之号晋孝武好览文艺敕徐广料秘书阁

四部三万卷宋谢灵运为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经籍散亡隋炀帝写秘阁二书分

为三品于

观文殿廊贮之唐开元中于乾元殿东廊写四库书以允内库命褚元亮马怀素总其事
后以集仙

殿为集贤殿风置书院今陛下建秘书阁以藏奇书愿颁明诏俾与三馆同列不隶京百
司诏自今

秘阁宜次三馆秘书省依旧属京百司

唐会要百卷建隆二年宰相王溥进德宗时苏冕撰四十卷武宗时崔铉又撰四十卷溥
采宣宗以

来故事广成百卷

开宝通义二百卷开宝四年学士李昉进唐朝开元中徐坚萧嵩等删定古今五礼百五
十卷昉等

广以成二百卷开宝通义纂一百卷开宝六年参知政事卢多逊进

太平总类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太平兴国中儒臣李昉等编次

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学士宋白等奉诏以前世文章纂成

道藏经大中祥符九年枢密使王钦若删详凡三洞四部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钦若言
道德隆符

乃老君圣祖所述升于洞真部灵宝度人经之次又总为目录表求御制序诏从其请赐
名曰宝文

统录钦若又言三洞庭湖真经者无上大罗天中玉京元都秘藏之所蕴也元始命天皇
真人象形

模写名曰天书玉篆为文字之宗由是经录符图诸天录宝递相祖述故道经为首焉洞
真经洞元

经洞神经总百九十二万四千三百八十卷秘在玉京元都三十三天未尽降世间开辟
后已降之

经一万九千九百七十卷梁简文帝时有六千余卷唐明皇所撰琼纲才三千余卷徐铉
等尝校勘

去其重复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至钦若又增五百余卷焉洞真洞元洞神谓之三洞太
清太平太

真正一谓之四部钦若又于道藏中检阅神仙姓国姓者四千人事迹以闻诏图形景灵
宫廊庑

（愚按钦若矫诬上天导君于邪此闭门诵经之本领而道君所由覆败也先生敛道藏
经而独详

钦若之崇信此即是宋史大关键处亦删诗而存郑卫之意）

郡县

建隆三年以青州北海县为北海军

建隆四年以秦州大潭县治成纪开封府东明镇为东明县义州山寨镇为安化县（义州太平兴

国初改为宜州）潭州弘道县为营道又以潭州江华县隶道州

乾德二年以襄州阴成镇为光化军以襄州穀城镇为乾德县隶光化军以朗州桃源乡为桃源县

以杨[扬]州迎銮镇为建安军割永正县隶焉

乾德三年以溧州常丰场为常丰县衡州安仁场为安仁县江陵府白洑巡为潜江县白日[徐先

生注：“日”，宋史八八作“舊”]巡为建宁县万庚巡为万庚[徐先生注：庾]县白沙院

为玉沙县以北海军为潍州割营丘昌邑并北海县隶焉

乾德四年以灌口镇为永康[徐先生注：安]军割成都府导江县蜀州青城县隶焉

乾德五年以成都府金水县为怀安军割汉州金堂县隶焉

开宝元年诏陇州置陇安县

开宝二年以合州浓洄镇为广安军

开宝三年以万州梁山县为梁山军沧州无棣县为保顺军

开宝四年改密州辅唐县曰安丘蜀州唐兴县曰江源寿州盛唐县曰六安同州奉仙县曰蒲城广

南恩唐州曰恩州明州曰南雄州又升杨[扬]州高邮县为高邮军

开宝五年以荆门镇为荆门军割荆南长林县隶焉又改邕州晋兴县为乐昌利州益昌县曰昭化

赵州昭庆县曰隆平

开宝六年以云安监为云安军

太平兴国二年以李继昇筑潞州北乱柳九围中为威胜军建成镇州成堡寨为平定军曹州定陶

镇为广济军改平南军为太平军以芜湖繁昌县隶焉

太平兴国三年以庐州无为县为无为军以建州邵武县为邵武军

太平兴国六年以定州保寨军为保州易州太保寨为平寨军梁门口寨为静戎军是年改静戎曰

静安以霸州淤口为破虏军改新镇军曰平戎

太平兴国七年以江州星子县为南康军改关南曰高阳关

太平兴国八年以海门镇为太平军以衢州开化场为开化县

雍熙四年以广德军郎步镇为建平县

端拱元年以黎阳县为通利军以富国场为富国监
淳化元年以大庾县置南安军以大庾南安上犹三县隶焉
淳化四年以耀州黎园镇为淳化县
淳化五年降成都府为益州以李顺之乱故也以抚州金谿场为金谿县建州崇安场为崇安县岳
州王朝场为平江县信州宝丰场为宝丰县汀州长上杭场为上杭县武平场为武平县
仍旧隶逐
州又以石保寨建威寨军席鸡城寨建清远军复为环州
至道二年建三泉县为大安军以西县隶焉降天长军依旧为县隶扬州以扬州六合县隶建安军
筑古原州为镇戎军其谋出于节度李继隆由蔚茹河路护灵州军粮因师进壁而还
咸平元年改太平军为太平州
咸平三年以岚州静乐寨为静乐军
咸平四年以泾州长武镇为长武县仍隶泾州
咸平五年改静乐军为宪州以开封府通许镇为咸平县
景德元年改威虏军曰广胜静戎军曰安肃破虏军曰信安平戎军曰保定宁远军曰永宁定远军
曰永静定羌军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
景德三年升应天府为南京以齐州章丘县为清平军以洺州高苑县为宣化军以河南府永安镇
为永安县
大中祥符二年改浚仪县曰祥符升建安军为真州
庆历二年升大名府为北京
庆历八年改贝州为恩州
学舍
五代学校不修学者多各从其师是以庐山有白鹿洞书院嵩阳岳麓京各有书院国朝
各赐以书
籍大中祥符初应天府民曹诚即戚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戚
纶之子舜
宾主之其后庠序之教兴而所谓书院者未之或闻矣
武学庆历二年置于武成王庙
寺观
建隆元年诏诸道寺院经显德二年已废者不德存留其佛像许移置见存留处
开宝三年改封禅寺为开宝寺五年赐峨眉山新寺名光相

太平兴国二年改新造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因年号）报光寺为乾明（因乾明节）三年改
庐山东林为太平兴国寺西林为乾明寺通玄为太平观九年置启圣禅院即太宗皇帝降诞之所

大中祥符间在京及仙源县寿丘并建景灵宫立圣祖殿仙源县寿丘建成太极观立圣祖母殿诏

天下州军监置天庆观仍并建圣祖殿又改润州京江中金山曰龙游禅院是山古谓之浮玉唐正

元二十一年江滨获黄金数镒诏改为金山有头陀自称裴氏至山始创寺咸通中曹[石霍]以山

名寺伪唐李景保大间改寺名潭心云

治平三年诏一应无额寺院屋宇及三十间以上者并赐圣寿为额（因圣寿节）不及三十间者

并行拆毁

宫掖

建隆初后宫止及二百八十余人开宝五年水灾太祖遍谕之曰愿归者以情言得五十余人赐白

金帛赙遣之

太宗尝谓侍臣曰晋武帝平吴之后后宫蓄数千人朕以此为戒宫中妃御掌事辈不过三百人犹

以为多更差择之后雍丘尉武程上疏愿减后宫嫔嬙上谓宰臣曰内庭给使亦分掌事有不可去

者尔朕固不作离宫别馆取良家子充其中如秦汉之君也李昉请加黜责以惩妄言上曰朕曷尝

以言罪人但念程不能知尔

真宗即位择宫中给事岁深者出之景德元年又令籍宫中止留年高者余悉放出皆号泣愿留上

敦谕令中使访良族聘之宰臣李沆曰此盛德之事也大中祥符元年又遣出百人谓近臣曰亦节

用之一端也

仁宗宝元二年放宫人二百七人谕辅臣曰不独矜其幽闭亦省掖廷费也

英宗治平元年放宫人一百三十五人又明年放一百八十人宫人及戚里有留内寺观

为尼女冠

不出者上一日谓宰臣曰欲听从人可乎韩琦等对曰陛下哀怜及此诚仁政之一端也遂听其从

便

隆平集第二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六安杨友敬希洛张亮乾熙载重校 南丰后学彭期订

行幸

建隆元年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叛五月驾幸军前六月筠自焚泽潞平七月车驾还京时筠子守节

据上党闻筠死亦降是年九月李重进叛十月车驾还幸军前十一月重进自焚十二月车驾还京

重进太原人周祖之甥在周为平卢军节度使判扬州至是以扬州叛开宝二年二月亲征太原五

月太常博士李光赞上言遂诏班师六月车驾还京

太平兴国四年二月亲征太原先询曹彬曰周世宗太祖亲征何以不能克对曰世宗以史超败于

石岭关人情惊扰故师还太祖屯兵于甘草地军人多腹疾遂中止今兵甲精锐翦孤垒犹拉朽尔

上于是决计四月至太原五月堕其城刘继元始降诏释之六月车驾临范阳七月还京咸平二年北虜入寇十二月驾幸河北三年正月王师告捷车驾还京

景德元年北虜入寇十一月驾幸军前次卫南县大将李继隆奏今日二十四日败虜于澶州城北

虜将顺国王挾览为王师强弩所毙其众遂遁时虜主及其母同入寇因王继忠遂乞修好二十六

日驾至澶州虜使韩杞见于行在十二月车驾还京

景德四年驾幸永安朝拜诸陵二月幸河南三月车驾还京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驾幸泰山行封禅礼辛亥享昊天上帝以太祖太宗配三献毕封金玉柜壬子

禅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十一月幸曲阜县谒文宣王庙及孔陵林木侵道遂降輿乘马至宣尼墓设

奠再拜又加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建庙青州追封周公曰文宪王建庙曲阜县是月车驾还京

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

大中祥符四年车驾幸河中府亲祠汾阴二月丁巳至宝鼎县奉祇宫辛酉上服袞冕祀

后土祗改

奉祗宫曰太宁宫以宝鼎县为庆成军隶河中府又改庆成军宝鼎县曰荣河县三月幸西京至永

安县谒诸陵四月车驾还京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驾幸亳州太清宫奉加号册宝丙午至真源县奉元宫上斋于迎禧殿戊申上

服通天冠绛纱袍进大次己酉行朝谒礼改真源县曰卫真升应天府为南京以新修圣祖殿为鸿

庆宫二月车驾还京

取士

旧制台阁近臣每年得以抱文艺者公荐于贡闱知举官去取不能无所徇建隆四年诏禁止之

开宝二年诏西川山南荆湖等路所荐举人并给往还券

开宝六年初殿试进士自是为定制故事礼部放榜敕下之日醪钱为同喜饮于曲江近世多于名

园佛宇太平兴国元年吕蒙正等及第始官为供帐仍赐御诗至道二年张洎以儒行篇刻板印赐

近臣并新及第人

隋大业中始设进士科至唐为盛每岁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八十人既而复故开成间连

岁放四十人俄仍旧制太宗即位旬日之间放进士三十三人经科百九十六人并赐绿袍木简未

命官而释褐新制也咸平三年放进士四百一十四人并九经而下共一千五百四十六人景德初

进士遂至七百八十三人自是取人日益盛矣景德以前进士导从过多景德二年贡院乞令状元

用一节呵导余止双控马首遇常参官敛马侧立诏从之

大中祥符八年蔡齐殿试第一人及第诏令金吾司差七人许出节前引遂为定制

大中祥符五年殿试题始赐印及草纸

天圣中初置武举至皇祐罢治平元年复置

制举自乾德二年至治平应诏人无定数

招隐逸

道士澄隐字栖真常山人兼通儒释典太祖征太原还幸其所居问曰师年八十容貌甚少必能养

生宜以教朕对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尔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

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轩帝陶唐享国永年得此道也上悦厚赐之

王昭素酸枣人笃学有至行乡人有讼不之官府而诣诏素为之辨折无不敬服开宝二年召至命

讲易年逾八十矣居月余求归特授国子博士自李穆而下有闻于时者皆其门人也

陈抟居华山灵台观太平兴国间两至京师赐号希夷先生上令引至中书宰相宋琪问修养之道

抟曰不知也今上言皆究治乱之大旨诚有道仁圣之主正君臣协心治天下之时勤行修炼无大

于此时年近百岁居华山四十年端拱二年豫言其卒以表来上云大数有终圣时难恋
[二语可

破从来飞升之感]弟子贾德昇凿石室于张超谷室成而逝抟能逆知人意有华阳隐士李奇自

言开元中郎官年数百岁颜如婴儿行数百里顷刻而至常与抟酬唱人以为神仙[自言二字妙

甚]

布衣潘阆常卖药京师好交结上左右有言其善吟诗者至道初召对赐进士出身国子四门助教

未几追还所赐[潘君行径正是后来隐士宗派]

真宗西祀有言陕州魏野河中李洙皆隐居求志上特召之皆称疾不起天禧四年二人者继逝各

追赠著作郎仍赐其家粟帛

却贡献

淳化中夏州赵保忠献鹞谓之海东青上曰朕久罢畋游无所用也还以赐之

景德中文州尚牧献白御马一上曰进贡无名命亟还之

大中祥符间蒲端国献昆仑奴上曰异俗离去乡土可怜也命还之

天圣元年乾元节知宁州职方员外郎杨及以绣佛来献上谓近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举乃守臣

之职安用此为命亟还之

仁宗谕辅臣曰川路旧贡织绣佛像者悉罢之宰相王曾曰臣恭闻德音所谓不作无益害有益也

温鼎广州岁贡柑桔及蜜煎果实又致其余于大臣谓之贡余宰相王曾请加禁止上曰
贡且劳矣
况其余乎命亟罢之
英宗即位于阆国遣使贡独峰驼上曰异物非朕所贵命还之右赞善大夫陈世修献白
马一英宗
赐帛五十段仍还其马
慎名器
教坊使卫得仁以老乞外官引唐庄宗朝故事冀领郡太祖谓宰相曰伶人为刺史乱世
事焉可效
宰臣欲以为上州长史司马上曰此亦不当轻授止令与太常寺大乐令
崇仪使尹继伦端拱二年败北虏于唐河杀其皮室相公射虏将于越中臂虏众大溃相
蹂践而死
者不可胜数李继隆护粮虏骑行将及因是获免策功止加洛苑使长州刺史唐制郊祀
行庆止进
勋阶五代肆赦例迁官秩宋初因之未暇革去右司谏孙何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真宗
嘉纳遂定
三年磨勘进秩之法郊礼止加散官勋爵
景德初李继隆石保吉败北虏于澶渊毙其骁将挾览饮至行赏继隆而下止加勋阶食
邑
真宗尝语辅臣欲省费用减吏员宰臣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门祇候止三五员今逾
数百除授
未已愿慎择焉上曰相承为例当渐省之
鲁国长公主以医官使赵自化医术有效请授尚食使兼医官真宗曰元份尝有请已谕
其不可今
乃复尔命枢密院召自化戒之
枢密副使张士逊请以子友直为馆阁校勘仁宗曰馆阁所以待英俊可以恩丐乎上命
友直于馆
阁读书遂诏校勘无得增员仁宗谓辅臣曰图书之府所以待贤俊而备讨论也比来公
卿之族多
以恩泽为请殆非请延之意也其诏自今辅臣两省侍从不得陈乞子弟亲戚为馆阁官
其进士及
第三人以上亦考所进文召试入等始得除
驸马都尉柴宗庆求为使相仁宗谓辅臣曰如何宰相王曾对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
历行陈有

劳晚方除使相且将相之任系国重轻岂容私请上曰朝廷名分何可忘求卿等可诏宗庆谕之

杜衍为宰相凡内降与恩泽者少积至十数于上前面纳仁宗语谏官欧阳修曰外人知杜衍封还

内降邪朕居禁中有求恩泽者每以衍不可为告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足见仁宗任相之专然

人主恩威由己何必诿之臣下]

章懿太后弟李用和长子璋既为閤门副使次子珣又求任通事舍人仁宗谕之曰朝廷爵赏所与

天下共也戚里之家兄弟迁补皆如己欲使朕将何以待诸勋旧乎

章惠皇后弟汝州兵马总管杨景宗乞为郡仁宗以其累犯法复起曰朕于景宗何爱一郡然贪虐

之性老而益甚使为郡则一方受弊矣

张尧佐为三司使言者虑其遂大用也力争攻之上谕辅臣曰自今后妃之家毋得用为执政著以

为令

翰林侍读学士张环判吏部流内铨其子郾城主簿庖民锁事未尝考功补考而又考限未至同判

铨翰林侍读学士范镇令用例以随身历为证而不取审状书考移令环虽碍亲不预其事然知其

故而弗止英宗以问辅臣皆言环可勿劾上曰环私其子可不顾铨法耶命特夺一官降知濠州镇

亦坐赎金

英宗皇帝患吏员猥多乃诏待制以上六周年中书取旨转官至谏议大夫止京朝官并四周年与

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监以七十员为额于前行郎中先补官者补其阙酬赏及特恩不在此限

革弊

五代以来天下邮传皆役平民建隆二年始命以军人代之五代时使臣往来及辇运官司皆役侨

居人户谓之递夫建隆三年诏禁止之

五代承唐季乱离之后国用窘蹙故冬服止及将相翰林学士诸军大校建隆三年初赐

文武参官

太平兴国二年十月朔诏赐百官诸军校百夫长以上及遣使齎赐藩镇州郡冬服自是以为常

五代以来领节旄者多武夫悍卒所至必补亲吏代判缘是为奸民被其患乾德三年诏诸州长吏

或藉人代判者于宾幕内择公干官不得复任元人

五代以来衣服旗帜止以彩纉开宝四年郊禋初易以乡衣鹵簿

内臣李承进逮事唐庄宗太祖尝问庄宗时事对曰庄宗好畋猎每次近郊卫士必控制马首曰儿

郎辈寒冷望陛下与救接庄宗随所欲给之如此者非一晚年萧墙之祸由赏賚无节威令不行也

太祖叹曰二十年来夹河战争不能以军法约束此辈诚儿戏

开宝四年郊禋优赏三班殿直挝登闻鼓援御马直例上遣中使谓曰朕之所与便为恩泽岂有例

邪尽戮挝鼓者四十余人余配诸州骁健自都指挥使尹进而下并杖而降籍初平蜀日选孟昶亲

兵一百二十人隶殿前司谓之三班殿直至是遂废

堂后官五代以来择用诸司人吏倚法徇私莫可检察开宝未始诏流内铨择选人令与升朝官判

司簿尉与上县令俾充是选其后止以诸科出身人充

汉乾祐以来天下令录判司簿尉并据所请俸折支物每一千分两户俾月输缗钱除二税外与免

徭役谓之俸户开宝九年太祖即位始诏罢之

亲从指挥使马翰称京城有贼愿自缉捕真宗谓辅臣曰朕尹京日闻翰以缉捕为名颇为民害未

彰露姑置之自今捕盗止委开封府可也

节俭

太祖尝阅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毁之曰以此奉身不亡何待

太宗未尝御新衣枢密使王显等待数视上袴上怪而问之对曰陛下袴纹缕皆倒上笑曰瀚濯频

故尔朕念机杼之劳且欲化天下以俭也

油衣库言帘幕损弊者数万请毁弃之太宗命煮染杂色成旗帜数千它日有司又以营缮弃材请

给甄官薪上命择其可用者成什物数千分赐宰相李昉等咸相顾而叹曰富有天下而

犹器微物

于已弃之余则其大者可知矣

御马旧以织成帛覆鞍勒至道二年诏以黄绢代之辅臣尝因奏事至福宁殿之西阁见仁宗所御

幄帘茵衾皆质素暗弊自是大臣之家无复僭侈

宰执

唐以待中中书令为真宰相又言故事左右仆射各一人侍中中书令各二人为正宰相武德初李

勳任左仆射以南省务疏于北省始命带中书门下三品并平章事者为真宰相其宰相仆射不带

同三品者但釐尚书省务而已正观至德间置左右相又有知政事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参知政事

参知机务皆宰相之称高宗谓参知政事崔知温曰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魏元同历任尚皆浅且

令预闻政事未可与卿等同名待举等并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则是平章事亦或居参知

政事之下其后方镇遂有以恩授平章者然而宰相谓之平章事盖始于唐矣乾德二年太祖既以

赵普为相且欲用薛居正吕余庆询翰林学士陶穀曰下丞相一等何官穀对曰唐有参知机务参

知政事翌日并命居正余庆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凡上殿庭别设塼位居

宰相后敕尾列衔仍下押字太宗始命与宰相更互知印时议者谓穀之对为失而下丞相一等汉

御史大夫是也虽然唐参知政事固宰相之任曾何以为百王不易之制殆称谓适同尔宙制因睦

轻重盖可见矣仆射侍中皆秦官仆役于射谓之仆射缘所领之事而立名者尔侍中则丞相之史

也唐之以为宰相名同而实异甚矣枢密使唐特以宦者处之朱梁改曰崇政院始命敬翔为使后

唐同光复其旧称命宰相兼其任石晋天福中废枢密而置宣徽南北院至开通初复置枢密院而

宣徽之名因以不废宋兴以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枢密使副知院同知院签书院事并为执

政官宣徽使居执政官之次或以加前执政或以待勋旧焉

宰相（并以先后为次出而复任者互存）

范质 王溥 魏仁浦 赵普 薛居正 沈义伦 卢多逊

右自建隆无年正月至开宝九年十月

薛居正（子平） 沈义伦 卢多逊 赵普 宋琪 李昉 赵普 吕蒙

正（圣功） 李昉 张齐贤 吕蒙正 吕端

右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月

吕端 张齐贤 李沆（太初） 吕蒙正 向敏中 寇准（平仲） 毕

士安 王旦（子明） 向敏中 王钦若 寇准 李迪（复吉） 丁谓 冯拯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兴元年二月

丁谓 冯拯 王曾（孝先） 王钦若（定国） 张知白（月晦） 张士逊 吕

夷简 张士逊 李迪 王曾 王随（子正） 陈尧佐 张士逊 章得象

杜衍 贾昌朝 陈执中 文彦博 宋庠（公序） 庞籍 陈执中 梁适

富弼 刘沆（冲之） 韩琦 曾公亮

右自乾兴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

韩琦 曾公亮

右自嘉祐八年三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参知政事

薛居正 吕余庆 刘熙古 卢多逊

右自乾德二年四月至开宝九年十月

窦偁 郭贄 宋琪 李昉 李穆 吕蒙正 李至 辛仲甫 王沔 陈恕 张

齐贤 贾黄中 李沆 吕端 苏易简 赵昌言 寇准 向敏中 张洎 李昌

龄 温仲舒 王化基

右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月

向敏中 李昌龄 温仲舒 王化基 李至 李沆 向敏中 王旦 王钦若

毕士安 冯拯 赵安仁 丁谓 陈彭年 王曾 张知白 李迪 丁谓 任

中正 王曾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兴元年二月

任中正 王曾 吕夷简 鲁宗道 夏竦 薛奎 王晦叔 晏殊 王隋 蔡齐

盛度 韩亿 程琳 石中立 李若谷 宋绶 晁宗悫 王举正 贾昌朝 范

仲淹 陈执中 宋庠 吴育 丁度 文彦博 明镐 高若讷 刘沆 梁适

程戡 王尧臣 曾公亮 张昇 孙抃 欧阳修 赵槩

右自乾兴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

欧阳修 赵槩

右自嘉祐八年三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枢密

吴庭祚（使） 赵普（使） 李处耘（宣兼副） 李崇矩（使） 王仁贍（副） 楚昭

辅（副升使） 曹彬（使）

右自建隆元年正月至开宝九年十月

曹彬（使加平章） 楚昭辅（使） 石熙载（签书并副又加使） 柴禹锡（宣兼检校） 王显（宣兼副升使） 张齐贤（签） 王沔（签升副） 张宏（副） 赵昌言（副） 杨守一（宣兼同知） 张齐贤（副） 张士逊（宣兼签） 温仲舒（副升使）

寇准（副改知） 柴禹锡（宣兼副） 刘昌言（同知） 赵镒（宣兼知） 向敏中（

同知） 钱若水（同知） 李惟清

右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月

曹彬（使平章） 赵镒（知） 王显（使） 向敏中（副） 夏侯峤（副） 钱若水（同知） 李惟清（同知） 杨砺（副） 宋湜（副） 周莹（宣兼知）

王旦（同知） 王继英（宣兼知升使） 冯拯（同知改签） 陈尧叟（同知改签加平章升使） 丁谓（使） 王钦若（同知加平章升使） 韩崇训（签） 马知节（宣兼签改副） 寇准（使加平章） 王嗣宗（副） 曹利用（副改知升使加平章又

加侍中） 张旻（宣兼副） 任中正（平章副） 马知节（知） 周起（副）

冯拯（使加平章） 曹玮（签） 钱惟演（副） 张士逊（副）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兴元年二月

曹利用（使仆射侍中） 张士逊（副） 张旻（使加仆射侍中天圣七年改名耆） 钱惟演（使） 张知白（副） 晏殊（副） 夏竦（副） 范雍（副） 姜遵（副）

张尧佐（副） 夏竦（使） 赵稹（副） 晏殊（副） 杨崇勋（宣兼副升使）

王晦叔（使） 王德用（签改同知升知又改宣） 李咨（副改知） 王曾（使同平章

） 王随（知） 韩亿（同知） 蔡齐（副） 章得象（同知） 盛度（知）

王巖（同知） 王博文（同知） 陈执中（同知升知） 张观（同知） 夏守（同

知) 王巖(知) 晏殊(知升使加平章) 宋绶(知) 王貽永(同知改副升使加平章) 杜衍(同知改副升使) 郑戡(副) 任师中(副) 任布(副) 韩琦 范仲淹(副) 富弼(副) 贾昌朝(使) 吴育(副) 庞籍(副升使) 丁度(副) 夏竦(使) 高若讷(副升使) 宋庠(使) 梁适(副) 王尧臣(副) 狄青(副升使) 孙沔(副) 田况(副) 王德用(使同平章) 程戡(副) 韩琦(使) 贾昌朝(使) 宋庠(使) 田况(使) 张昇(副) 孙抃(副) 曾公亮(使) 欧阳修(副) 赵槩(副) 陈升之(副) 包拯(副) 胡宿(副)

) 吴奎(副) 王畴(副)

右自乾兴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

张昇(使) 胡宿(副) 富弼(使) 吴奎(副) 王畴 陈升之(副) 文彦博(使) 吕公弼(副) 郭逵(同签)

右自嘉祐八年三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宣徽使

咎居润(南) 张美(北) 李处耘(北改南兼枢) 李崇矩(北兼枢) 曹彬(南)

) 潘美(北改南)

右自建隆元年正月至开宝九年十月

潘美(南) 王仁贍(北) 柴禹锡(北检校枢) 王显(南兼枢) 张德超(北兼

枢) 郭守文(北) 杨守一(北兼枢) 张士逊(北兼枢) 柴禹锡(北兼枢) 赵镒(北兼枢)

右自太平兴国元年十月至至道三年三月

赵镒(南兼枢) 周莹(南兼枢) 王继英(北兼枢) 雷有终(北) 马知节(签枢加北) 张旻(南兼枢) 曹玮(北兼枢)

右自至道三年三月至乾兴元年二月

杨崇勋(南兼枢) 王德用(知枢加南) 夏守斌(南) [按: 当为夏守贇] 李知用(

南加平章) 夏竦(南) 程琳(北) 李昭亮(北) 郑戡(北) 张尧佐(南) 狄青(南) 吴育(北) 富弼(南) 曹佺(南) 程戡

右自乾兴元年二月至嘉祐八年三月其后不除

隆平集第三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祠祭(封爵附)

唐腊用辰宋兴腊用戌正观以前寅蜡[譜禘 昔]百神卯祭社宫腊享宗庙开元以后三祭同用腊
辰建隆之制祭百神社稷宗庙同用腊戌
祠部令应先代帝王三年一享牲用太牢建隆四年诏来年仲春以羊豕代太牢致飨帝高辛庙在
宋州尧在晋州临汾以稷契配舜在河中府以皋繇配禹在陕州夏县以伯益配汤在郟师以伊尹
配文王在酆旧配以太公望唐封太公望武成王以庙食今以师鬻熊配武王在镐以周公配汉高
祖在长陵以萧何配光武在南阳以邓禹吴汉贾复耿弇配唐太宗在醴泉以长孙无忌房乔杜如
晦魏征李靖配乾德四年诏先代帝王各置守陵户太皞葬长沙黄帝葬长沙高阳葬临河帝高辛
葬礼濮阳帝尧葬城阳穀林帝舜葬零陵九凝女娲葬赵城禹葬会稽汤葬宝鼎文王武王并葬咸
阳汉高祖葬长安世祖葬洛阳唐高祖葬三原太宗葬醴泉九嵕山并五户每岁春秋长吏以羊代
牛奉祀商中宗至隋文帝十陵并三户岁一享秦始皇至石晋高祖十五陵并二户三岁一享周桓
王至后唐清泰帝三十八陵止禁樵采淳化三年秘书监李至上言国初举藏冰之法于司寒之祭
常在四月行之按豳风七月四之日献羔祭韭盖周以十一月为正而四月者今之二月也春秋传
曰日在北陆而藏冰谓夏十二月日在虚危也献羔祭韭谓二月春分始开冰室也火出而毕赋火
星昏见谓三月四月中也又月令仲春天子献羔开冰先荐寝庙详开冰之祭当在春秋而行之四
月乃有司之失也上然之命正其理
集贤校理胡宿言火正阍伯之祠在南京乃国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来未领于祠官臣窃为朝廷
惜之事下礼官言阍伯为尧火正实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后世因之祀为贵神配火侑食国
家有天下之号实本于宋五运之次又盛火德谓其因兴王之地商丘之旧作为坛兆秩祭大火配

以阙伯以辰戌出纳之月诏留司长吏奉祭事上是其议而行之

皇祐间上谓大臣曰前世礼神有祭玉燔玉今于祀典无乃阙乎文彦博对曰唐太常卿王起以当

时祀事止有燔玉因请下有司求良玉始造璧琮等九器以祀神已事则藏之而燔玉止用珉盖唐

以来礼神之玉已不备上曰朕奉事天地祖宗岂于宝玉有所爱乎其令有司备制制之时沙州适

贡玉乃择其良者制为璧琮等九器其黝璜尤粹温祭玉之备盖始于此矣（原本第三卷欠一叶

自帝三十字起至玉有字止又第九卷弭德超传阙尾杨守一张逊二传全阙曹彬传阙首段而谬

附以王荆公事舛错失伦初刻注为阙文不免遗憾兹己丑季春忽得六安州杨君希洛千里贻缄

从董氏万卷堂善本录示遂补刻以成全书隔地同心诚快事也）

有神降于终南山（已为天书作俑）道士刘守真以为天之宗神号黑杀将军守真每斋戒祈请

必至则室中风肃然声如婴儿独守真能晓开宝九年太祖不豫驿如守真令问焉曰上天宫阙成

玉锁开矣晋王有人心言讫不复降太平兴国六年封神为翊圣将军

咸平四年封剑州梓潼神顺济王为英显王王张亚子也生越巂仕晋战歿郡国志云亚子常至长

安见姚萇谓之曰别后九年君入蜀梓潼七曲山头有丛林仆所居也叩树当有应者及苻坚命萇

入蜀因此至七曲山访得其处举策叩树有阍人出曰此神君仙室也萇曰神君可得见乎入白有

頊数吏前导见堂宇壮丽侍御拥神君出乃张君也叙旧设席张乐酒酣萇辞神敕左右授以一杖

有兵革事所指如意（汤云更荒唐得妙）萇得之战无不克唐明皇入蜀神迎于万里桥僖宗播

迁亦有冥助故封爵顺济王咸平三年蜀寇王均叛有登城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

日城陷矣贼射之不见及期果验帅臣以闻故改是封焉（刘云梓潼神来历如此其说已荒唐况

又增以文昌化书等乎即此所纪以武事者著闻并非文事也续文献通考载倪文毅上

正祀典疏

略云按图志英显王庙在剑州即梓潼神姓张讳亚子其先越巂人因报母仇徙居剑州之七曲山

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顺济王宋咸平中改封英显又按文昌六

星在北斗魁前为天六府道家谓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元加号为辅元开化

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以二月初三日为诞生之辰至于文昌之星与梓潼无干今乃合而为一诚出

傅会所有前见祭祀伏乞罢免 原本亚 作恶古通用)

刑罚

诸州大辟旧皆藩臣专决枉滥者众时务姑息不复究问建隆三年诏自今郡国断大辟并录案朱

书格律及禁勘月日官典名衔以闻委刑部覆视仁宗哀矜庶狱官失入死罪者终身不得改官吏

部尝引对选人韩中正以失人入罪报罢后刑部引为详断官上见其奏谓王钦若曰此岂常引对

者耶钦若对曰然上曰既常用法不当乃可以为法官乎诏劾引用者罪

沈德妃之弟惟恭乐安郡主之婿张承衍同管句会灵观观燔坐黜惟恭蔡州承衍汝州并管库妃

主交为言乞留京师仁宗曰已行之命为贵戚所回则法徒设矣命趣行

燕乐

酺饮起自秦法三人会饮则罚金故因事赐酺吏民会饮过则禁之太宗尝谓辅臣曰朕读唐史书

每见睿宗以后赐酺或连夜七日九日亦或弥月无乃太甚乎娱乐不可过三日为得宜矣玄宗令

三百里内（此正诗书所谓沉湎于酒恒舞酣歌者何太宗知之而复效尤也）刺史县令各率音

乐集都下能无劳扰耶雍熙九年冬南郊礼毕诏赐大酺三日丙申自丹凤楼至朱雀门张乐迁四

市物货会五方士女旱车水船往来御道为鱼龙曼延之戏又集开封县及诸军乐人列御楼前音

乐间发观者溢路上御楼宴群臣赐畿甸耆老酒食列坐于下大中祥符以后屡讲是制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乾德五年太祖谓宰臣曰今朝廷无事稼穡丰稔当纵士庶俾之行

乐诏开封

府更增两夜遂为定制

故事学士赴任有敕设猕猴之戏其礼旧阙张洎苏易简除翰林学士特命设教坊杂伎
枢密直学

士知制诰以上咸与其集太宗因谓侍臣曰学士清切贵重朕常恨不得为之

圣祖降后上谓王旦等曰先天降圣节欲设斋醮止刑罚屠宰其日听士庶以延寿带续
命缕保生

洒更相赠遗因示带缕一奩皆金银朱翠繒采为之旦曰陛下制此非止崇奉盖欲均福
众庶臣等

不胜大庆

（汤敦实曰此数语便是逢迎岂待受美珠而后不敢谏耶）

爱民（方药附）

岭南既平太祖因览桂阳监岁入白金数谓宰相曰山泽之利虽多颇闻采纳不易自今
减旧额三

分之一以宽之

太平兴国二年有司奏江南诸州榷茶于沿江州军置八务民有匿而不闻许邻里告给
赏诏从之

自唐建中四年赵赞判度支始税竹木茶漆其后户部侍郎张滂遂请移山茶根于茶园
旧茶悉焚

弃天下怨之九年王涯诛令狐楚代涯请入其租于户部人莫不悦乾德后遂禁民私卖
而茶之利

尽入县官民不以为扰

太宗览福建版籍谓宰相曰陈洪进以漳泉二州贍军数万无名科敛民所不堪比朝廷
悉已蠲削

烦苛税名吾民当小康矣

端拱二年河北屯军乏粮度支使李惟清发河南十七州民运送上曰今已春深农事正
急岂宜更

兴此役惟清固请乃遣左正言冯拯乘传与转运使规度止请发贝冀州余粮输边它俟
农隙上因

召惟清语之曰掌邦计者当以民为本军食虽少民力不任计司须务变通自今宜以利
民为先无

致厚敛且财货所以济用度取不以道岂朕爱民之意耶

淳化二年许商人纳粟麦分江淮官茶以给其直谓之折博仓商人甚便之国初有折中
仓或言其

弊而罢之及端拱初以折中仓罢岁失国用百万之入遂欲复置以岁歉而止至是始复而更其名

曰折博公私以为便

至道元年八月知开封府县裴丽正言畿县见欠夏税蚕盐三司令折纳大麦今已过时上曰三司

害政甚矣八月课民输大麦价益踊贵欠税皆下户是重困小民也即日下诏听从便杂输粟豆以

官盐货于民蚕事既毕即以丝绢偿官谓之蚕盐又有食盐即随租赋纳其直

景德中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奏方春民不足可给以钱使至夏输绢民甚便之诏推其法于天下谓

之和预买

景德中有司言京师民僦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若人重迁必自增其数上

曰岂不太刻耶先帝屡常止绝其申戒之

大中祥符五年三司请民贩茶违法许家人告上曰是教犯义非朝廷所宜言不许

上封者言川峡官盐价贱民间倍之请增其直免失厚利上曰官直贱民间尚贵上更增直下益阙

矣不许

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言安邑县两池盐见贮三亿余万斤尚虞遗利请申条约真宗曰过求羨余当

虑有时而阙不许

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既久而或不能偿民讼不已天圣中知益州寇瑊请

禁之上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罢之可乎下使者议以为官置务则可以利民而止其欺上曰果利民

其行之

仁宗即位以真宗时常遣使江浙蠲放逋欠因登极赦恩命知制诰张师德侍御史知杂事蔡齐详

定天下欠负悉蠲除之其后命官放欠负盖自此始

淄州东冶旧以衙前主之冶久废州请均其课于诸县仁宗曰利出于冶冶既废矣他县力田之民

何预而使之输耶命罢之

太平兴国中编成方书赐诸道州郡谓之太平圣惠方一百二十卷

仁宗谓辅臣曰近时方伎之学废故世无良医人多横夭乃命太医校定黄帝内经素问

难经巢氏

病源等模以颁天下

（铜人针灸图经一节合次于此以脱落今补于后）

仁宗以福建奏狱多蛊毒害人者福建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

治蛊毒者为庆历善救方命参知政事丁度序之以颁天下言者云虽有方书远方或阙药材不能

自致诏许以官钱治善救方诸药以济民

皇祐四年上以方书虽多或药品之从昧者用之寡要贫者困于无资命太医集诸家已试之方而

删云浮冗而标脉证兼叙病源名之曰简要济众方且令崇文院分作上中下三册印颁诸邑

枢密院韩琦言朝廷虽颁方书以救民疾而贫民力或不能及请令诸节镇及益并庆滑四州岁赐

钱二十万余州军监十万委长吏选官合药以时给散上如琦奏至今行之

仁宗谓辅臣曰针砭之法世传不同腧穴稍差或害人命其令太医王惟一考明堂气穴经络之会

铸腧穴铜人式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惟一又纂集所闻纠正讹谬为铜人针灸图经以进上

命夏竦为之序而模以颁天下

典故

乾德三年宰相范质魏仁浦同罢翌日制书以赵普为相无宰相书敕上召学士问故事陶穀曰

自来辅相未尝虚位唯太和中甘露事数日无宰相命仆射令狐楚奉行制书今尚书亦南省官可

以书敕竦仪曰穀所陈非承平之事不足为比今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上曰仪之

言是即命晋王书敕

故事节度使不带平章事者在大卿监下乾德五年始升节度使班在龙墀内金吾上将军之上太

平兴国二年诏常参官知节镇者借紫余绯罢日仍旧

淳化元年益王元杰授扬润大都督府长史学士张洎言唐以扬益潞幽荆五郡为大都督府置长

史司马为上佐其大都督非亲王不授或亲王遥领别命大臣领郡除长史副大使节度

事今益王

正大都督之任复为长史乃是自为上佐也吕蒙正以为襄王越王皆领长史矣今吴王独领大都

督非便上曰业已差误俟别除授并正之

淳化二年诏百官次对又御文德殿群臣入阁复旧制也来年五月群臣入阁设黄麾杖新制也

三班使臣旧不免杖罚户部尚书张齐贤编敕始请以赎论

咸平六年诏河北东陕西转运使副按边经费劳于他路其月俸共给实钱至今行之

大中祥符六年陈世卿知广州诏岁给添支钱七十万公用钱五十万遂著为令

真宗谓宰臣曰何承矩尝请与藩臣封户如何王旦对曰唐朝将帅富贵骄蹇往往陷于不道良由

事势强大朝廷姑息太过每移一帅未有帖然奉命者至于五代余风未殄太祖制之有术迄今藩

臣有兼相印提禁旅及久当边任者诏旨亟召则夙夜奔命好谈古者特思虑未至耳上然之

王钦若言比见石普奏章用新州观察使印上顾宰相问其事王旦对曰普以河西节度使知许州

此必许州观察使印耳钦若之言谬矣凡节镇有节度使印本司阙则州本吏用本州观察使印又

有州印文曰某州之印昼则州录事参军掌用暮则纳长吏所节度使在本镇兵刑甲仗即节度判

官掌书记推官连书用节度使印民田租赋事即观察判官支使推官连书用观察使印州司下符

用本州印故命将必曰某军节度使得专制其军旅也曰某州观察使得廉问其风俗也曰某州刺

史得刺举其州军也

天圣中都官员外郎吴耀卿言景德中江淮漕米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其后增至六百五十万故

江淮之间谷常贵而民益贫请约咸平景德中数立为中制上诏发运使岁减漕米五十万石

仁宗谓辅臣曰日者三司请以发运使漕事集否为升黜之法意欲使修举其职非诱之为聚敛也

迺闻贪冒之人侥幸恩赏肆为侵克岂朝廷之意也转运使考课法其亟除之

梁惟吉知怀安军其弟惟逊已任属官惟吉母老乞改任仁宗命有司自今如是者悉免

遂为定制

河渠

至道元年上问汴河疏凿之始张洎上言曰昔大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砥

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即成皋是也或云黎阳山禹以大河流泛中国为害最甚乃

于顿丘郡界疏二渠以分水势一渠自阳武县东引入漯水东北流至千乘县入海即今黄河是也

一渠疏畎引并西山以山东地形高敞穰束水势不使流溢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书所谓北过泲水

至于大陆泲水即浊漳也大陆即邢州钜鹿泽也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贵乡界为

九道下至沧州合为一河言逆河者谓与海水往复相承也齐桓公霸■塞河广田居惟一河水存

焉今贝冀东界王莽枯河是也禹又于荥泽下分大河水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大梁浚仪县

西北复分二渠一渠东经阳武县南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凿以灌魏都谓之鸿沟葭莩

渠汉明帝时乐浪人王景谒者王昊始作浚仪故又以浚仪为名灵帝建宁四年于敖城西北垒石

为门以遏渠口故世谓之石门渠水东合济与河渠浑涛东注至敖渠水至此又兼入邳即春秋时

晋楚战于邳是也邳又音汭汭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故改从卞云汭字亦去反从卞同此义也渠水

又东经荥阳北旃然水自县东流入汭水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广武城相去百余

步汴水自两城间东流而去其济流自兹而绝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谓之鸿沟晋太和中桓温北伐

前燕将通之不果义熙十三年刘裕西征姚秦复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两岸渠溃塞刘公更疏凿

而漕运隋炀帝大业二年诏尚书左丞皇甫谊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仍自

汴河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阴至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广四十步而

后行幸焉自是天下利于转输昔孝文时贾谊上言汉以江淮为奉地谓鱼盐谷帛多出自东南也

五凤中耿寿昌奏云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亦多自此渠漕运唐初改通济渠为广

济渠开元中裴耀卿上言江南租船自长淮西北溯鸿沟转相输纳于河阴获嘉太原等仓凡二年

运米七百万石涉于此也开元末汴州刺史齐澣以江淮漕运经淮水波涛有沉损遂开广济渠下

流自泗州虹县至楚州淮阴县北十八里合于淮逾时毕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艰险寻乃停废复

由旧河德宗朝岁漕江淮米四十万石以益关中时叛将李正己田悦皆分军守徐州临涡口梁崇

义阻兵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于是水陆转运使杜佑请改漕路由浚仪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

沟经蔡州至陈州合颍水是秦汉故路以官漕久不由此道故填淤不通若畎流培岸米功用甚

寡又庐寿之间有水道而平冈亘其中曰鸡鸣山佑请疏其两端皆可通舟其间登陆四十里而已

则江湖黔岭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东关经庐寿浮颍涉蔡历琵琶沟入汴河不复经扬楚

沂淮之险径于旧路二千余里功寡而利博朝谕将行淮路通乃止今天下甲卒百千万人战马数

十万匹萃在京师仍以七亡国之士民集于辇下比汉唐京十倍其人矣虽旬服时有水旱不致艰

歉者惠民金水五丈清汴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给赡公私所以无匱乏也唯汴横亘

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昔大禹疏凿以分水势炀帝开

畎以奉巡游虽数堙废而通流不绝终为国家之用者其天意乎

天圣初右班殿直刘达言解州安邑县自后魏正始中都水校尉元清平坑水西入大河以运盐号

永丰渠周齐之间其渠遂废大业中都水监姚暹决堰浚渠自陕郊西入解县民赖其利

唐末渠复

湮没请复浚之上下其议转运使王博文以为利遂命开浚渠成公私便之
户口

建隆元年版籍之数州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八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

开宝九年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十六户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

至道三年户四百五十一万四千二百五十七

大中祥符八年户八百四十二万二千四百三口一千八百八十万一千九百三十夏秋
税钱帛粮

斛二千二百七十六万四千一百三十三丝绵禾草二千二百八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六
茶盐酒

税钱帛金银二千八百万二千

宝元元年户一千一十一万四千二百九十

杂录

平蜀得铸印官祝温自言祖思言为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籀篆即汉艺文志所谓屈曲缠绕以模印

章者也遂命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省台寺监等印

樊若冰初在江南举进士不第因常渔钓采石江上以渔船载丝绳度江之广狭上书言
江南可伐

之状大祖用其计下荆湖造大桥联巨舰江南不守采石王师径度遂破池阳初除舒州
推官及计

既行遂领池州事积官至给事中太祖常问其名出何典记对曰臣慕唐右丞倪若冰故
名焉上笑

曰可改名知古盖主恶其声近弱兵也唐右丞相乃倪若水谓之若冰谬矣

日本国裔然太平兴国九年自其国来因得召见言其国王传袭六十四世矣文武僚吏
亦皆世官

太宗叹谓群臣曰朕不敢自逸以冀运祚永久更赖忠良辅朕不逮无俾远夷独享斯庆
有宋大臣生享王封者符彦卿王景钱俶歿而追封者孟昶楚王慕容延钊河南郡王王
审琦瑯邪

郡王钱俶秦国王李继勋陇西郡王刘继元彭城郡王刘鋹南越王李煜吴王赵普真定
郡王曹彬

济阳郡王钱惟浚邠王魏仁浦齐王石守信卫王刘美魏王李用和陇右郡王

以时政记进御自宰相李昉始以起居注进御自起居郎梁周瀚始御史中丞得从游宴
自赵昌言

始集贤校理陪宴京师许乘马入禁门自李宗谔始以执政判礼仪院自丁谓始将帅在

外遇大礼

赐赉自王德用程琳李昭始

董遵诲世居幽州其母在契丹太祖令人賂边民使迎其母送于遵诲遣外弟刘综贡马以谢上解

所服真珠盘龙衣命齋赐之综曰遵诲人臣岂敢当此上曰吾委以方面不此嫌也

太祖尝命有司治第将赐郭进令盖以桶瓦有司言旧制非亲王公主之第不用桶瓦上曰郭进控

扼西山十余年使我无北顾之忧我视进岂减儿女耶

高敞国太平兴国六年入贡其土即后汉戊己校尉之地俗好骑射戴油帽谓之苏幕遮三

卷终

隆平集第四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宰臣

范质字文素魏郡人母梦人授以五色笔而质生唐长兴中擢进士第仕晋至翰林学士周祖擢为

宰相建隆初封鲁国公乾德二年罢相初和凝知贡举爱质所试文以中第尝在第十三名故亦以

处质其后质官及封国皆与凝同当时谓之传衣钵质平居手不释卷谓人曰尝有异人言吾当大

任无学术何以处之及司制造人服其该贍奉行制敕未尝破律为相不受四方馈献禄赐亲族歿

无余财太祖叹其清慎曰真宰相也太宗亦言近世辅弼循规矩慎名器无与比者特不能死周社

稷乃其短尔子旻

魏仁浦字道济卫郡人少为刀笔吏隶枢密院周祖为枢密使问以中原卒乘数对曰带甲者六万

及隐帝遣人害周祖仁浦教以易其语云诛将士以激怒众心遂长驱渡河即位擢枢密承旨复问

郡邑屯兵数仁浦详对按籍无差世宗即位差枢密副使升使继命兼相对曰不由科第进曰顾才

何如尔遂用之世宗卞急轻杀戮仁浦营救而免者十常七八从出征锋镝之下无横死者有郑元

昭诬仁浦妇翁李温玉之子从李守政叛捕以告变欲中伤仁浦周祖力辨其诬获免及

仁浦大用

元昭惧卒以元昭继典五郡又尝为贾延徽潜几遇祸总师出征有得延徽以献者仁浦曰因兵戈

报私怨不忍为也人称其长者建隆初不易其任乾德二年罢相卒子咸信尚主追封仁浦王爵

王溥字齐物太原人汉乾祐中登进士第周祖镇蒲津召置幕府从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结

书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请焚之周祖将大渐趣草相制闻宣毕曰吾无恨矣世宗尝问汉相李崧蜡

丸书结北虏有记其辞者否溥曰使崧有此冑以示人耶逢吉辈搆之尔世宗遂优赠其官建隆初

不易旧任乾德二年围绕卒谥文献后改曰文康父祚仕至上将军祚致仕溥犹居相位每公侯引

觞为寿溥侍侧如婴儿人称其孝敬祚徇货殖获吝嗇讥孙贻永

贻永字秀长真宗以其故相家选尚太宗第四女郑国长公主除右卫将军驸马都尉明年主薨即

纳所赐宅累擢节度使历宣徽使同知枢密院事改副使加同平章事以疾求罢听免兼侍中至和

初复以疾丐解职除右仆射检校太师兼侍中邓国公卒年七十一赠太师中书令谥康靖子道卿

贻永为人慎约寡言无绮纨声色之好尝知徐州河决滑台作堤城南水至不为患王曾守南京表

其事诏褒之郢州咸平中徙城而故治为通衢密迩梁山泝春夏多病涉贻永知郢州相地筑东南

道二十余里至今人获其济（泝原作[泝]晶无此字杨希洛云疑作泝有朴音）

薛居正字子平开封人父仁谦五代史有传居正后唐清泰中登进士第仕周至刑部侍郎建隆初

知朗州有亡卒数千为盗军使疑城中释子为应欲尽杀之居正以计缓其事生擒贼首乃知释子

千数无预谋者乾德二年初置参知政事居正及吕余庆首当其选开宝六年拜相太平兴国初进

位司空薨谥文惠无子以同姓子惟吉为嗣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读书为文敏贍有集二十

卷诏李昉为之序

沈伦字顺宜陈留人名上一字避太宗旧名去之太祖初除同州节制辟在幕府属改命皆从焉及即位擢枢密副使开宝六年拜相太平兴国四年罢卒谥恭惠平蜀日伦为计度制置使诸将以贿败伦归篋中唯图书数卷在相位自守而已

卢多逊怀州人父亿有操行仕至少府监周显德末登进士第开宝中累擢参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逊博涉经史善伺人主意太祖每遣取书多逊伺知即通夕阅视诘朝问书中事应答无滞上益宠待为翰林学士时屡于上前毁赵普及在相位普之子及其亲属多为所抑普再相廉知多逊常遣亲吏交通秦王廷美因发其事追削官爵并其家配崖州卒于配所初王祐知制诰多逊欲祐协力挤普一日祐以宇文融排张说事示之怒出祐知华州及多逊败士大夫服祐有明识赵普字则平蓟州人父迥徙常山又迁洛阳因占籍焉刘词节制永兴辟为从事词不达意遣奏称其才授滁州判官太祖以周世宗命破皇甫晖拔滁州闻普决狱多全活者方出镇冯翊新华社记者表为从事属改命普在幕府即位授谏议大夫继除枢密副使乾德二年代范质相久之罢太平兴国初复相堂帖之行与诏敕无异太宗命勿复行八年授邓州节制端拱元年复相淳化元年以疾罢除河南尹进位太师魏国公薨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卒年七十一设卤簿葬举唐制也普初无学术太宗勉之晚年颇该博在相位十年独任政事閤中设大瓦壶中外章奏不欲行者掷壶中既而焚去性多忌克太祖称冯瓚欲大用普遂请以梓州遣私奴从之郡伺其过失诣阙讼之瓚配隶沙门岛十年三司使赵玘廉其市木治第事雷有邻又讼中书不法太祖恶之学士窦仪对因访普所为仪曰不知退而曰我必不大用而必不之朱崖及询卢多逊多逊乘间攻其短亟进预政事及普再相多逊遂有朱崖之命蜀人侯莫陈利用以方术进至团练使所为多不法普力言之上为黜

利用普言之不已利用卒伏诛闻者欣快普在相位士大夫有言人短长者必命吏追录之有事则引以为证自欺欺人是人无敢言中书事益雍蔽又尝建议以赵保忠镇夏台俾图继迁反通谋几为边患时论罪之端拱复相颇为同列所窥郁郁不得志而去虽然普遇事能断知无不言与夫循默者有间矣

李昉字明远真定人父超仕至集贤学士昉以门荫补斋郎汉乾祐中登进士第在周为翰林学士建隆初迁中书舍人卢多逊攻赵普短太祖询昉昉曰臣书诏之外思不出位太祖征太原过常山赐羊酒俾于居第燕集丞相及藩侯皆赋诗刻石太平兴国八年拜相建议复时政记先进御后付史馆端拱初罢淳化二年复相在位循谨自守临事多恕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园亭又葺郊外宴游之地多蓄妓乐娱乐亲友与张洎卢多逊善薄张佖上尝问多逊昉颇为辨释上曰多逊常毁卿不直一钱昉曰臣不敢诬罢相张洎草诏深攻其短张佖时时造其第或问佖佖曰我为廷尉独李公未尝以私事见于今虽退居可见也昉薨赠司徒谥文正子宗谔宗谔字昌武昉第三子七岁能属文耻于父任得官独由乡举端拱二年登进士第性谦逊衣敝策蹇人不知其宰相子也献文召试除集贤校理太宗每有篇咏多赐昉及宗谔宗谔属和世荣之宗谔宗谔之兄也宗谔官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卒年四十九李浚与宗谔同岁同有后一日生其卒亦后一日浚字德渊冀州人父超为禁卒从潘美掌刑刀美嗜杀戮超常缓之怒释多全活者人以有阴德浚官至右司郎中枢密直学士宗谔博学晓音律尤精于典章沿革朝廷创制损益莫不与闻景德初北虏请和后一岁生辰使至首命宗谔馆伴自郊劳至饯礼有节适行判太常寺鼓吹工之谬滥者无所容风流文雅内行纯至事继母以孝称二兄早卒奉嫂字孤人无闲言友其弟宗

谅甚笃赏延所及皆先诸侄其卒也子犹有未仕者奖借后学荐拔寒素接人有礼士大夫爱慕之

其书字势倾侧后进多扰笔效之罕有类者为时之所贵如此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集四十卷又

有家传谈录行于世

宋琪字叔宝范阳蓟人晋天福中在契丹举进士登第幽帅赵延寿惜其自陷虏廷辟为从事建隆

间为开封府推官太宗君京礼遇甚厚即位累擢至参知政事太平兴国八年与李昉同相因请卢

多逊旧第上恶而罢之薨年八十赠司空谥惠安琪有吏能辨捷好恢谐而寡学识

吕端字易直其先燕人父琦五代史有传兄名犯太祖讳下一字字余庆太祖节制同州余庆为宾

佐及即位累擢参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不罢政事以执政蒞藩镇自余庆始归朝复旧任既而引

疾求罢除尚书左丞卒年五十太祖幕客余庆居其先赵普李处耘首大用余庆独不介意及除执

政而处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上问处耘第以实对普忤旨而罢仍力为辨释余庆重厚有守所至

以宽简治与弟端俱以文官三品荫补千牛卫备身端在周直史馆建成隆初迁太常丞历官四十

年始大用淳化四年参知政事至道初拜相太宗尝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识大体同列奏对或多异

议一日内出手札戒谕自今中书事经吕端裁决乃得闻奏真宗即位尤加体貌见必拱揖以其身

体伟大为纳陛俾登殿所咸平初以疾罢薨年六十六赠司空谥正惠子荀藩蔚蔼李惟清自枢密

改中丞意端抑己屡遣人讼堂吏过又弹端久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无所愧也端姿表环秀器

识和裕屡遭摈斥未始经意尝使高丽暴风折橈舟人恐怖端读书自若两使绝域后有往者必问

端为宰相未其为远近所慕如此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人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学沉厚寡言有精识炳尝谓人曰此儿异日必致

公辅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至王化基上书自荐太宗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命相府

同召试并

除知制造沆官最下特升于上累擢给事中参知政事淳化四年罢真宗升储以为太子宾客诏储

君待以师傅礼及即位复参知政事明年拜相北虜入寇车驾幸邳沆留守东京不戮一人鞏下肃

然景德元年薨年五十八赠大尉中书令谥文靖沆博学内行修谨居位慎重门无私谒终日危坐

望之俨然上每议政语天下安治沆常以四方水旱螟蝗为言上深慰纳既薨上对待臣曰沆忠亮

淳厚始终如一言毕泣涕久之王旦常自谓器节不能逮沆世谓二人皆贤相也弟贇源淮子简

毕士安字舜举代州人徙居郑州乾德四年登进士第累迁至知制造翰林学士真宗尹京士安为

开封府判官即位命擢知府复入翰林为学士又为侍读学士景德初参知政事踰月拜相二年薨

于位年六十八赠太傅中书令谥文简士安端重有识度善谈论所至以公下称年高目错读书不

辍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人太平兴国三年登进士第甲科历官一纪遂至相位尝任知制造翰林学士

参知政事端拱初相淳化二年罢四年复相六年罢相国朝以来三居相位唯赵普及蒙正蒙正沈

厚寡言有器局以正道自持张绅知蔡州以赃败有为绅营解于上曰绅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贫时

有求不获今报之耳上即复绅官蒙正不辨后考课院得其实黜之太宗复谓曰张绅果有赃蒙正

亦不答判江宁府数遣中贵人将命待之如在相位时不少减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

加朝散阶蒙正固辞止授九品京官自是以为例罢相归西洛养疾有园亭时会亲旧环侍皆子孙

闲举寿觞释然自得真宗谒陵寝祠后土过洛汭两幸其第当世荣之父龟图仕至起居郎初龟图

黜妻刘并弃蒙正刘誓不改适及蒙正蒞官印二亲同堂异室奉养并至时称其孝累改封以许国

公薨年六十八赠太师中书令

张齐贤曹州人徙居洛阳自言慕唐李大亮为人故字师亮乾德间应科举不中选取太平兴国二

年登进士第累擢至签书枢密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淳化二年拜相咸平初复相屡进位至左右

仆射请老以司空致仕饮食素过人执政后丁内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日一飧粥既祥方食

脱粟饭三年酒肉果菜不门世称其孝平日颇以致君自任言涉疏阔前后治狱全活甚众未第时

依太子少师李肃家及贵岁时祭之种放之用其为荐也尝为部使者务存宽大察诉牒多得其情

尝对太宗曰灵夏终为继迁所扰人谓其过卒如所料在相位事有涉干请辞连李沆而齐贤独任

其责物论甚美及再相与寇准相倾遂亏名节归洛得唐裴晋公午桥庄有池榭松竹之盛日与亲

旧觞咏其间善教子孙皆能自立有文集表疏集杂编小说各数十卷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父祐有文行国史有传旦沈厚好学祐知其必致公辅手植三槐于庭以为识

旦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淳化初献文除直史馆明年知制诰祐久典书命旦不十年继之咸平

初入翰林为学士三年枢密副使四年参知政事景德三年拜相在枢府一年参知政事八年任首

相十二年以疾恳求退不已意不可夺除太尉仍诏礼官具上事仪未上而薨年六十一赠太师尚

书令谥文正初旦与钱若水同在西掖若水善人伦常曰王君凌霄耸壑栋梁才也非吾所能及李

沆以同年生亦相厚善谓为远大之器旦端重介直明达治体接物虽和易而风格峻整当官临事

独不可犯为相属罢兵之后务在镇静善于献纳言简顺理慎惜名器叙进才品不以私怨废公义

荐用人有终身不知者不许子弟应举以妨寒俊亦不荐补诸子居第湫隘服器质素与北旭友爱

甚至敦奖名教留意文雅近世典章族氏尤极该洽真宗初置天书刻玉使以旦领之国朝以来居

相位天下无闲言者唯旦及李沆云

向敏中字常之开封人父瑀唯一子教督甚严常谓其妻曰大吾门者此子也太平兴国五年登进

士第久之太宗飞白书敏中张咏二名付中书语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淳化四年自广

南转运使召还除工部郎中擢枢密直学士与张咏并命是年同知枢密院事自员外郎至是凡百

日耳会曹彬除枢密使改副使咸平初改参知政事二年兼枢密使出安抚河北以禁兵万人翼从

四年拜相五年坐市薛居正第罢大中祥符五年复相天禧三年薨年七十二赠太尉中书令谥文

简初太宗欲大用之当路者有言敏中在法寺时皇甫侃监无为榷务以贿败尝从敏中从未减下

御史台捕侃仆诘之仆云有书敏中不启封还之书今瘞临江军传舍遣索果得书缄题如故上惊

异遂登用焉罢相出知永兴军适驾幸澶州密诏俾便宜从事诏不泄边境以安故有复用之意敏

中沉毅寡私交独为人主所知多智善保身识大体相位门无私谒诸子不使当事任虽处大事若

己不与避远权势慎于荐拔大任几三十年衰老犹不得谢时[人]目为重德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卦人太平兴国中登进士第器识文学时鲜其比初补归州巴东令五年不得

代既又宰大名府成安赋役期会书乡里姓名揭之县门民无违者巴东有秋风亭准析韦应物一

言为二句云野水无人度孤舟尽日横识者知其必大用后因言事太宗深器之淳化二年擢枢密

副使四年罢知青州太宗对左右数语及准有闲言至终不能移上意五年召参知政事因奏对切

直上怒起辄挽衣留以俟处决太宗叹曰真宰相也上欲建储密询于准对曰谋及妇人中官近臣

皆不可也惟择所以副天下望者上屏左右问襄王可乎对曰非臣所知也及真宗为太子人望翕

然上曰天下心属太子将置我何准曰愿得所付天下之福也至道貌岸然二年罢政知邓州咸平

六年除三司使景德元年与毕士安同相契丹入寇上召群臣问御戎策毕士安请选将王钦若劝幸金陵陈尧叟以幸蜀为请准曰非亲征不可上从准议兵威大振车驾及卫南而捷书来上三年罢相大中祥符七年除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八年罢天禧三年复相四年真宗不豫皇太后参议政准请閒曰丁谓佞人也不可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羽翼太子上然之准因命杨亿草太子监国制且进亿以代谓甚密诘朝准被酒自漏言谓乘妇人车诣曹利用第谋逐准遂发周怀政朱能天书事迁准以太子太傅归班请对不许降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仁宗继位再贬雷州司户逾年徙衡州司马命未至卒年六十三诏许归葬西京过公安县民拥道设祭立竹焚币焚余竹无根株逾月皆自生邑民嗟赏即生竹地立祠岁时祭之谓其竹曰寇公竹岁久成林人不忍伐仁宗对辅臣曰哀准以忠贬死赠中书令莱国公谥危身奉上曰忠佐国遭忧曰愍诏赐准谥忠愍钱惟演素忌准又谄附丁谓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辄不列准后蔡齐言于上即命刊去上又哀准无子以从子随为后乃擢其婿屯田员外郎张子皋直秘阁俸赆诏河南就赐其家祭酌之初准至雷州吏以图经献视其四至云东南门至海岸十里准怍曰吾少时有云到海祇十里过山应万重岂偶然耶南行之初过零陵行橐为溪寇所掠其酋闻而趣还之世言忠义足动犷俗况气同者乎准刚正笃于自信不能与世俯仰故人多恶之至道郊恩以左正言冯拯为虞部员外郎拯诉于朝罢政事者七年未始少抑虽王旦亦以为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宜避准自以为已任此其短也恶之者或云在相位与张齐贤相倾或云朱能为天书降乾祐县准知而不言审如是丁谓之拂须固足以悦讐致其媒孽耶及谓道出雷州欲见而不可得其不能与世俯仰如此而蔽以险诋

庸回不其过欤准知将逝遣人取太宗所赐通天犀带于洛中半年始致沐浴具朝服束带北面再拜俄登榻而终非达于死生之数能如是欤

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人少孤祖郁尝曰吾历官五十余年慎用刑活人多矣后必有兴者其

吾孙乎淳化三年登进士甲科累迁知制诰翰林学士咸平四年参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钦若

请行以参知政事判天雄军上亲燕以遣之还朝累求罢政事制特置资政殿学士宠之既久又加

大学士之名景德三年知枢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除枢密使同平章事七年兼同天书刻玉使是

年罢八年复枢密使平章事天禧元年拜相三年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畜禁书能使六丁六甲神

而钦若赠之诗故罢知杭州逾年复资政大学士资善堂侍读进司空既而除节制检校太师同平

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报赴阙降司农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复秘书监改太常卿刑部尚书天

圣元年复相进司徒三年薨于位赠太师中书令谥文穆录亲属及门下吏二十余人前此宰相优

恤未有其比钦若少时过圃田夜视天文有紫微字赤色及使蜀褒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视而与

之见告钦若曰异日位至宰相既去视刺字乃唐裴晋公也自是遂喜神异事且撰文以记之（按

紫微赤字晋公通刺与丁谓之遇洞宾皆异人方有此异事也降天书时之宰相岂可无此等怪诞

乎）真宗即位钦若判三司理欠凭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负千余万释系囚三千余人以广惠

泽参知政事日有讼钦若及洪湛贡举受赂命邢昺鞠之时上顾钦若方隆故湛独流儋州人以为

冤大中祥符间与马知节同在枢府知节恶其为人不能相下故两罢之封泰山祀汾阴天下言符

瑞钦若皆与焉朝廷有所兴作必委曲迁就以合上意与丁谓陈彭年林特及内臣刘承规交通踪

迹诡异时论谓之五鬼真宗作喜雪诗误用旁韵王旦白钦若曰天子诗可校以礼部格

耶它日上

谓辅臣曰王钦若几为众所哈与杨亿等同撰册府元龟有褒诏则自为表谢谴问则戒吏云第言

亿等故马知节面斥其奸罔其后仁宗亦谓王曾曰钦若所为真奸邪也五子皆天以从侄寅亮为

后钦若平日所撰有天书再降泰山祥瑞图鹵簿记彤管懿范天书仪制翊圣传圣祖事迹罗天大

醮五岳广同迁叙图列宿万灵庙真一图共数百卷

丁谓字公言初字谓之苏州人尝袖文谒王禹偁禹偁爱其文即为诗赠孙何及谓比之韩柳名遂

大振淳化三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谏议大夫两为三司使大中祥符五年参知政事九年除节

制知昇州天禧间复参知政事改枢密使四年与李迪同相迪对上斥谓奸邪同罢而谓诏留加司

空封晋国公仁宗即位进司徒兼侍中坐雷允恭移山陵皇堂事罢少保分司再贬崖州司户参军

凡五年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明道末复秘书监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诏赐钱十万

绢百疋谓淳化间为福建路转运使初置龙焙岁贡团茶数品供御咸平初峡路蛮扰边会分川峡

为四路谓领夔州转运使措置蛮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后又入寇止委其酋领讨平之居五年诏

许自举代乃举薛颜景德初契丹入寇谓知郢州虏骑稍南民大惊趋杨刘渡舟人邀利不时济谓

斩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惧不复稽阻又令广旗帜击刁斗声振百余里虏亟走遁大中祥符初议封

禅未决谓因言大计有余议遂定谓机敏有智谋儉巧险诋亦鲜其俦文字经目虽千百言无遗忘

至三司案牒有差老吏不能晓者决于一言皆中其理朝廷营造莫不兼领凡奏祥瑞事皆谓及王

钦若与焉少游江南遇吕洞宾洞宾语之曰君状貌同李德裕言讫不见其后果验弟诵说谏子珙

翊玘珙

冯拯字道济河阳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咸平中擢枢密直学士明年同知枢密院

事景德初

改签书明年参知政事久之以疾丐罢大中祥符四年知河南府七年除御史中丞又以疾除户部

尚书知陈州真宗问王旦曰拯屡求闲郡何也对曰马知节常薄拯志在节旄不敢请大藩也天禧

四年拜相五年进右仆射仁宗即位迁司空兼侍中判河南府卒年六十六赠太师中书令谥文懿

子用已恕已端已诲已称已勤已行已虚已洁已[按：此数已疑应为己]初拯通判广州在太常

博士彭惟节之上及郊祀覃恩以正言迁虞部惟节迁屯田皆员外郎而自谓与参知政事寇准有

隙上封言其事上为罢准乾兴初与丁谓在相位谓获坐祈拯营免时太后欲杀谓拯言上初即位

诛大臣骇天下耳目谓得释死拯严重中人传宣中书未常与坐林特常诣第累日不得通既而令

至中书卒亦不见

隆平集第五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宰臣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登进士甲科所试有物混成赋天下以为赋格累擢知制造翰林

学士大中祥符九年参知政事时王钦若方挟祥瑞迎合人主意阴排异己者以细故罢曾政事天

禧中复参知政事兼太子宾客仁宗即位以为宰相忤太后意罢知青州景祐二年复相封沂国公

与吕夷简议论不协求退出判郢州加资政殿大学士卒年六十赠侍中谥文正有文集五十卷子

纬幼以侄绎为后景祐初契丹始修好所致书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曾时直史馆言春秋外夷狄

爵不过子今与抗非外夷狄之意上嘉之天书降诏作玉清昭应宫廷臣莫有言者曾陈五害以谏

在翰林一日上晚坐承明殿召对命谒者谕之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为上所敬如此知审刑院初

违制之法无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请分故失非亲被制书者止以失论上不说曰如是无

复有违制

者曾曰如陛下所言亦无复有失者矣自是违制遂分故失天禧初知应天府民讹言有妖若飞帽

搏人自京以南皆惊恐曾夜开里门捕倡言者民乃定真宗晏驾丁谓欲皇太后对近臣决政事皇

帝独朔圣见群臣庶务悉令入内押班雷允恭画可于禁中曾曰两宫异处柄归宦者祸端兆矣乃

奏请如东汉旧制太后坐右垂帘同听政焉真宗不豫有引唐汉事讽皇后称制者曾密语后戚钱

惟演曰今太子决政资善堂天下固已属望可异议耶惟演悟不敢异议丁谓坐雷允恭改皇堂事

参知政事任中正言于上曰谓被先帝顾托请如律议功曾曰谓不忠无足议者于是贬谓崖州中

正而下十余人随亦废黜是时中外汹汹曾正色立朝奸邪惮焉前后辅政十年处天下事审而中

理性俭素居家人不见其喜愠之色入朝盛服进止有入尺寸士大夫服其清修莫敢干以私者与

王旦同谥世皆谓之贤相

李迪字复吉濮州人少从柳开学为古文开谓门人张景高弁曰此公辅器也景德二年登进士甲

科累抉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天禧元年参知政事东宫建兼太子宾客寇准罢相止欲相之迪固辞

一日对资福殿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以宾客为宰相上顾迪曰复何辞耶先丁谓拜相而以丁谓

为昭文馆大学士位迪上帝不豫令皇太子总军国事丁谓独请皇太子止决常务他皆听旨迪争

不胜谓益擅权至除吏不以闻迪语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能取容徇权臣耶时诏二府并进秩

乃迁迪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故事宰相无作左丞者谓欲以抑迪也又欲进所善林特枢密副使

兼宾客迪执不可因于待漏所大诟之至上前斥谓擅权不法事且言寇准无罪不当黜因格前制

不下出谓知河南府迪郢州谓入谢自陈无罪复留及仁宗即位贬迪衡州团练使谓使人逼之至

自裁不死谓窜迪稍复及章献皇后崩乃再相景祐二年范讽以罪贬迪坐讽姻家出知亳州久之

除翰林侍读学士留京师奏吕夷简结荆王元俨为除门僧惠清守阙鉴义鞠之乃迪在中书时补

降太常卿知密州久之复资政殿大学士知兖州元昊反乃上章请临边除节制判天雄军康定元

年请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赠司空谥文定赐御篆碑额曰遗直之碑子东之徽之辅之

初迪在翰林时荐饥三司调用不给不上召迪问迪对曰祖宗置内藏库欲攻取西北且备凶年今

边无他费以佐国用则民不加赋上为大发内库金增赐三司知秦州曹玮数言唵厮罗[上文作

唵罗厮，误。《清波杂志》卷十第4条作“唵厮啰”]欲内寇请益兵不遣乃求罢上问谁可

代之者迪曰非玮莫能制也陛下重发兵得非将上玉皇圣号耶上因问陕西兵数对曰臣向在本

道以方寸小策记兵及粮以备调发今犹佩囊中上令探取之目小黄门取纸札迪悉上合存留及

调塞下数上曰不意颇牧复在吾禁中矣未几唵罗厮[误。《清波杂志》卷十第4条作“唵厮

啰”]寇边复召问对曰玮必克后数日捷报至上曰卿何料之审也曰彼举兵远来此坚壁待之

是以知其必胜尔垂帘日迪知河南许朝见章献太后谓迪曰卿不欲吾与国事吾今保养天子至

此如何迪曰不知太后有圣德也后喜

张知白字用晦沧州人端拱二年登进士第累迁龙图阁待制御史中丞大中祥符九年参知政事

天禧二年罢为侍读学士知大名府真宗赋诗饯之仁宗即位召为枢密副使天圣三年拜相六年

薨于位赠太傅中书令谥文节无子景德初周伯星见百官称贺知白独以为人君当修德以应天

星之见伏何所系焉因极陈治道之要又以朝廷重内官轻外官旧唐李峤议请选台阁分典藩郡

仍自请补外真宗以知白居侍从不许及固请乃以知青州初知白参知政事为宰相王

钦若所排

及知南京钦若谪分司南京众谓必报之而知白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约如寒士慎重名器人服

其公

吕夷简字坦夫寿州人曾祖梦奇后唐为工部侍郎咸平三年夷简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龙图阁

直学士仁宗即位除参知政事天圣六年拜相明道二年罢是年复相景祐二年封申国公四年罢

以使相判许州徙天雄军未几复相庆历元年进封许国公判枢密院以判院太重改兼枢密使二

年以病特进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上忧之翦髭赐以疗其疾夷简荐富弼等数人可大用因再辞位

进司徒固请老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赐御篆碑额曰怀忠之碑子公绰

公鍊公弼公著公孺始王旦尝谓王曾曰夷简器识远大君其善交之后果与曾并相夷简通判贝

州按河北水灾请除田器之算以重本因诏天下农器皆除算寇准知永兴军摛巨奸徙湖南过关

有上变事者夷简曰此必有使之者宜勿问益徙之远方上从之权知开封与鲁宗道同按雷允恭

徙皇堂事真宗既祔庙太后欲神主复日悉陈其平生服玩夷简曰太后奉遗以保嗣君非远奸进

忠爱民钦天未足为报也故事辅臣因郊恩迁官夷简与同列豫辞之遂著为式章懿太后上仙夷

简因奏事帘前曰闻夜中有宫嫔亡者太后即起有顷独出谓夷简曰卿欲离吾母子也夷简曰太

后他日不欲保全刘氏乎太后悟乃发丧成服备礼葬之大内灾宫门晨未辟辅臣请对上御拱辰

门楼百官拜楼下夷简独不拜上遣问其故曰宫廷有变愿一见上上为举帘见之章献皇后崩夷

简手疏请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赂辨佞士绝女谒远近悉罢力役节冗费既又立州郡学校授宗室

环卫官建睦亲宅增教授官置大宗正以总之郭后废上欲立民间女陈氏为后夷简力止之庆历

初契丹兵压境夷简请建都太后示亲征之意曰此囊瓦城郢计也于是建北京天圣初太后临朝内外无闲言夷简之力为多议者以其再相增北虏岁赐授宗室环卫官非计之得也张士逊字顺之光化军人生百日始能啼淳化中登进士第屡从外补当贡举初用糊名法士逊试诸科为巡捕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中愿引避不听因自言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后中书拟进江南转运使阙帝自除士逊大中祥符初诏天下州郡置天庆观士逊请因诸旧观以省营造诏如其请久之选为寿春郡王友及储宫建迁谏议大夫兼右庶子又迁宾客天禧五年枢密副使天圣六年拜相明年罢明道元年复相次年罢宝元元年复相封郢国公七上章请老进邓国公优拜太傅致仕以宰相谢事前此所未有也就第十年方卒年八十六赠太师中书令谥文懿赐御篆神道碑额曰旧德之碑上欲临奠左右言其日庚戌本命也上曰朕以师臣夫复何避士逊七岁丧母养于其姑姑亡徒跣扶柩特追封南安郡太君陈尧佐罢参知政事有挟怨上言尧佐欲反复有诬谏官阴附宗室者士逊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动摇朝廷若一开奸萌则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诬谏官事亦寢在相位曹利用凭宠自恣而不能正时谏以为和鼓恶程琳参知政事多异议孔道辅御史中丞不附己欲并逐之郑戩发琳市第事士逊讽道辅使营释之道辅不知其卖己遂言于上上疑以朋党琳及道辅俱被黜道辅愤惋而死杨偕尝弹士逊纳女口于宫中事所著春坊弊帚等十集子友直友侑友正王随字子正河南人咸平五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仁宗为皇太子选任右庶子坐假周怀政白金落知制诰改给事中知杭州乾兴初复降为秘书少监知通州久之复给事中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戎州戎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则执以求赏故坐法众随至下令能自归者免仍隶旧籍多所全活

擢御史中丞明道二年参知政事景祐二年知枢密院事四年与陈尧佐动辄忿争无大臣体以灾
异援东汉策免例同请罢除节制判河阳卒年六十七赠中书令谥章惠子鉴错锜初随
除京西转
运使言父母在洛中乃所部真宗赐诗及羊酒束带帛使过家为寿时人荣之在西掖不
善为制命
故出知应天府外若方严而所治常失于宽善佛慕唐裴休为人仍学其书世谓弗逮也
陈尧佐字希元阆州人父省华国史有传兄尧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登进士甲科太宗常
询其父省
华犹在常调遂召用之明年父子同赐绯尧叟累擢枢密直学士咸平四年同知枢密院
事丁父忧
起复景德元年改签书三年知院事大中祥符五年加平章事枢密使兼群牧使七年罢
八年复旧
官职九年以疾出为右仆射知河阳疾甚求还至京卒年五十七赠侍中谥文忠有文集
三十卷尧
叟有材略多智术久典机密军马之籍皆能记之究心群牧马政多立条约公私以为便
常为广西
转运使其俗有疾不服药唯祷神尧叟以集验方刻石桂林驿舍是后始有服药者岭外
少林木井
泉尧叟为植木道傍凿井置亭舍至今为利性俭素事亲至孝母冯性严尧叟未尝忤其
意（原本
略作用）
尧佐端拱元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天圣七年枢密副使改参知政事明道
二年罢景
祐四年与王随同相次年谏官论政事错谬以宰相非其人遂与王随同请罢并除使相
尧佐判定
州康定元年以太子太师致仕居郑州四年卒赠司空兼侍中谥文惠后事皆豫备自志
其墓曰有
宋颍川生尧佐字希元号知余子寿年八十二不为天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
三者粗可
归息于父母棲神之域矣有文集三十卷又有潮阳编野庐编遣兴策愚丘集子述古求
古学古道
古博古修古履古游古袭古象古初尧佐为开封府推官以言事贬通判潮州潮俗鄙陋
始至为修

宣圣庙作韩吏部祠堂人始知学有张氏子年十六为其母浣衣恶溪为鳄鱼所噬尧佐慕韩吏部

投文恶溪因捕获以文戮之于市为两浙转运副使杭州江堤旧以竹笼石潮涛所啮未几辄坏尧

佐议实薪土以易之或言其不可而丁谓执政遂徙尧佐京西其后堤久不成遂用薪土知滑州河

决卷埽不能定尧佐乃凿木如编齿置于湍流随木而下谓之木龙遂杀水势而堤又护以长堤郡

人谓之陈公堤在枢府日太常博士陈诒知祥符县以法绳吏吏悉遁去章献太后怒事下枢密院

诒连姻宰相吕夷简有欲因诒中伤夷简者尧佐以为罪诒则奸人得计而能吏沮矣诒遂获免尧

佐工为二韵诗人多传之性俭约不事浮侈当未第时同父省华及伯季访华山陈抟抟谓之曰三

子皆将相然中子伯季所不逮也卒如其言（原本墓伪首埽作掃）

弟尧咨字嘉谟咸平三年登进士甲科累擢知制诰景德三年殿试进士与刘几道于试卷中为密

号贬郢州团练副使大中祥符九年复知制诰迁集贤院又迁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所为多不

法上不欲穷治止罢学士徙邓州复知制诰常为人所倾尧叟乞示以所犯使知上保全之意因诏

切责之乃引谢久之复职仁宗即位擢知开封府除翰林学士龙图学士换观察使知天雄军固辞

不得已受之加留后进武信军节度使再知天雄军卒年六十五赠太尉谥康肃子敏古宗古昭古

荣古垂古本古臻古尧咨有文著治本十六篇诸宫上下编善射性豪侈在永兴置武库建视草堂

开三门筑甬道出入用刑惨刻数陵陕西转运使乐黄目黄目请徙以避之其事遂达于上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任伪闽建州刺史因家浦城母梦登天得玉象而得象生既生父梦

庭中积象笏如山因名之曰得象咸平五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加承旨景祐三年同

知枢密院事宝元元年与张士逊同相庆历五年以使相判陈州封邹国公徙河南府引

疾守司空

致仕卒年七十一赠太尉兼侍中谥文宪性简重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居相位八年亲戚子弟皆

抑而不得进子泽之介之廷之脩之仁宗常谓得象曰先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之卿独忠

清无所附丽故大用也

陈执中字昭誉父恕字仲言洪州人少为小吏俄而折节读书王明知洪州褐衣请见剧谈时务明

叹曰奇士也太平兴国初登进士第擢至给事中淳化二年参知政事坐以上意语樊知古辨析上

前因罢政自后屡迁至尚书左丞集贤院学士景祐元年卒五十九子淳执中执古恕长于吏事在

朝敢言端拱初为河北营田制置使密奏曰戍卒皆惰游仰食县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执耒耜恐

变生不测既得诏罢营田止葺堡壁而已屡司金谷检察甚峻常言出入之任所当慎者起支定例

人以为当时在三司颇伤苛碎知贡举避嫌凡江南贡士皆被黜落又举行贡举非其人条被罪者

皆怨愤恕事亲至孝居丧绝荤茹哀毁过礼以故得疾不任治剧执中以父任为正字屡进文论真

宗称善召至阙下帝属疾大臣无敢及建储执中上言太子天下本不可不早定明日上袖所制演

要三篇示大臣徐曰更有一佳文字乃所陈建成储议因召见擢右正言坐公累夺正言出监岳永

真三州酒税茶务累擢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宝元元年知枢密院康定元年罢庆历四年参

知政事五年与贾昌朝同相皇祐初以疾求罢进吏部尚书观文殿学士知陈州久之以使相判大

名府五年复相以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孙抃列其八事劾奏之翰林学士欧阳修亦论列于朝至

和二年罢除使相判亳州还上节钺改右仆射封黄国公徙河南曹州过京以疾赐告就第加司徒

祁国公致仕卒年七十赠太师兼侍中有司谥恭襄诏谥曰恭执中当国八年人莫干以私四方问

遗不及门者在中书不欲外闻差除每退朝即闭省东门又罢三司百司句当公事及三司所举场

务官皇祐末贵妃薨上常询之不能考正典礼以对遂至追黜再论罪之

晏殊字同叔抚州临川人七岁善为文景德初李昉张知白安抚江南荐之召试诗赋进士出身

二日复试诗赋论自言赋题已常为之上喜其不欺为改题文成称旨擢正字秘阁读书丁父母忧

皆特起复仁宗封昇王为记室升储为太子舍人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天圣三年枢密副使五年

罢既而除御史中丞改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除三司使复枢密副使未拜改参知政事章

献太后崩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陈州复为御史中丞三司使康定初知枢密院事未几除枢密使

庆历二年加平章事三年与章得象同相四年谏官孙甫蔡襄弹奏所撰李宸妃墓铭不言上宸妃

所生及役兵治产事除工部尚书知颍州应天府许州复观文殿学士知永兴军河南府以疾请归

京访医留侍经筵提举万寿观卒年六十五赠司空兼侍中谥元宪真宗常谓辅臣曰殊少年孤立

力学自奋加以沉谨京师赐酺京官不预会同辈召出观不答其弟颖亦能属文朕遣取所业且戒

殊勿为改窜弟请润色不之省亦不言其故周慎如此信知其禀赋异也在三司时元昊叛陕西用

兵殊请罢监兵仍不以阵图授诸将及募教弓箭手又主持出宫中无用之物以佐边费由是悉罢

他日之领财利者还度支初为枢密副使从幸玉清昭应宫怒从者笏后至击折其齿缘是遂出性

刚峻简率如此虽少富贵奉养若寒士当世贤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孔道辅辈皆出其门其为

文章赡丽应用无穷尤工风雅才有余思子居厚成裕知止 明远祇德几道传正女适富弼杨

察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有临川集二州集二府集又取梁陈至唐人文章为一集既葬御篆其神

道碑云（刘云王介甫不得专临川矣）

杜衍字世昌越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进士第累擢天章阁待制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龙图阁学

士康定元年同知枢密院事改副使出为河东宣抚使庆历三年枢密使四年拜相兼枢密使五年

罢明年愿还印绶以太子少师致仕故相一上章服以三少致仕非故事议者以为贾昌朝疾之故

也谢事十余年累迁至太子太师祁国公卒年八十赠司徒兼侍中谥文献子訢衍临终作遗书千

余言其略云勿以久安忽边防之戒勿以既富轻国用之原又请早建储副以安天下心衍清介旧

无居第既退方葺舍南都出入如平日无轩冕意好吟诗晚喜草书在相位多栽抑侥幸众所不悦

御史劾奏其婿苏舜钦集妓乐进奏院祠神事又王益柔作傲歌语涉指斥欲下御史按罪衍谓罗

织狱今起都下矣执不可又谏官孙甫言丁度面求进用请属吏衍不为致对范仲淹富弼出宣抚

言者随攻之上欲罢二人衍又以为不可遂疑其朋党出知兖州范仲淹常出衍门下后数争事上

前衍无愠色仲淹益敬服焉

庞籍字醇之单州人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累擢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庆历四年枢密副

使皇祐三年拜相五年罢以使相观文殿学士知并州徙青州请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六

赠司空兼侍中谥庄敏子元英元中元直初籍为大理寺丞预编天圣敕累擢殿中侍御史章献太

后崩籍下阁门取垂帘仪制尽燔之有欲造后苑珠玉奇巧物媚上者籍言螟蛊为灾民忧转徙复

有西北夷狄之患苟非俭约何以济用上嘉纳之为开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韩从礼称教旨免

工人市籍者籍言于上上为杖从礼仍诏诸司自今宫中传命无得施行知延州自五龙川之败戎

落民居焚毁几尽戍兵十余万未有营壁籍按金明西北有浑州水土平沃川尾有桥子谷即虜出

入之隘道也命钤辖狄青将万人筑招安寨于谷旁募民耕垦得粟甚多凡故地为虜所

据者悉逐

之筑土城久之元昊遣牙校齧其亲信野利旺荣书求纳款籍意其诈不受后数日果寇定川既而

复以旺荣书来而元昊亦去僭号籍不敢答乃请于朝朝廷厌兵议招怀之使籍答书称旺荣为太

尉籍复请曰太尉天子三公使旺荣称之则元昊不可得臣矣其书自称宁令或谟宁令皆虏中官

于义无嫌诏从之逾年又遣使来改名曰曩宵称男不称臣籍言名体未正不敢以闻其使求至京

师若天子不许则更归议之籍言虏辞理浸顺俟其使至仍遣使同往申谕之卒用其策而元昊复

臣及为枢密副使又请并省官属徙兵就食于是边费十省七八其后又与中书议汰冗兵八万焉

在相日依智高叛或言狄青不可专任上以问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间之则号令不专不如

不遣也上然之及捷书至上谓籍曰非卿执议岂得成功既而推恩二广应举者六百九十一人时

以为僭嘉祐中皇嗣未建上不豫籍密疏言之甚切

（章希言福建人王定国临江人晏同叔临用人刘冲之吉安人皆先介甫为相洛阳桥上杜鹃之

讖恐后人附会邵康节耳）

刘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父素不仕以财雄乡里曾祖景洪事杨行密为江南牙将有彭玕者据州

称太保协景洪附湖南伪许之复以州归行密遂不仕常谓人曰我不从彭玕当活万余人后必有

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后隆山山有唐牛僧孺读书堂故基即其上筑台曰聪明台沆母梦牛相公来

而生沆天圣八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龙图阁学士皇祐三年参知政事至和元年拜相嘉祐元

年罢知南京徙知陈州卒年六十六仁宗作挽诗赐其家又篆其碑额曰思贤之碑沆倜傥任气所

至有治声决讼多中理时论比之张咏知衡州有大姓尹氏为伪券以欺邻人之孤讼久不得直沆

至其孤才二十诘尹氏曰若券曾取证他邻否其人当有存者尹氏辞拙服刑而归其田

知潭州有

草寇黄捉鬼邓和尚诱溪峒徭人扰湖湘北军至多病死沆募士兵使保地分贼稍困乃令提点刑

狱杨畋等八路入讨斩首万余级遂顿兵开一路榜曰贼由此路出降敢杀者与擅杀同于是降者

三四万人贼平召还而余党复叛杀裨将降知鄂州其后权知开封府有张彦方受富民金伪为张

贵妃母越国太夫人奏补助教敕沆抵彦方死不问越国及参知政事包拯论沆缘贵妃进后追册

贵妃为后而沆为园陵使既葬赐妃阁金器百两辞不受在相位疾言者屡加裁抑又举行御史迁

次之格满二岁者与知州范师道赵抃岁满求郡独引敕出之中丞张昇等言沆挟私出御史沆乃

言台官将有不测之谋论辨不已遂罢知南京子瑾琢瑄

贾昌朝字子明真定人晋中书舍人纬之曾孙天禧元年献颂召试赐同进士出身景祐元年初置

崇政殿说书以授昌朝而天章阁置侍读亦自昌朝始累擢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御

史中丞庆历三年参知政事四年枢密使五年拜相七年除使相判大名府王则平加检校太师封

安国公杨偕言贼发所部不当赏弗听皇祐元年徙郑州留以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又求补外除

右仆射使侍中判郑州辞仆射侍中改使相二年母丧去位四年除故官召对经筵讲易出判许州

移大名嘉祐元年枢密使仍同平章事三年谏官御史言昌朝别为客位以待宦官又释其矫制者

罪虽无实罢为使侍中景灵宫使七年复判大名府英宗即位加左仆射凤翔尹魏国公治平元年

求还使侍中不许二年改观文殿学士判都省卒年六十八谥文元昌朝在经筵善讲说仁宗有所

质问皆记录删润以进赐名迹英延议二阁记注录太平兴国寺灾以易春秋进戒因言可勿缮治

以称顺天爱人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铜像献请加赐遣还勿示外皆从之铨法县令俸钱满百二十

千者乃注举县令人昌朝判铨以为如此则小县终不得善令矣仍一等给俸刘平石元孙陷西虜
或诬以降议收其族昌朝为中丞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孙自西夏归议赐死昌朝独
曰自古将帅被执归不死元孙得不死侍讲林瑀以天子即位年月傅会易算推吉凶昌朝疏出之
元昊反昌朝请减不急费诏令与三司合议岁减百万缗又言待夷狄六事时皆用之在大名河决
商胡中书议归之六塔昌朝力争之不已其后河果不可塞振救濒河水灾之民全活甚众中人刘
恢往还河上言河决赵征村与上姓名嫌为不祥或谓昌朝使之以摇当国者昌朝博学善议论为
一代名臣及大用不为正人所与而数有攻其结宫人宦官者有奏议文集各二十卷通纪八十卷
本朝时令十二卷群经音辨十卷
宋庠字公序安州人举进士开封礼部皆第一人天圣元年赐进士及第与第同有时名以诗赋为
学者所宗谓之二宋庠初名郊李淑因对言于上曰郊交也姓与国号同而名交非所宜（淑称博
学此说何其鄙陋）仁宗语之更焉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宝元二年参知政事出知扬州加资政
殿学士庆历五年复参知政事八年枢密使皇祐元年与文彦博同相二年罢为观文殿学士知河
南府徙许州河阳嘉祐三年同平章事枢密使封莒国公五年罢以使相判郑州英宗即位移镇加
检校太师郑国公景灵宫使屡请老不许出判亳州其请不已乃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谥元宪上
篆其碑额曰忠规德范之碑初制举人与武举杂试庠建言六科待天下异士宜设次具酒食礼之
武举人别试上从其请庆历中仁宗召两府资政殿亲策以时事庠独以为两汉对策本延崑穴草
莱之人臣等备位大臣自视遇如贱士非所以尊朝廷乃请归中书会议上奏从之后又手诏以时
事询两府与庠同推庠为对庠所至以静镇为治末年信爱幼子颇致物议性俭约不喜

声色读书

至老不倦初在西掖上欲以同知枢密院故事无自知制诰除者乃召入翰林而用弟祁祁字子京与兄庠同试吏部会谅阴止奏名祁为第一章献太后云弟不可先其兄可擢庠第一而

祁为第十人兄弟友爱甚笃仍同签甲科初释褐授复州军事推官累擢修起居注次当知制诰而

庠参知政事乃除天章阁待制庠罢除知制诰历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庠复执政改龙图阁直

学士枢密使复翰林学士当张贵妃制祁欲以告进问李淑淑曰第进之上意在册礼祁乃进告遂

落职知许州未数日复侍读学士又复龙图阁学士御史言其子与张彦方游出知亳州徙成德军

加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知益州代还除三司使中丞包拯言祁在益州多游燕又其兄在政府乃

以龙图阁学士知郑州唐书成进土[工]部尚书逾日为翰林学士承旨除群牧使卒年六十四赠

刑部尚书将终亲草遗表劝立皇嗣戒其子勿请谥勿乞遗恩勿为铭志勿修佛事子定国彦国惠

国辅国奉国顺国亮国保国俊国广国有文集一百卷广乐集六十五卷唐书列传一百五十卷修

唐书十余年虽外官亦以稿自随非特文章有见于世其守边议兵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章疏之

达于上者尤切世务卒不能至大用时论惜之

（原本吕夷简重本上无以字讹时 晏殊成裕下有知止字无宣礼崇让字查欧文晏碑子八人与此不同）

隆平集第六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参知政事

刘熙古字义淳睢阳人唐仆射仁轨十一代孙少通经史避祖讳不应进士举后唐长兴中以三传

赐第太祖领宋州节制熙古为节度判官及受禅累擢至参知政事求退授户部尚书致仕卒年七

十四好学明阴阳象纬书虽通显自奉养若寒素有历代纪要五十卷行于世子蒙叟 夔偁字日章其先渔阳人父禹钧在周为谏议大夫避乱徙居河南禹钧五子仪俨僖偁

侃皆有文

学中进士第冯道尝赠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树老丹桂五枝芳世多诵之仪字可

象晋天福中登进士第在周为翰林及端明殿学士建隆初授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时御史台议欲

以左右仆射为表首太常礼院以东宫三师合为表首仪援典故以仆射合为表首者六而谓三师

无所据朝廷以仪之议为定五代丧乱之间仪俨乃以文章学问自见于一时所谓豪杰之士也俨

字望之建隆初终于礼部侍郎翰林学士俨博物洽闻通音律历数宋兴礼乐皆所裁定周世宗观

大水泗州记以问俨俨以为天地有五德曰润曰暎曰生曰成曰动五德阴阳之使阴阳水火之本

阴阳有常数水火有常分奇耦相半盈虚有准谓之通正羨（有伪）备过皇极无不至谓之咎证

阴之始主于渊猷水之行纪于九六凡千七百二十有八岁为浩浩之会虽尧舜在上不能免者数

也若夫辟狂臣专义昏不明苦雨数至不润下乃政之所致非数也唐正元壬申之水是以德宗闇

蔽笃于自疲■陆贽尽忠而斥远裴延龄专利而信用常雨之应夫岂虚生僞周广顺初登进士第

其后同与贾琰在开封府晋王席下一日晋王燕射僞琰同预而琰赞美称■僞叱之曰贾氏子导

谏岂不自愧坐客皆失色王亦不乐因罢燕寻白太祖出之太平兴国四年驾幸魏郡召称至行在

上方议北征僞抗疏极谏而止遂除枢密直学士七年参知政事入谢上曰汝何由至此僞曰陛下

不忘藩邸之旧尔上曰乃赏汝面折贾琰也未几薨于位时明日燕群臣以僞丧故罢李穆字孟雍开封人与弟肃皆中进士第累擢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太平兴国八年参知

政事雍熙元年薨于位年五十七赠工部尚书太祖曰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也穆端谨自持言

行无玷文学操履为上所知太祖尝遣使江南谕朝旨煜辞以疾穆曰朝与否惟自处之朝廷繁富

兵甲精锐不易当尔太祖谓其所谕切要太平兴国七年卢多逊窜朱崖穆以同门生罢制造责司

封员外郎明年殿试预考较上见其容貌谓曰忧畏所致耶穆流涕上为之动容诏尽复旧官命知

开封府豪右屏迹权幸不敢干以私是冬遂大用上称曰名臣也弟肃字恭叔仕至左卫上将军时

以为有知人之鉴（新编作字季雍）

贾黄中字媪民沧州人唐相耿四世孙汉乾祐初年六岁中神童选十六进士甲科建隆间判太

常礼院累擢知制造翰林学士淳化二年参知政事四年罢除礼部侍郎兼秘书监卒年五十六赠

礼部尚书上因念翰林无良医诏天下并大臣各荐能医者黄中在翰林尝召询时政对曰职当书

诏思不出位上益重其周慎知京朝官考课铨量平允掌吏部选品藻精当拣拔寒俊号为无私性

端重守家法多知台阁故事朝廷典礼资以损益当时知名士皆出其门谈论亶亶听者忘倦特常

忧畏而执政循嘿时论少之太宗尝召见其母因谓侍臣曰朕念黄中终日忧畏必先其母老矣及

黄中卒母果无恙赐白金仍官其三子

王沔字楚望齐州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八年签书枢密院雍熙三年改副使端拱元年参

知政事淳化元年罢卒赠工部尚书沔辩慧苛刻尚数多诈视士大夫犹视吏卒惟以甘言悦人而

进退皆非物望初与张齐贤同在枢府不协及齐贤同参知政事颇不自安因王禹偁请中书本厅

不得接见宾客许于政事堂同见沔喜即奏行谢泌疏驳而止上知沔意因切责罢之沔冒货虽亲

旧未尝毫末相及唯声音清畅上亲试举人多命近臣读之所读常得八九

苏易简字太简梓州人父协仕至光禄寺丞易简弱冠举进士甲科累擢知制造翰林学士加承

旨淳化四年参知政事与张洎不协为洎所攻至道元年张洎进而易简罢未几卒年三十九赠礼

部尚书吻简警悟初属文未工及掌诰命能自刻励在翰林多振举故事太宗为飞白书

院额曰玉

堂及以诗赐以御书宋玉大言赋赐玉堂词臣易简御笔煌煌雄辞洋洋环玮博达不可备详诏易

简升殿躬指其理且叹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与陛下同时帝曰噫何代无人焉

卿为朕继之易简拜手稽首曰圣人兴兮告成功登昆仑兮展升中地为席兮飨祖宗天作籟兮调

笙鏞日乌月兔耀文明也参旗井钺严武卫也执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华兮为石[石感]也飞云

涌震腾[火奄]燔也剝鹏脂鲸代牲鱼也迅雷三发山神呼也流电三激燿火举也礼再献兮淳风

还君百拜兮三神欢四时一周兮万八千年泰山融兮沧海乾圆盖穴兮方舆穿君王寿兮无穷焉

时殿上皆呼万岁太宗览而嘉之赐手诏褒宠易简嗜酒上尝以诗戒之入直虽不敢饮在私第未

尝不醉子耆仕至直集贤院耆子舜钦

舜钦字子美以父耆任太庙斋郎景祐元年登进士第因范仲淹荐除集贤校理监进奏院用故

纸钱祠神召名妓乐会宾客除名后二年得湖州长史卒年四十子泌液激初杜衍爱其才以女妻

之衍在相位以直道自任言者因舜钦连及衍故衍遂罢政事舜钦慷慨有大志好学工文章废居

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时见其志于歌诗又善书酣醉落笔人竞收以为宝当时伟人如欧阳修辈

皆相友善亦数尝上书论时事（原本连作从）

张洎滁州人李景开贡登进士第景徙豫章留洎掌李煜记室累擢至清辉殿学士参预机密煜归

朝太祖责之曰汝教李煜不降又草蜡丸诏召上江救兵洎对曰臣所为也犬各吠非其主此特其

一尔词色不动释之授太子中允太宗即位颇知其江表谗毁善良潘佑之死与有力焉待诏尹熙

古因对以为煜怒佑谏太直非洎潜也始进擢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与苏易简同在北扉易简被

遇独厚仍先大用洎恶之力排易简遂代参知政事至道三年以疾求解职为刑部侍郎

捧诏呜咽

十余日卒年六十四赠本曹尚书洎旧字师黯煜令改为偕仁王师围金陵与枢密使陈乔引符命

劝勿降又云苟有不虞当先死社稷及城陷乔独死焉洎语煜曰所以不死将有报也煜归朝贫甚

洎犹丐索之而怒其所与之薄煜子仲瑀死亦不吊始谄事寇准准力推挽至大用及上眷准稍衰

乃面奏准退有诽谤准不辨遂罢机务上有所著述必为文解释其旨以苟悦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人初从郭崇辟建隆初为右补阙累擢至给事中雍熙三年参知政事淳化二

年罢以太子少保致仕迁少傅卒赠太子太保子若冲若愚仲甫器局沉厚数按诏狱多伸雪非辜

尝知彭州课种柳荫行路郡人谓之补阙柳奉使契丹虏主问党进何如人仲甫曰国家异人间出

党进何足道也知益州政宽简民有去思及大用自守而已

李至字言几真定人初为内臣李知审养子太平兴国初登进士第甲科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太

平兴国八年参知政事以目疾五表罢不许雍熙三年以礼部侍郎罢疾愈令复旧任恳辞迁吏部

秘书监真宗升储为左丞与李沆并兼太子宾客即位并参知政事逾年除武胜军节度使判西京

卒年五十五赠侍中子惟允惟则初至执政太宗于禁中造阁藏四库书数万卷御书飞白题额制

赞亲书刻石召近臣纵观驾临幸至因荐潘慎修舒雅杜镐吴淑入充直馆校理又请购逸书命群

官校正时赐上尊酒大官珍膳令召馆阁燕集赐诗间奉新书奏御必便坐延见恩顾甚厚久之兼

判国子监又荐杜镐崔偓佺辈充职西面请直讲孙奭重校五经孜孜忘倦或谓至既贵尽逐知审

养子而取其所积似与其辞位不受俸之行相反是岂或然（孙奭字宗古即疏孟子者）

李昌龄字天赐应天府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累擢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至道二年参知政

事真宗即位为户部侍郎坐交结中人贬许州行军司马昌龄尝知广州无廉誉及起废

御史屡弹

其宿负除知梓州改河阳又改光州以秘书监致仕卒年六十二子虞卿

赵昌言字仲谟汾州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雍熙三年知天雄军曹彬岐沟之败昌言请诛之

诏褒答除御史中丞驾幸金明池召与焉时河北用兵枢密副使张宏循嘿即除昌言谏议大夫枢

密副使以宏代为中丞坐胡旦翟马周事责久之淳化四年参知政事蜀王小波李顺之乱命昌言

为招安使既行或言其无嗣鼻折山根恐握兵难制即诏知凤翔府蜀平改户部侍郎罢政事咸平

三年复为御史中丞坐狱失实又贬既而起知鄂孟天雄河南真定从封泰山卒年六十五赠吏部

尚书子庆嗣凡三蒞天雄初豪家有峙葛茭者时诱奸人穴隄昌言廉知一日隄吏告急亟取豪家

所积给用自是遂绝其弊淳化中京城大水请出厩马外牧或云以马备胡不可阙昌言谓塞下积

水胡必不至从之果如所料尝荐李沆有分辅之量又以女妻王旦二人皆贤相也昌言临事果断

无所顾避虽屡摈斥不少抑损惟对僚吏倨慢时论少之

王化基字永图真定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累迁至左拾遗抗疏自荐太宗曰化基自结人主

诚可赏也召试知制诰明年除御史中丞尝梦物一奩启皆小栢树俄有是命上澄清略十事知枢

密院柴禹锡仆受人金参知政事陈恕谕令及禹锡而禹锡实不知一日引囚诣便殿上颇怒化基

降殿令囚袒以见其箠掠且遍曰岂有受此而隐情不言太宗益以为长者久之出知杭州至道三

年参知政事咸平四年罢守工部尚书进礼部卒年六十七赠左仆射化基不荫补子弟其子举正

举元皆进士及第善笔札有文集三十卷尝作南行诗百韵好事者多传诵之知杭州书记张贺颇

傲忽之太宗知而面询化基第荐其才语不及它居官俸多施及亲旧

王举正字伯中幼重厚嗜学寡言化基以为类己尤器爱之以化基遗恩补授校书郎大中祥符八

年登进士第仁宗即位累擢知制诰妻父陈尧佐为相换龙图阁待制尧佐罢复知制诰
又为翰林
学士康定二年参知政事御史台举其女婿李徽之为御史举正以亲嫌格不行徽之讼
举正内不
能制其悍妻不可以谋国事庆历三年罢为资政殿学士知许州皇祐元年除御史中丞
迁观文殿
学士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在经筵二年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
谥文简有
文集三十卷中书制书集十卷子诲说初举正除执政入谢上曰卿未尝干朝廷以私故
不次用卿
时陕西用兵吕夷简以宰相判枢密院举正曰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乃改兼枢密使张
尧佐授准
康军节度使宣徽使群牧使景灵宫使举正任中执法言尧佐庸人缘妃家一日领四使
贤士大夫
无所劝不报因退朝留百官班廷议上闻而遣中使谕止之寻罢尧佐宣徽景灵二使居
半年复除
宣徽使举正家居七上疏论之又言河北朝廷之根本雄州河北之咽喉先朝用何承矩
累年止迁
刺史李元则几二十年亦不过引进使今使用未尽得人而克日得迁何以懋有功者又
言在许州
应天府六年更转运使十六人数易如此岂能究宣朝廷惠泽乎除狄青枢密使力争不
能夺固请
解言职上称其风宪之体赐白金三百两侍读每及前代治乱之际必再三以达讽谕之
意（原
本中执上脱任字）
郭贇字仲仪开封人应进士为开封首荐太宗任京尹得侍读藩邸即位擢著作佐郎七
年四迁至
参知政事太平兴国八年晨朝被酒责授秘书少监稍复积至礼部尚书卒年七十六赠
左仆射贇
长者喜延誉后进宋白赵昌言辈皆所荐也尝对太宗曰臣受遇不次惟以愚直上报上
曰愚直何
益曰犹胜奸邪尔晚节颇以治生为物论所惜子昭度昭升昭用
温仲舒字秉阳河南人太平兴国三年登进士第尝摈废久之因言称旨进用累擢谏议
大夫淳化

二年枢密副使改同知院四年罢至道二年参知政事咸平初罢久之兼御史中丞以户部尚书判
昭文馆卒年七十六赠左仆射仲舒有应用才屡与寇准同进谓之温寇始废黜吕蒙正当路力援
进之及骤用反攻蒙正为士论所薄
陈彭年字永年建昌军人幼好学母惟一子爱之禁其夜诵书彭年置灯密室昼夜忘倦尝私事徐
铉为文喜嘲诮为宋白所恶白知贡举屡加黜落雍熙三年始登进士第累擢至翰林学士大中祥
符九年参知政事天禧元年卒于位年五十七赠左仆射子佺期孙彦先大中祥符间朝廷典礼无
不参预凡仪制沿革刑名之学皆所常练虽谈笑间属辞不废当时制度虽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
据以成就之时政大小日有咨访应答该辩一无凝滞上之眷遇尤厚加以慎密外无知者资性敏
给博闻强记应举时京城赐酺现同学出游自东华门构思至阙前已成一赋其后虽处通显奉养
无异贫约时所得俸唯市书籍幼而笃学老亦不倦左右给使之人有弥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
集百卷唐记四十卷
赵安仁字乐道河南人生而颖悟十三岁通经传雍熙初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景德三
年参知政事大中祥符五年罢知礼仪院兼宗正卿改御史中丞宗正如故积官至尚书右丞卒年
六十赠吏部尚书谥文定子温瑜良规承裕以遗恩各迁官安仁七子各授以一经居宗族以雍睦
称虽家人未尝见其喜愠操履纯正外晦内明畏慎谦退无事浮饰有所献纳退必焚稿致身贵显
无改俭素尤练达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沿革悉能记之在翰林从幸澶渊北戎请和令学士各
进答书上独用安仁所撰亦以其能备记太祖朝书问规式因获预闻通货之议虏使至首命安仁
接伴其覲见仪制皆所裁定敏于酬酢仍切事机时论以为得体在宗正请依唐故事修玉牒官奏

以刘筠杨亿夏竦宋绶为之又为仙源积庆图皆统类精简善议论好诲诱后生学士大夫以清德

宗之有同学宋元与者笃学而早卒安仁力赙其后裔

任中正字庆之曹州人雍熙初登进士第历外官多效翰林学士钱若水尝荐其才累擢至枢密直

学士知益州并州开封府大中祥符九年枢密副使改同知院又复为副使天禧四年参知政事兼

太子宾客仁宗继位为兵部尚书与丁谓善谓败力营救之谓窜降中正太子宾客知郢州复礼部

尚书丁母忧哀毁过以疾卒年六十六赠左仆射谥康懿中正以孝行称于乡党事亲尽敬衣服简

质而饮食极于丰美子易弟中师

任中师字祖圣大中祥符二年登进士第累擢至右谏议大夫加集贤院学士龙图阁直学士枢密

直学士任布守河阳数上书论塞下事称旨上欲用之吕夷简素知中师上前数称中师才不在布

下庆历初遂并召为枢密副使求补郡三年以礼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知永兴军徙陈州请曹州逾

年遂请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少保谥安惠初益州税及薪葛蔬果之属中师知

州奏尽蠲之性乐易家财素丰处通显自奉甚约其践历与中正多同上数赐飞白书归休于里中

建御书阁乡人荣之子昱拱之

鲁宗道字贯之亳州人少孤苦学尝袖所为文谒戚纶纶赏之咸平二年登进士第遍历州县天禧

元年诏两省置谏官六员不兼它职考所言以为殿最宗道与刘晔同选擢为正言仁宗升储除户

部员外郎兼右谏德逾年改正左谏德及即位迁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诏与吕夷简按

视雷允恭擅移山陵皇堂事还是年参知政事天圣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肃简时

太常礼院言礼无废朝特辍视朝一日宗道质直遇事敢言不为势所屈为谏德时真宗一日遣中

人召之至其家俟之久方从酒家还使者曰即上讶迟将何以对宗道曰第直言之及宗

道见帝询

其所之对曰有乡人来贫乏杯盘就酒家饮之也帝善其无隐而知其可大用初为秀州海盐县令

疏治东南旧港口导海水至邑下人以为利号鲁公浦在谏垣时谏章由阁门始得进而罕尝赐对

宗道请得面谕事而上奏通进司自是为故事因言守宰与民至近而未见有区别能否岂朝廷所

以为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补一县令虽甚庸暗有司无敢摈斥举天下亲民之官黜货害政十常二

三介然自守孳孳政事殆未易得尚何裕民美教化之可冀乎昔汉宣帝除刺史守相必亲见而考

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县虽未暇亲见宜令中书询以言而察其应对设以事而问其施为才与不

才得以进退县令则命流内铨仿此施行庶几得良守宰助宣圣化真宗嘉纳之宗道在选调久颇

患铨格繁密而曲知铨吏之奸弊判吏部流内铨多釐革之凡科条阙者悉揭示庠下人以为便七

年居政府裁抑侥幸不冑以名器私人时枢密使曹利用有所凭恃肆为骄横宗道屡折之于上前

凡贵戚近习莫不敛迹子有功有立有开（按亲民之官天子亲见考察法始于汉而宗道继请

于宋至患铨格繁密釐革奸弊揭示科条慎重名器皆古今要务鲁公真经济才也）

（中书下

原无询字从新编加）

隆平集第七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参知政事

薛奎字宿艺绛州人父化光善命术奎生知其必至公辅淳化中奎登进士第多历外官向敏中

荐其才累擢至龙图阁待制御史中丞龙图阁学士三司使天圣七年参知政事章献太后崩大臣

皆罢独留奎欲以为相而苦喘疾数辞位除资政殿学士判都省卒年六十八赠兵部尚书谥简肃

奎持身端重论不苟合善知人范仲淹明镐庞籍在下位时奎皆以公辅许之卒如其言

天禧初自

淮南转运副使疏真扬漕河废三堰舟楫便之尝馆伴契丹使萧从顺从顺言汉使至契丹皆见太

后今请入见奎曰皇太后垂帘听政虽本朝臣僚亦未尝见也乃不敢请知益州蜀人以张咏比之

仁宗尝谓辅臣曰臣之事君多见有始而无终者奎曰保终始者岂独臣下如唐开元励精为治而

天下晏然及其既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乱此不可不监也上深纳之时边臣言伺知契丹将大入寇

辅臣俱言择将备边之策奎独曰先帝与虏约和岁遗为厚彼必不敢轻背约愿持重己而边报果

妄太后谒太庙欲被黻冕奎固执不可及太后崩上谓辅臣曰太后大渐且不能言数引衣示朕殆

意在黻冕乎奎曰然服之何以见先帝也卒以后服敛

蔡齐字子思其先洛阳人曾祖为胶水令凡九年而卒其子孙因家焉齐少孤好学李迪尝见其所

为文谓有大志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甲科真宗见其举止端雅顾辅臣寇准等曰得人矣特诏

金吾给驺从因以为例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加侍读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复为龙图阁学士明

道二年枢密副使景祐二年参知政事与宰相吕夷简论事不合四年罢出知颍州卒年五十二谥

忠肃齐不自伐善知人庞籍杨偕刘随段少连皆所荐也有子早卒以从子延庆为嗣其后有子曰

延嗣初齐为侍御史知杂河阳钱惟演请曲赐军士特支齐言赏罚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当请天

子新即位惟演联姻太后不宜私请一州以售己[己]惠摇动众心上遂不许在翰林太后出阁中

金缙修景德寺命为记内侍罗崇勋使人阴谓齐曰趣为记当参知政事矣齐故迟之崇勋怒讒于

太后出知河南府改密州太后谕宰相取所撰记始上之章献太后遗诏以杨太后同议军国事阁

门趣班贺齐为中丞毅然召台吏曰毋追班齐乃白执政曰上奉太后十余年今始亲政岂宜以女

后相继耶事遂止在枢密交趾虐其部人有款宜州自归者千数议者以为叛人不可纳
齐曰彼去
暴而归有德宜纳之虽遣必不复还本部若散山谷当为后患不从后数的年果为乱钱
惟演谄附
丁谓作枢密直学士题名记辄不列寇准于其间而碑刻云逆准不书齐言于上曰寇准
社稷之臣
忠义闻于天下岂可令奸党厚诬上遂令磨去居政府边臣言契丹祭天于幽州以兵屯
境上辅臣
议备边计齐以为契丹必不敢渝约既而边奏果无警（蔡子思不阿附宫闱戚宦以干
进而荐
庞籍等之贤辨寇准之诬得大臣之道矣）
盛度字公量余杭人端拱初登进士第数上疏论边事奉使陕西参质汉唐故地绘为西
域图以献
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寇准罢相度以尝交结周怀政贬和州团练副使天圣初复翰林
学士龙图
阁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景祐二年参知政事四年知枢密院坐令开封府吏冯士元强
取其邻所
赁官舍为知府郑戩所发罢知扬蔡州应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还京数日卒年七十四
赠太子太
保谥文肃子山甫申甫崇甫初度因奏事便殿真宗问其所上西域图内出绘命工别绘
度因言前
已图汉所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五郡比复究寻五郡之东南自秦筑长城西起临
洮东至辽
碣延袤万里有郡有军有守襟带相属烽火相望其形势御备亦至矣唐始置节度使后
又以宰相
兼领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险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御岂不惜哉今复绘其山川
道路区聚
壁垒为河西陇右图愿备圣览上称其博度尝坐开封狱失实谪监洪州税上言请复贤
良方正科
密诏撰策题驰驿以闻又请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经术之士若典刑备举则政教流行请
设博通坟
典达于教化科尧试臣以事不直以言语笔札求人审官期于适用请设才识兼茂明于
体用科今
戒警未除调边劳戍必资良帅以集事功请设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狱市之繁民命所

系若推按

失实则枉情伤生请设谳晓法律能按章覆科后亦取其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与贤良方正能直

言极谏并行明道中诏度与御使中丞王随及三司详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军旧禁解盐地分听

商旅入钱算盐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度好学家居惟图书满前每归未尝释手真宗尝命与

李宗谔杨亿王曾李维舒雅任随石中立同编通典文苑英华又尝预注释御集真宗祀汾阴仁宗

在藩邸以度掌起居笺表及留守章奏封寿春郡王特诏令撰谢恩表所著有愚谷集中书制集银

台集翰林制集极中集天禧三年郊恩赦文许舍人给事中谏议母封郡太君而学士不预度官兵

部郎中因请进封其母上特从其请自是学士官未至谏议者皆得封其母焉度多猜险僚友皆畏

其倾不敢妄语言肌体丰大艰于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兴或至诟骂其偏戾如此

（原本初

下有牵字守下有捉字坐作在）

韩亿字宗魏其先真定人后徙开封之雍丘少力学咸平五年登进士第王旦以女妻之久历外官

以旦在政府避亲及旦薨乃稍进用仁宗即位累擢龙图阁待制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景祐二年

同知枢密院事四年改参知政事因谏官言不当以子婿为群牧判官宝元元年罢知应天府加资

政殿学士徙成德军澶亳州迁尚书右丞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赠太子太保谥忠宪子纲

综绎经纬緼亿性方重有守治家严肃虽燕居未尝见其惰容尝奉奉诏监视向敏中诸子分

财产方丁谓用事阴遣所亲谕亿欲买向氏长安华严川田亿至向第面戒其诸子曰土田衣食之

源不可鬻也遂忤谓意谓出之定州曹玮斥知莱州虑其或拒命乃诏亿驰往代收其兵欲缘以中

亿而玮既奉诏谓亦不能害二司更茶法岁课不登亿承诏劾之由丞相而下当坐失当之罚其不

挠如此益州故事岁首官出米六万石或五六倍之以济贫民亿知州当岁俭乃数倍赈之又疏江流溉民田数千顷至今以为利初通判陈州河决属邑亿集濒河丁夫就伐薪茭亲督筑不赋于民而河患平知洋州有富民李甲丧兄而迫嫁其嫂又诬从子为它姓而并其资产嫂讼之十余岁吏受赂不得直亿按旧牒独未尝证以乳医亿密致乳医以验决众皆诎服在枢府元昊岁遣人至京师出入民间无他禁亿请为除馆舍以优待远人仍官为主其贸易实欲防之也诏从之又言天下承平已久武备不戒请二府各举才任将帅者数人稍试用之喙（口厮）[厮]啰与元昊相攻已而来献捷朝廷议宠厮罗以节制亿曰二虏皆藩臣今不能谕令解仇又因捷而赏之岂绥御四夷之道当如是耶固执不可遂罢又言武臣宜知兵书而法在所禁请纂其要略以颁焉于是上自集神武秘略以赐边臣其书遂遍天下（原本伐讹代茭讹茭出之作忌知收作牧）王巖字总之赵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进士第除婺州观察推官代还真宗见而异之特转著作佐郎先朝幕职官到阙例皆得见故有是命累擢至天章阁待制枢密直学士景祐四年同知枢密院事康定元年罢知河南府卒年六十四上辍朝一日赠户部尚书谥文穆子政路初巖馆于王化基之门枢密副使宋湜见之妻以女宋氏亲族或侮易之化基曰后十年巖当贵矣卒如其言巖为三司盐铁副使时待制马季良建言京师贾人常以贱价售京师茶盐交引请官置务收市季良方挟章献太后姻家有司莫敢忤其意巖独执不可曰与民竞利有伤国体它日仁宗见而谕之曰官市交引赖卿力言罢之甚善后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营协军校为乱者巖潜遣兵环其营下令曰不乱者敛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命军校指乱卒得十余人戮焉及旦郡人不知也为政有大体不事苛察蜀人爱之在枢府属西师不利议籍乡兵久而不能决缘是有江

南之命

（宋绶传 惩奸原作惩建无令原作令无）

宋绶字公垂赵州人幼聪警额有异相其外祖杨徽之器爱之徽之无子尽付以家所藏书以徽之

遗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试中书真宗奇其文特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同校勘天下

图经久之复召试学士院除集贤院校理与父臬同在馆阁每赐书必得二本世以为荣累擢知制

诰仁宗即位擢直学士院天圣三年为翰林学士明年兼侍读改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召还欲

大用为宰相张士逊所抑复翰林学士兼侍读龙图阁学士加端明殿学士端明殿后唐初置学士

冯道赵凤首当其任太平兴国中改为文明殿学士以授李昉未几殿灾重建改曰文德遂不复置

学士至是又置端明殿学士以宠绶绶辞免龙图及士逊罢相明道二年绶遂参知政事景祐四年

罢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留侍经筵明年加大学士知河南府康定元年知枢密院改参知政事

薨于位年五十赠司徒兼侍中谥宣宪子敏求敏修大中祥符初封禅覃庆上先赐绶同进士出身

翌日遂由大理评事迁本寺丞后苑赏花群臣缘赋诗命绶与晏殊同为之序祀汾阴绶与钱易陈

越刘筠所过采集地志风物故实每舍上之以备询览仁宗即位章献太后命绶择前代文字可以

赞孝养补政治者以上遂录唐谢偃惟皇戒德赋孝经论语节要唐太宗所撰帝范二卷开元臣僚

所献圣典三卷君臣正理论三卷上之太后称制既久上未尝独对群臣绶言唐开元中睿宗为太

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及三品以上除授决重刑明皇日听朝除授三品以下决徒刑请

令中书枢密院约先天制度非军国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前殿（疑脱奏字）对

繇是忤太后意而有应天之命太后崩诏绶定章献明肃章懿三太后祔庙礼绶援春秋考仲子之

宫唐仪坤故事请别立章懿太后庙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上从其议绶又言帝王之御臣下在乎总握威柄赏罚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纪以来政自帘簿之间今陛下躬亲万物听断有祖宗英风天下延颈跂踵渴见圣政若非惩奸革弊无以新四方耳目而政刑号令未见胜于垂帘之日岂非三事大臣未能尽辅佐之道耶顷者除授恩泽多所希望而因缘邪幸者邀取升擢议者皆以谓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自亲政以来恩赏虽行议者又云悉出大臣盖大臣公为朋党罔冒天聪朋党相结其害实甚或窥测上旨密令陈奏或附会己意以进退人大臣市恩以招权小人趋利以售进此风浸长有蠹邦政太宗尝云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豫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真宗亦云唐朝朋党尤盛渐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愿陛下思祖宗之训念王业艰难整顿纪纲正在今日上大感悟章惠太后营王中正旧第为道观谏官御史皆言近诏罢修寺观而复有此兴造是诏令数更也上曰此太后自出奩中物耳言者岂非邀名乎绶因曰是岂知太后所为但见忽兴土木违近诏尔疑似之事人犹奏论设少决周防虽台谏官不言四方亦自传布为圣政之累太祖尝谓太宗受人谏疏直抵其非曾不为耻岂若自不为之而使人无言望陛下深监皇祖之言尝防外廷之议已出之诏令且要遵守无令喋喋之人自取名誉也绶又言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顾省人心逸于久安患害生于所忽故立防于无事之际销变于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后应不亦殆欤此固圣心所详究臣犹愿饬励群司交修庶职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纤微不慎则可以保至尊而享洪业矣臣又切惟御下之道有三临事尚乎守当几贵乎断兆谋先乎密守则不可移断则不可惑密则不可干是三者治乱安危之所系愿陛下钦之念之至若朝务清暇深

居闲燕亦愿陛下爱养圣躬节宣所欲夫四时声味所以调适六气乃克和平自然拥百
灵之休享

无疆之福岂不美哉初尚美人出宫上召绶面草诏云当求德阙以称坤仪既而闻左右
以茶商陈

氏女入宫绶因閒见曰陛下乃欲以卑贱者正位中宫不亦与前日诏语戾乎及枢密使
王曾入对

上首询之曾深以为不可上曰宋绶亦如此言时宰相吕夷简屡论列上前卒罢之修郊
祀绶尝摄

太仆卿陪玉珞顾问仪物典故占对辩给因撰鹵簿图以进绶资性孝谨清介寡言经史
百家莫不

通贯朝廷有大议论皆所裁定于前世文章必考其得失而时之作者无所臧否集外祖
杨徽之诗

刻石嘉州明月湖上家藏书万卷皆手自校正杨亿尝称其文淳丽尤善赋咏自以为不
及也绶之

笔札精妙上尝取所书千字文及其家之墨迹藏禁中所著有七集始绶疾不视事母问
之必曰小

疗矣又通宾客候问若且安以舒母忧然后事俱以详处虽家人不知也

李若谷字子渊徐州人少孤游洛下因葬其考妣于缙氏而占籍焉咸平元年登进士第
多右外官

累擢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阁学士宝元元年参知
政事康定

元年以耳疾辞位罢为资政殿学士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以子淑在近侍优
赠太子太

傅天圣初若谷奉使契丹时章献太后同听政奉使者辞于庭下例升殿受旨若谷辞已
即趋出太

后怒遂不遣荆南驻泊都监王蒙正恃太后姻家多不法若谷知府屡绳之监司阿蒙正
奏徙若谷

潭州州有盗阻洞庭之险劫舟杀人投尸湖中前此捕获多减死配隶它郡久复逸归为
患滋甚若

谷至潜使人擒以属吏条前后罪状磔于市湖中之盗遂息知延州夏人遣使来前守多
延之堂上

若谷独庖下饮食之安丰芍陂孙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余陂因旱岁民多侵耕
其间雨集

将盈则盗决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众若谷知寿州陂决独调濒陂之民使之畚筑自

是无盗决

者并州自昔未有学舍若谷知州始建学于文宣王庙州多降湖间常为盗若谷命集累犯者三人

为保有犯则并坐悛者则久而释之在政府尝言近岁风俗浇薄驾朋党之说以污善良君子小人

各有气类今一概以朋党名之忠臣恐惧臣亦无以立朝矣上善其言为下诏傲谕焉又言转运使

提点刑狱失按所部官受赃类降差遣且监司所部甚广巡按不过留三二日盖未能遍察也苟州

郡察发一赃吏先闻朝廷则监司不可胜黜自是诏转运使提点刑狱再不觉察部内官受赃则降

黜之若谷质厚长于治民所至郡邑去多见思一子淑字献臣若谷通判亳州真宗朝谒太清宫淑

年十三献文行在上命赋朝谒太清宫诗称旨赐童子出身授试校书郎天禧三年宰相寇准荐之

除馆阁校勘准注释御集表为检阅官天圣五年召试赐进士及第笺注御制三宝赞章献皇太后

发愿文擢史馆修撰上时政十议曰国体曰灾旱曰言事曰大臣曰择官曰贡举曰科迁曰阅武曰

时令曰入阁其议国体曰今灾沴既频赋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赏或滥吏员滋多甄别殊少近臣暂

出外若欲自留有固辞而罢者进不满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愿陛下号令一出要在必当官

职一授勿复再改至于国用未足滥官未澄冗兵疲马横赏之类愿命近臣知治体者准三朝出入

之数而撙节之议灾旱曰频岁以来亢阳为孽民多艰厄岁不顺成洪范曰僭常赐若谓爵赏僭差

号令迭改今閒遣使传推行救之泽农服田亩无国家赡养之理臣愿陛下修人事以应天变不然

徒匮国力未足以弭民灾也议言事曰先朝有刘骥者轻为奏疏先帝语左右曰此人言多捭阖期

在必行而近伪乱真词旨易辨骥常枉法受赂古人察言观行正为此言也愿陛下于进对之际防

邪僻之人议大臣曰今岁两府迁易颇频其于政体似伤简静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三

相六年始

以赵普代之凡十年始代以薛居正沈伦太宗嗣位惟卢多逊以罪去而复用赵普是后十八年中

虽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吕蒙正张齐贤吕端而已当是时进者尽忠退者修省盖进退者

皆出睿断也真宗景德已前三命相惟张齐贤李沆向敏中吕蒙正毕士安寇准六人其后任王旦

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无疑似之嫌诚信任无閒而不重以权故也盖权

太重则难以久居言易入则得以谮愬真宗尝谓宰臣曰今四方无虞与卿等慎守祖宗经制最为

急务此委相之大体也议择官曰太平兴国初文武朝官班簿才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圣元

年遂逾千人去岁覃恩以臣料之又轶天圣之数矣先朝尝谕审官流内铨主判若灼有能绩为众

所称者密以名闻当特旨升擢愿陛下引对之际一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弱閒以退黜庶有

所惩劝矣议贡举曰皇朝开宝以前岁举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不过五十人自克复伪国吏员益

众始有廷试广收人之制愿陛下约今岁吏部阙官之数为来年入等之准议科迁曰吏部故事选

人格限未至能试判三节谓之拔萃止用疑案古义观其能否词美者优以授职此有司铨品之式

今常调选人判超循资是其比也陛下亲御轩陛审核课试非其称已愿罢此科又礼部茂才异等

求出类之俊颇闻乡荐不获始来应举望更为严制以革幸冒议阅武曰开宝通礼有四时讲武仪

国初疆候未平多亲阅试按炮角射太平兴国间筑台杨村备大阅之礼咸平中辟场东武原发卒

会射其后再幸飞山教场躬亲训练今兵革不试三十年矣士不闻钲鼓之声人不识行伍之列愿

陛下接通礼厉兵讲事而躬阅之议时令曰开元定礼有明堂及太极殿五时读令之仪冠服佩玉

悉从方色月令不顺则五沴应之近岁气序缪戾水旱不节天应以异固当变而修正愿

陛下申命

有司以气至之日集百官读时令于天安殿至尊升座近臣伏听上下交傲以凝庶绩议入阁曰唐

宝历之后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阁之礼后虽五代犹或讲求施及圣朝太祖五行其礼多御崇元

殿备殿中金吾诸仗设待制复转对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后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

达宗三行其礼别定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设黄麾仗真宗亦三行之其礼之废已逾一纪愿因盛时

遵复其制景祐初知制诰自是五除翰林学士两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学士侍读龙图学士

亦皆再兼初知郑州作周陵诗三章刻石国子博士陈求古以旧怨（疑脱淑字）讼讪朝廷乃徙

应天府其后包拯吴奎言其常请侍养父而不养母中丞张昇继论奏之知河中府感风眩而卒年

五十八赠尚书右丞淑聪悟博学详练典故预修国朝会要三朝训鉴图阁门仪制康定行军赏罚

格又献系训二篇所著有书殿集二十卷颖臯集五卷内制集三卷祭范一卷平棘集邯鄲集各十

卷别集并笔语各十五卷子寿明复圭德刍（原本擒下无以字畚作宁察作密退者者字作则应

举举字作书）

晁宗慆字世良其先澶州人父迴太子少傅致仕宗慆以荫补校书郎屡献所为歌颂大中祥符中

召试舍人院赐进士及第又召试除校勘校理累擢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兼龙图阁直学士康定

元年参知政事庆历二年以疾免除给事中资政殿学士卒年五十八赠工部尚书谥文庄子仲蔚

宗慆有词学当制颇惬人望事父母至孝而真笃于故旧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政府朝廷以金饰

胡床及金器赐响厮啰宗慆言昔仲叔于奚辞邑而取繁缨孔子曰不如多与之邑繁缨诸侯之马

饰犹不可轻与况乘舆之器耶（原本真作直）止

隆平集第八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参知政事（原本务入入作人池疑羨扼讹把脱豹字葫芦胡字讹作明招致致字作置不根上

以字疑羨）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复冰之后其先邠州人后徙居苏州祖赞仕钱氏为秘书监仲淹二岁丧父而

母改适长山朱氏故从继父姓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

初以忧去官晏殊知应天府表掌府学士上书执政万余言皆时之先务及终丧殊又荐之除秘阁

校理明道初召为右司谏累擢天章阁待制落职知饶州元昊叛复待制知永兴军夏竦为陕西招

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改知延州降官知耀州职如故徙庆州复旧官为环庆路经略

安抚沿边招讨使时始分陕西为四路也庆历二年除邠州观察使辞不拜迁枢密直学士为陕西

路招讨使三年枢密副使是秋改参知政事四年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五年罢为资政殿学士知

邠州以疾请知邓州加给事中知杭州迁礼部侍郎祀明堂恩进户部徙青州疾甚请颖州未至卒

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子纯佑纯仁纯礼纯粹御篆其神道碑额曰褒贤所著丹阳集二十

卷奏议十七卷仲淹事母至孝以母在时家甚贫及既贵非宾客不食肉妻孥膳服仅足而已姑苏

之范皆疏属而置义庄以赙给之天下想闻其风采贤士大夫以不获登其门为耻下至里巷远及

夷狄皆知其名字众莫知其所以然也初章献太后欲以冬至御会庆殿太常具仪请天子率百官

献寿仲淹在秘阁上疏言王者奉亲于内则有家人礼若称觞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关

系纲常国体之言）抑尊损威不可为后世法不报又请太后复辟遂出通判河中府又章献太后

遗诏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号也未闻因保育而代立者今

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也太妃虽受太后册遂不复同听政郭

皇后废上书谏不报与御史中丞孔道辅合谏官御史伏阙谏遣中贵人谕令诣中书宰相曰汉唐

废后旧矣仲淹曰何为援前世衰政以累圣朝（时相能无惭乎）明日将留百官班揖宰相廷争

至待漏院有诏出知睦州即日就道明道末言事者多摘太后时事以暴于朝仲淹谏曰太后受遗

诏保佑圣躬者十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得体）上感悟始抑言者岁饥出使江淮体量安抚

所至除淫祀赈乏绝民有食乌味草者撷草以进（请）示六宫贵戚戒其侈心因陈八事以谏其

一曰祖宗时江淮馈运至少而养六军取天下今东南岁漕米六百余万石府库财帛又皆出于民

而饥年艰食如此愿下裁造务后苑作文思院粮料院取祖宗岁用之数则奢俭可见矣其二曰国

家太平垂三十年暴敛未除滥赏未革近年赦宥既频赏给复厚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非

社稷之福也（宋时大弊）愿无数赦推赏且祖宗欲复幽蓟故谨内藏庶行师之时不扰于下其

三曰江淮诸路岁已馈粮于租税之外复又入余两浙七十万以诸路计之不下二三百万虽丰年

谷价亦高官以伤财民且乏食今宜销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既损京师用度然后减江淮馈

运以租税上供外可罢高价入余则岁省数百万缗钱或上京师实府库或以给还商旅商人既通

则榷货务入便渐广而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其四曰国家重兵悉在京师仰给度支则所养之兵

不得不精也一卒之费岁不下百千卒万人则百万缗矣至七十岁放停是未停之前大橐国用及

其羸老归复何托咸平中拣乡兵人无归望号怨之声动于四野大中祥符间选退冗兵无归之人

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鉴也请下殿前马军司禁军选不堪披带者别立本乡州军就粮指挥至彼有

田园骨肉者许之归则不至失所矣其五曰缘边市马岁费不貲罢之则绝戎人行之则困中国自古骑兵未必为利开元天宝间牧马数十万匹禄山为乱王师败绩于函谷曾何救焉然西北戎马不可牧既至京师宜多鬻于民间或有边用一呼可集重税以禁江淮小马使不至近里州军则西北之马可行外慰戎心内减刍牧以亿万计其六曰发运司岁漕六百余纲省员殿侍以岁劳改班行若纲运可减则岁改职者止赏以缗钱诸州都知兵马使满岁如实廉干须知州通判同罪保举方与班行武臣荐子弟并令引见试验若无所取及年幼者止与奉职至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请罢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旧二百人者以百人为额余并移补诸司其八曰真州建长芦寺役兵粮已四万斛栋宇塑像金碧之资又三十万缗施之于民则可以宽重敛（切中古今通病）施之于士可以增厚禄施之于兵可以拓旧疆矣上嘉纳之及在从班言事益无避因言古之治乱繇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职也献百官图指其迁转次序迟速曰如此可以为法陛下不可不察也又献四论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变其大旨言治乱系所任区别而进退左右人主之权也不可以委臣下上因面质于宰相吕夷简夷简以为仲淹离间君臣至交论上前出知饶州殿中侍御史韩续希旨请榜仲淹朋党于朝秘书丞余靖上疏言仲淹尝言陛下母子夫妇之间（所谓言人主易言大臣难也）尚加优容今以一言触大臣遽至黜逐非朝廷福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自幼与仲淹善兼师友且尝被论荐请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移书左司谏高若讷责其依违若讷缴奏之靖等悉贬其后延州诸寨失守东西四百里无藩篱人心危恐知州张友辞不知兵且老乃以仲淹代之析州兵马为六将将三千人随部分教之使更御贼朝廷推

其法诸路又筑青涧城以扼寇冲复属羌数千落垦田二千顷许互市通有无又建康定军积蒲充

民租春则徙兵就粮减馈运之费三之一时议诸路讨贼独仲淹固守鄜延不从及元昊伪请仲淹

答书令去僭号元昊复有书不逊仲淹焚其书不以闻执政以为不当辄通书而又擅焚之参知政

事宋庠请论以军法上不从降员外郎知耀州职如故未逾月徙庆州而复其官州之西北有寨据

复桥川南通凤州华州池北扼白豹金汤种落强悍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拥兵城之贼骑三

万薄关城下佯北仲淹戒诸将持重勿过河（知兵）既而果设伏河外城成诏赐名曰大顺城环

州属羌明珠灭臧二族各万余人皆附仲淹又请复细腰城葫芦泉诸寨招致二族以扼贼又复近

羌千三百余帐葛怀敏之败关中民皆窜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关下人心始安仁宗初

按图（仁宗之明）示左右曰若得仲淹出援泾原可无忧矣或以为恐道远不能至后数日上出

其章谓宰相曰仲淹果出援如所料在政府欲仿周官以六卿事分委辅臣而自领兵刑之任上方

锐意政事数于天章阁询执政世务仲淹言天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得人先择转运按察使又

云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实而先词华圭田不均则不足以养廉吏农桑不课则民失业诏令屡更则

下不信又请复府兵以宿卫京师并县邑以宽徭役又欲减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与韩琦列上御

边四策既欲改制故忌之者众而侥幸者不便因出宣抚遂罢政事焉王伦之叛州县官吏有不能

守者朝廷议欲尽诛之仲淹曰平时讳言武备盗贼之至责守臣死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诛仲淹所

至恩威并行邓庆之民并西陲属羌皆绘像生祠之其卒也上尤嗟惜焉

丁度字公雅开封人力学有守大中祥符四年登服勤词学科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加承

旨在翰林凡七年仁宗问用人以才与资孰先对曰承平量宜用才（刘云承平时宜用

资抢攘时

宜用才丁公雅之言非是宜来孙之翰之劾也）谏官孙甫乃言度请闲自求柄用上谕辅臣曰度

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未学及其私甫何从得此遂除工部侍郎枢密副使时度历五年明年改

参知政事八年罢为紫宸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进观文殿学士积官至尚书右丞卒年六十四赠

吏部尚书谥文简子讽谏旧制监司及藩镇辞见皆赐对仁宗初即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

防雍蔽也又作王凤论讽章献太后以检外戚天圣间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气当徙陵以厌之度

奏神道贵静陵寝大事不可用术者言轻易改易（必中肯）事乃止康定初刘平石元孙战陷上

问御边计度奏中国宜以智胜难以力克今莫若谨亭障远斥堠控扼要害条上十策名曰备边要

览方西事未宁知枢密院宋绶私忌不给假度请无以边事责成大臣给休假如故无使外夷窥朝

廷深浅上从之度为群牧使上言天圣中牧马至十余万其后言者以天下无事遂废八监陕西河

东岁市二万二百才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作兵数年所市马比常岁特三之一请下令河东京东

京西淮南籍丁壮为兵处有能畜一战马者与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备缓急如此则国马蕃矣度

在经筵上每呼学士而不名尝问蓍龟占应事对曰不若以古之治乱为蓍龟也上出欹器以示之

曰朕欲临天下以中正对曰臣等亦愿以中正事陛下顺奏太宗时尝作此器真宗为之赞上遂制

欹器论赐之度性纯淡不事威议左右无姬侍喜论时事在政府召诸子谓曰王旦为宰相十二年

卒之日其子犹有为布衣者自今吾不复有请矣尔曹宜自勉尝作慎言赋书绅铭以戒诸子又著

迹英圣览十卷龟鉴精义十二卷庆历兵录五卷瞻边录一卷编年总录八卷管子略要五篇

吴育字春卿建州人天圣五年登进士甲科又举贤良方正入等屡历外官始擢知制诰

翰林学士

庆历五年除枢密副使是年参知政事六年复枢密副使七年罢知许州徙蔡州加资政殿学士知

河南府徙陕州永兴军丁父忧服除召兼翰林侍读学士以疾辞改知汝州又辞以集贤院学士判

西京留司御史台皇祐五年加资政殿大学士判西京提举醴泉观判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疾复作请便郡知河中府徙河南府卒于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年五十五赠吏部尚书谥正肃

子安度安矩安素安正安本安序安厚安先安节有文集五十卷育常知汝州襄城县宗室多葬襄

城以中贵人典护民患其扰育请所须当从官给非特省费民甚便之知太常礼院言礼文残缺愿

诏诸儒裁定乃诏修礼书故事尚书省集议在朝则先职入省则先官官卑而职高者尝托事不至

景祐中遂罢两制清望有议而不集非所以慎重求至当之意乃请使异席不相压则适中矣众议

是之元昊僭称帝还所授旌节议者皆谓发兵坑小丑耳育独曰元昊名为臣其寸土尺赋不入县

官穷漠之外阴僭輿服久矣傥稍易其名犹足顺抚而收之奏不报而后卒用其议章懿太后升祔

真宗庙言者请覃恩给赏育力谏止既而上语辅臣曰外甚怒执政宜慎之育对曰臣既已以身许

国何避耶山东盗起上遣中使察视还言盗不足虑也兖州杜衍郓州富弼山东人甚尊爱之臣以

为忧（中人阴诈可畏如此）上欲徙二人育在政府曰盗诚无足虑者小人乘间以倾大臣非国

家之福议遂寝育知蔡州以伍保法检制盗贼京师喧传妖人数十在蔡州诏遣中使以名捕者十

人使至请以巡检兵趣搜山索之育曰必欲得妖人还报耶请留此勿往使者以为然顷之召十人

者皆至械送阙下皆以无罪释告者遂抵法留司御史台旧不领民事育在西京河阳人民以张尧

佐裁决稽积多诣育育判于纸尾尧佐畏恐即奉行焉夏人既纳款而并边种落数侵为

患庞籍守

并州欲筑堡备之育判延安因谓要契未明亟城则争而受患者麟府也乃移文河东又与籍书及

疏于朝不报未几河外杀骁将郭恩而太原将佐皆以罪去育立朝敢言始自枢密副使改参知政

事数与宰相贾昌朝议事上前争辨不已遂复还枢府明年大旱御史中丞高若讷以大

臣廷争为不肃故雨不时若因而罢之育初加大资政召还上数欲复大用而谏官刘元瑜譖之故有延安之

命晚年喜作诗在西台与旧相宋庠追裴白故事酬唱至数百篇育性识明达所至条教简而易行

辩论古今明白利害使听之者晓然不疑

程琳字天球永宁军人也大中祥符四年举服勤词学科中选授泰宁军节度推官天禧中召试除

直集贤院累擢知制诰权御史中丞枢密直学士龙图阁学士正除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读学

士知开封府改三司使景祐四年参知政事宝元二年郑戩知开封府发琳使府吏冯士元抑嫖妇

市第及买女口责光禄卿知颍州久之复户部侍郎知青州又复吏部知天雄军又复尚书左丞为

资政殿学士及建天雄军为北京内侍皇甫继明典营造宫室欲侈大而琳以为方事备边又困民

以土木不可数有论奏上遣御史鱼周询按视遂罢继明独命琳迁工部尚书加大学士河北路安

抚使皇祐元年拜使相判大名府以武昌节制换武胜又换镇安之本镇卒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谥

文简子嗣隆嗣弼嗣先天圣五年琳馆伴契丹使萧蕴杜防蕴出坐图谓琳曰中国使至契丹坐位

高契丹使至中国坐位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词严义正）防又曰大国之

卿可乎琳曰南北两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对上令与宰相议或曰此特细事尔将许之琳曰更欲大

者奈何遂止琳知益州上元张灯先戒火备曰有火即救勿以白果有火终燕人无知者有告振武

军变者监军以白琳曰军中动息我自知之苟有谋不待告者来卒不至蜀人岁为社会以祀灌口

琳曰往时不诛李顺故大乱乃捕为首者戮之余百数配内地或以冤闻上遣使视蜀无事得解在

三司或募商人输粟京师罢江淮漕运琳曰滑商要价而粟不至奈何又有请并税名目琳曰使牛

皮食盐之类合为一谷粟黍豆合为一易于勾校也（深思远虑之言庸人不知每贻后患）后世

有兴利之臣复以旧名增之是重困民无已时也在政府有议重贿隳厮啰使讨贼因以其地与之

琳曰使隳氏得地是又一元昊也不若用间使二羌势离则中国之利矣（军国老谋）知永兴元

昊死谅祚立尚幼以三大将分治其国或谓因各授三将节度使以分弱其势琳曰幸人之丧非所

以示夷狄不如因而抚之议者以为失机会初元昊虽叛犹遣使入朝朝议欲诛其使琳曰古者兵

交使在其间宜善遣之以示大体其后使者益骄大臣皆咎琳曰始不诛以罪有在也今既骄暴其

罪诛之以明国法又何患耶琳持重不挠守魏凡十年魏人爱之为立生祠章献太后时常上武后

临朝图其为人严深长于政事平时议论不少下人至朋僚故旧饮酒笑歌不复有势位之间世或

以嗇于财而厚自奉为诮

明镐字化基密州人大中祥符五年登进士第屡从薛奎辟奎大用盛称镐有廊库庙才累擢至天

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自成德军入知开封府会盗聚甘陵为体量安抚使及文彦

博宣抚河北以镐副之贼平进端明殿学士给事中彦博数推功于镐擢三司使庆历八年参知政

事未几发疽薨于位年六十赠礼部尚书谥文烈仁宗初闻其疾亟谓辅臣曰镐忠亮有劳欲及其

未乱一召见之既至惻然谓曰方赖卿谋国事遽有此疾镐已气索犹能顿首称谢翌日遂逝镐端

重寡言所至安静有体临事不苟为陕西转运使阅同州厢军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强

弩奏为清

边军最骁悍其后陕西河东悉置此军

王尧臣字伯庸应天府人天圣五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兼端明殿大学士

加承旨群牧使皇祐三年枢密副使嘉祐元年参知政事上欲除枢密使不掌制学士胡宿所抑止

进吏部侍郎薨于位年五十六赠左仆射谥文安子同老明老尧臣为右司谏郭皇后废且死中外

以为宦官阎文应进毒尧臣请先治其左右侍医者不报后在殡上元节有司俟乘舆观烧灯尧臣

言后已复位号则不当游幸上为辍张灯一夕在三司时入内都知张永主建议欲收民钱十三万

以助军费尧臣言于上曰此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乱也（切直）夔州路转运使请增井（盐）

税课十余万缗事下三司尧臣以为上恩未尝及远人而反浚取厚利适以敛怨[怒？]也皆罢之

康定初为陕西体量安抚使上言故事使者所至辄称诏存问官吏将校而不及民自元昊反三年

于今关中之民不胜凋弊宜有以劳徕之上从其请降敕俟贼平蠲其租赋二年又言陕西二十万

兵分屯四路不足以自守泾原最为要害处请万人以屯渭州以制山外如此贼不敢轻出犯塞也

好水川失利韩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以擅答元昊书降知耀州尧臣言二人皆忠义可任不当置之

散地又荐种世衡狄青有将帅才明年葛怀敏败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仲淹自将庆州兵捍贼始

引去上思其言乃复命安抚陕西而以琦仲淹为招讨置府泾州益屯兵三万人尧臣行边至得胜

寨适弓箭手闭城乱尧臣作书谕以祸福射入城中悉出降又请罢泾原五州营田益募弓箭手于

德顺军又请废潼关在枢府二年务裁抑侥幸至有镂匿名书传之京城者上信之益不疑（知人

）乃擢参知政事尧臣典内外制十余年文词温润得王言体有文集五十卷垂绝遗奏劝上早择

宗室之贤者为皇嗣云（原本掌讹常请下无增字）

程戡字胜之许州人天禧三年登进士甲科累擢天章阁待制枢密直学士进端明殿学士知成都

府召见许以还为执政明年遂召为参知政事时至元和年也嘉祐元年以文彦博亲嫌改枢密副

使五年罢为宣徽北院使判延州英宗继位加节度使再任以年过七十告老十数奏不许复以疾

告许还至同州卒年七十七谥康穆戡尝知瀛州契丹使过称疾求小帙相见戡曰疾可无相见相

见则宜如礼在延州横山酋豪请以兵乘塞而自以其属取灵夏归中国戡奏言谅祚数悖慢而多

杀戮人人离心今其酋豪如此可许之时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从戡久分帅阃号习边事世多

消其折节交宦者（疾告原作疾病）

孙抃字梦得眉州人六世祖长孺喜藏书为楼而置其上蜀人号为书楼孙家天圣六年登进士甲

科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皇祐中权御史中丞制下谏官奏抃非纠绳才抃手疏言方今士人趋进

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捷给若嗇夫谓之有议论刻深若酷吏谓之有

政事谏官所谓才者无乃在是乎若然臣诚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事视其后仁宗欲用耆旧故擢

抃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抃年虽未高而浸益昏忘语言举止人以为笑御史韩缜弹奏遂罢政事以

太子少傅致仕年六十九谥文懿抃为中执法数言事内臣王守忠特恩遥领节度抃奏罢之张贵

妃薨追册为后且有建陵立庙之议抃固争不从因伏不起上改容遣之陈执中捶婢出外舍死或

曰嬖张杀之事闻命近侍制狱取证左执中弗遣有诏勿推抃奏疏十上竟缘是罢相抃前后多称

荐士大夫居侍从虽久而恬于进取人以为长者（原本趣作趋遂上有而字张贵妃张字作杨）

隆平集第九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枢密

吴廷祚字庆之太原人在周为枢密使宋兴加中书门下三品以父名璋故也建隆初为建雄军节

度使改京兆尹卒赠侍中子元辅元载元宸太祖征李筠尝询廷祚以为筠无谋恃勇离巢穴出战

则擒之必矣卒如所料元宸字君华尚太宗蔡国公主累擢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两知河南尝值河

溢城将坏躬涉泥泞督工雍塞民有避水于林杪者既济以舟楫又以家财赈之时数郡被水患独

元宸所部民无垫溺知定州适契丹入寇王超王继忠领兵逾唐河战元宸度其必败潜发兵护河

桥超等果失利虏众至桥见阵整而遁徙知徐州以疾卒年五十赠中书今廷祚厚重寡言治家有

法好儒学聚书数千卷至元宸聚书乃至数万卷喜读左氏春秋尤通内典精笔札临事慎重御下

有术在藩镇能爱民待宾佐必尽其礼奉身简素所得禄赐均及亲族国朝以来尚主者独称其贤

子守礼守严守良守让

王仁贍字子丰唐州人显德中隶太祖帐下即位累加进擢乾德二年枢密副使是年命与王全斌

崔彦进伐蜀蜀平有讼同诸将取民间子女玉帛责右卫大将军开宝末领三司近十年颇纵吏为

奸时副使陈恕率任苛察与卜遇互持本司短长仁贍不能胜责唐州防御使卒

李处耘字正元上党人在周以右职隶太祖帐下建隆元年擢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枢密副

使乾德初周保权乞师讨张文表命处耘与慕容延钊赴之太祖面授处耘方略俾图荆南处耘次

江陵百余里外潜遣数千骑入据其城高继冲请举族归朝荆湖平坐与延钊不协责淄州刺史卒

年四十七处耘多机谋尝权知扬州有善政识度详敏论事造理颇以功名自任惟受遇思报勇于

敢为朝廷以延钊宿将乃独罪处耘处耘亦不自辨子继隆继和继明继靖太宗明德皇后即其女

也

李继隆字图霸以父任为供奉官尝从官还自蜀与马坠栈道绝涧十余丈不伤又更戍邵州至长沙遇蛮寇手足中药箭得良药无恙从曹彬平江南太祖谓曰升州平可持捷书来时内侍十余皆伺献捷有机事悉不愿行继隆独赴阙太祖以城未下颇怒其来继隆奏曰途遇大风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书至上语之曰如汝所料矣江南伪将卢绛拥兵数万继隆独谕以威信而降征太原讨幽州围范阳继隆皆与焉又从崔翰战徐河从潘美出代北皆有功雍熙初屡破继迁之众曹彬北伐继隆获虏伪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继隆力止之师还诸将兵败独继隆振旅成列虏不敢犯即以继迁知定州有败军数万集城下继隆给券俾各持诣所隶太宗嘉其有谋端拱初为镇州都帅以万人败虏八万逐北数十里初诏止令坚壁清野继隆曰阃外之事将帅得裁也中黄门杜延寿止之不能故成功太宗召还面加奖激常受诏由旱海护灵州军粮继隆固执由古原州蔚河路为便太宗从之乃帅师以进壁古原州是为镇戎军累擢至节度使真宗即位加同平章事景德初北虏入寇上亲出征命继隆为驾前东西排阵使先至澶州十一月二十四日虏数万副州北城继隆与石保吉大破之强弩毙虏将顺国王挾览追奔数十里二十六日驾至澶州幸北门观兵召见问劳久之其部伍严整二年春加赏进其阶邑命下而卒年五十六赠中书令继隆虽贵胄而能以智谋自将好学喜接儒士子昭庆避章献太后祖讳故改名（昭亮）四岁补供奉官父继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诏军中问方略及营阵众寡之势还奏称旨累擢至西上阁门使仁宗即位迁东上自是屡领边任管军庆历八年除宣徽北院使加南院知定州以疾愿还为景陵宫使改昭德军节度使卒年七十一赠中书令谥良僖昭亮为人和易喜交权要而军政颇严为殿帅有卒博于都

市而撤屋椽相击者捕斩之其军校连州刺史宋绪廷谢亦杖之庭下上祀南郊而骑卒失所挟弓

明日当加恩泽昭亮谓宿卫不谨不可赦原卒配隶下军子惟贤惟宝惟实惟贲惟赓惟贺惟

贯惟赏（原本谕以以字作之）

石熙载字凝绩洛阳人周显德中登进士第太宗初领泰宁军节度使辟掌书记尹开封辟推官即

位累加进擢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签书枢密院事三月改副使六月枢密使八年以疾求解机务除

左仆射卒年五十五赠侍中载熙有文行立朝无顾避喜称荐善人有长者之誉子中立字表臣年

三岁丧父朝廷录遗以为供奉官十八献文改光禄寺丞赐五品服家富于财悉推与诸父久之除

直集贤院与杨亿刘筠陈越李宗谔相厚善凡校秘书更中立手者皆为善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

士加承旨兼龙图阁学士景祐四年参知政事明年罢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庆历四年自吏部

侍郎除太子少傅致仕迁少师卒年七十八赠太子太傅谥文定子居简从简初中立家产岁八百

万死之日不能给丧具天子闻而哀之赠白金三百两中立疏旷少威仪善谐谑颇谄台阁故事不

汲汲近名请老于家客至门者必延饮非醉不得去

楚昭辅字拱辰睢阳人初太祖建节尝召左右建隆初擢军器库使开宝六年枢密副使九年枢密

使太平兴国六年以疾罢为右卫上将军卒年六十九

李崇矩字守则上党人在周为作坊使太祖掌禁旅数相过从建隆初累加奖擢以泽潞功授大将

军三年除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枢密使赵普作相与崇矩分秉国政以女妻普之子厚相

交结太祖不悦因门下客以阴事告开宝五年罢除节度使改大将军太宗即位授岭南都巡检就

改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代还除千牛卫上将军卒赠太尉谥元靖崇矩寡言尚信义尝为晋史洪

肇亲吏洪肇被祸崇矩方事世宗既贵遇洪肇之孙必优而加礼之子继昌仕至连州刺

史国史有

传继昌之子曰勗尚太宗第八女万寿公主旧制尚主者升居诸父之列真宗特于其名上益以遵

字升为崇矩之子焉遵勗字公武初授左龙武军将军驸马都尉赐第永宁里所居堂砖花有翔凤

命工琢去主服有虬龙文屏藏之真宗喜顾待加异尝称其好学累官至镇国军节度使知许州卒

年五十一赠中书令谥文和遵勗喜读书兼达释氏性理之说居第园池聚奇花果美石多致自其

数千里者其费不费有会贤闲燕二堂东北隅有庄曰静渊引流水周舍下尝师事杨亿亿卒制服

为营其家事在许州奏乞至具茨山奠亿之墓著闲燕集二十卷外馆芸题七卷子端懿端愿端宪

端恣

李端懿字元伯万寿公主子也七岁授如京使积官至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十年不迁仁宗特授

以节制御史中丞韩絳以谓非功不当除端懿亦辞不拜知澶州卒年四十八赠节度使其弟援例

册赠侍中端懿和厚多读书喜宾客所与游从皆时之贤士大夫子询謹訢

弭德超尝给事晋邸太平兴国中累擢至酒坊使尝诬曹彬彬不辨八年擢宣徽北使兼枢密副使

怒王显等居其上诟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等何人反在我上上无执守为汝辈眩惑显等以闻

命鞠得实削夺官爵同家属配隶琼州

杨守一字象先其先洛阳人唐末徙家宋郑间初为晋邸涓人即位累擢至翰林副使初名守素上

为更其名与赵鎔柴禹锡相里勋同告秦王廷美阴谋端拱元年除宣徽北院（使）签书枢密院

事卒年六十四赠太尉

张逊辽城人驸马都尉魏咸信同母兄也事晋邸即位补殿直屡加进擢端拱二年除宣徽北院使

签书枢密院事淳化二年改副使又加知院事四年坐与寇准不协罢诸卫将军卒年五十六赠桂

州观察使

曹彬字国华真定人父芸为成德军兵马使周祖贵妃张氏彬之从母也仕周至引进使建隆初迁

客省使乾德二年伐蜀以内客省使监归州路行营刘光又军两川平除节度使开宝元年为宣徽

南院使八年平江南九年枢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兴国八年为弭德超所诬罢为天平

军节度使雍熙三年诏彬与崔彦进傅潜潘美等北伐虽克新城破涿州而继有歧沟之败降右骁

卫上将军真宗即位复枢密使加检校太师平章事咸平二年薨于位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

阳郡王彬敬慎和厚在朝廷未尝忤旨亦未尝言人过失平蜀还太祖询官吏善否对曰军政之外

非臣所闻时诸将皆欲屠城杀降彬独任恕而戢下所至悦服太祖降玺书褒之时诸将多有子女

玉帛彬橐中惟图书衣衾而已（古今名将所不及）故主帅俱贬而彬独进擢及征江南亦缓攻

取数遣开谕亦冀其降虽已城陷犹纳归款伪朝君臣赖以获免（所全活多矣）自出师至凯旋

士众畏服无轻肆者其军政如此虽弭德超之潜解机务而太宗察其忠谨待遇弥厚北征诸将

以潘美独拔三州遂违节制而失利于歧沟此爱克厥威之过也时赵昌言在魏奏乞诛彬及昌言

自延安还被劾不得入见彬居枢府为请于上（大是难事）彬之仁厚皆此类也周朝尝使吴越

讫事即行不受私覲吴越屡追遗之彬曰吾终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归尽输内帑世宗强还之欲

辞不获命悉以分亲旧而一介不取居官俸入给宗族无余积遇人虽甚微贱莫不以礼待遇朝士

大夫必引车避之真宗闻其疾亲视临问手为和药及以讷闻惻然震悼对辅臣语及彬必流涕以

遗恩官其亲族门下吏十余人子璨玮孙仪

曹璨字韬光彬之长子以荫补供奉官累擢至忠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在禁卫十余年以疾

除河阳节度使加平章事制入而卒年七十赠中书令璨质厚寡言父为上将璨常从行

彬以为类

己特钟爱之征讨得与计议太祖知之特授宫苑副使太宗朝为镇定钤辖屡战有功诸将多欲追

奔璨曰戎人多变力止之璨习韬略好读左氏春秋善抚士卒兼著威爱居家以孝谨称虽轻财不

逮其父而和厚亦有父风

曹玮字宝臣少为父彬衙内都虞候授供奉官閤门祇候李继迁扰边诸将数出皆无功太宗问大

臣谁可任者彬在枢密言玮可使召见欲除诸司使知渭州彬固辞之以本官同知渭州时方十九

岁咸平二年彬薨请服丧不许天禧四年除宣徽北院使镇国军节度留后签书枢密院事丁谓恶

性循环其不附己指为寇准党出之改南院使环庆路都总管兼安抚使乾兴元年降左卫大将军

观察使久之复旧官天圣七年除彰武军节度使真定府路总管卒年五十八赠侍中谥武穆玮好

读书通春秋尤善左氏传为将四十年战未尝败衄威震西鄙初自渭州移镇压戎军言镇戎地平

便于骑战非中国之利请自陇山而东循古长城凿堑以为限又请以兵械及闲田蠲租以给弓箭

手再知渭州破章埋族于武延族于武延鹹泊川灭拔臧于平凉陇山诸族皆献地玮为筑堡山外

号笼竿城募弓箭手守之知秦州兼泾原仪卫镇戎安抚使宗哥立遵与唃廝囉谋内寇乃上书求

号赞普玮言不可听若复有求益难制也朝廷犹授立遵节度使既而立遵令其舅赏样丹说蕃部

郭厮敦为向导玮遂以计使厮敦图样丹后旬日果携其首至玮表厮敦为顺州刺史先是张佐知

泰州蕃部惊扰至是凡前拒王师者皆伏匿玮令纳马赎罪而还故地至者数千人厮敦因献南市

即秦渭之咽喉也自百关至威远共置寨十数亭障桥梁相望浚濠堑四百（守御方略确有成算

）既而唃廝囉以众十万入寇玮逆于三都谷击败之斩获万级逾年又破宗哥将马波叱吒于野

吴谷诛叛者鬼留族夷之于是河洮兰三州安江妙敦邈川党通等羌皆破散宗哥所立文法纳质

内属唃廝囉逃入磧中塞垣遂安凡羌酋欲有所为必先令其丁谓之立文法焉秦人请立碑纪玮

功有诏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庆州柔远寨都巡检杨承吉战不利复命玮为安抚使委乞骨咩大

门等族闻其至归附者千余落初继迁死玮言继迁擅中国要害地终身抗拒今国危子弱不即捕

灭后强盛恐难复制朝廷欲以恩致德明书寝不报自三都谷捷唃廝囉闻玮名即以手加额而东

向之镇天雄契丹使过必戒其下无敢疾趋者在渭州或戍卒叛入夏州有告者玮必曰吾使之去

勿问也继迁闻即斩首投境上环庆边人多市属羌之田致单弱不自给即没虏中玮令尽还之有

犯即徙其家于内地旧羌杀边民以羊赎其死玮下令曰羌自相犯从其俗即犯边民论如律（措

置自是不同）遂无犯者始置弓箭手斥塞上弃地使相角力胜者给田二顷再经秋成课市一马

马必胜甲然后官为印之益赋田五十亩至三百家以上团为一指挥筑堡于要害处使环之以堑

又立马社一马毙众为市马塞下诸堑皆以一丈五尺为深广之阻山险不可浚者止治使峭绝而

已其制属羌百帐以上置军主指挥使不及百帐止置指挥使其蕃落将校止于本军序进之不从

他军以其熟虏情知出入四季故也玮所措置至今不能改子僖倚仅倩慈圣光宪皇后璨之女也

璨之子曰仪（汤云据新编与言行录曹太后彬少子玘女也非璨女彬七子长官至昭宣使琮

字实章然则陶弼诗云蒐兵四解降王缚教子三登上将坛亦第举玮琮璨言之耳）

曹仪字搢臣以祖荫补右班殿直累擢至耀州观察使卒年五十五赠节度使子詒谒谈初仪知邠

州有告弓箭手都校李文宸将叛者朝廷命仪察之文宸习知蕃汉事边人多畏服其后帅府以为

腹心季父玮在邠亦所委用仪明其不反益信任之边人莫不感悦仪尝以上军都虞候

为泾原副

总管景祐元年皇后受册乃请解军职而易廉车之任

杨砺京兆人曾祖守为唐使相乃宦者复恭之养子砺建隆间登进士第真宗在藩邸尝为记室即

位擢给事中翰林学士咸平元年枢密副使二年薨于位年六十九赠兵部尚书砺周显德中初应

举尝夜梦见一人衣冠甚古自称征君谓砺曰汝能从吾游乎砺随往顷之睹宫卫严邃俄升大殿

见一南面而坐者征君指之曰此来和天尊汝异日事之砺再拜而退及为记室谒襄邸还谓其子

曰今日见襄王正昔所见来和天尊也砺为文无师法诏诰迂怪见者诃之

宋湜字持正京兆人父温故终于补阙季父温舒终于起居郎皆有时名湜少孤以孝闻太平兴国

二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咸平元年枢密副使从幸澶渊以疾薨于道年五十一赠吏

部侍郎湜秀颖有器识好学善谈论尤工笔札得者珍藏之善引重后进有文集二十卷钱若水字淡成又字长卿河南人十岁能属文华山陈抟一见以为有仙风道骨雍熙中登进士第

至道初同知枢密院真宗即位屡求解机务不允以亲年高为请益坚乃罢为集贤院学士改邓州

观察使判并州以疾召还卒年四十四赠户部尚书若水风流儒雅有文学善议论事母以孝闻所

至有誉望接物必以诚评人贵贱寿夭多验自知不寿故恳辞势位贤士大夫皆宗慕之有文集二

十卷自翰林草诏赐赵保忠云不斩继迁开狡兔之三穴潜归光嗣持首鼠之两端太宗深嘉之知

天雄军诏遣决议城绥州率众过河分布队伍动有师律宿将见者莫不叹服还言城之无益诏已

之修太宗实录初至道三年春太宗晏驾有驯犬号呼不食诏遣送陵寝参知政事李至欲若水书

其事遗之诗曰白麟朱雁且勿书劝君书此惩浮俗若水不从至因若水奏成书不列监修官吕端

名以为若水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实录不书监修官名者众不能折尝从幸大名诏御史中丞令

访近臣边事若水言臣闻用兵以伐谋为上御将以用法为先比者傅潜为帅拥众十万
闭关纵寇
坐看丑虏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惩其后杨延郎杨嗣勇于赴敌奋不顾身授任尚轻见功
未赏臣愿
陛下诛傅潜以徇众擢郎嗣以劝能使诸将承风各思用命声驰塞外威慑群胡昔伪晋
刘崇结契
丹入寇懦将樊爱能何徽临敌不战周世宗陈晏而戮之因使偏将十数分击太原崇不
敢支戎亦
遁去其后收淮甸下秦凤平关南如席卷之易此用兵伐谋取之效也欲消外侮必本安
边用得其
人莫如太祖畀董遵诲以通远军郭进之在关南何继筠之处镇定隰州则要谦浦易州
则贺惟忠
王彦升之治原姚内斌之守庆名不过沿边巡检责其效皆十余年阔略其细故则无畏
避之心就
录其功赏则绝幸迁之意官卑故易以使久任故知虏情闲授睿谋戒其生事是以西寇
北虏十七
年间遣使称藩不为外患已试之效今皆可行久之北虏未宾复内出手诏询若水备御
翦灭之术
若水言臣读前史底论匈奴者多矣汉娄敬樊哙季布贾谊晁错主父偃徐乐王恢韩安
国朱买臣
董仲舒之所陈特和亲征伐之二议唐李靖魏征温彦博郭正一狄仁杰之所及亦不过
战守之两
端晋桑维翰不背约之言出于微弱故相赵普请回军之奏姑冀息民悉非远谋臣所不
取严尤谓
自古御戎无上策臣窃笑之守在四夷制胜以静非上策而何臣闻唐魏博一镇尔戎兵
固不众于
今日而虏骑未尝南牧者以幽蓟为北门扼其险阻故也石晋割地之后由定武达沧海
千里受敌
虽设二关镇之以重兵莫可以御故晋未渡长河汉初复扰边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
能绝其寇
中山窥上党今御札询备御翦伐之术臣以为未得幽州未可翦伐也后唐庄宗在河北
命周德威
取幽州然后南向而争天下盖先为万全之计使不能胜此善用兵者也夫战守不同心
将不能料

敌重兵在外轻兵在内则今之所患也臣愿陛下选智谋可以任边郡者听召壮士以为部曲而官

为廩给之又募民为招收军厚其粮赐蠲其租税彼供输两地各有亲属则敌之动息得以知之如

是同心将能料敌而在外者皆轻兵矣然无以统众则不能用众无以制胜则不能胜敌故必择大

臣领近镇提重兵以专阃外之事有警则督战已事则班师既无举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军同

力上下一心备御之方举积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则广边地之营田防戍卒之骄则严将帅之法

令古语有之曰法不可疑令不可违又曰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昔太祖用郭进守西

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进所至兵未尝小衄臣愿

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郭进之心而待诸将则法令不患难与共不严劝惩不患不至上善其议（按

若水所言切中当年情事议论极爽剖分明令人读之心目豁然矣 原本为先为字作当未赏赏

字作大倖作幸）

张宏字巨卿金州人太平兴国二年登进士第历官以勤于闻雍熙三年除枢密副使四年与御史

中丞赵昌言对易其任端拱初复枢密副使久之罢真宗即位授工部尚书卒赠右仆射子可久可

道可度宏淳谨少廉誉

夏侯峤字峻极济州人太平兴国初登进士第真宗在藩邸为翊善尹开封为推官东宫建为太子

中舍即位除给事中居数月擢枢密副使咸平元年罢为户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兼秘书监卒年

七十四赠兵部尚书峤慕道貌岸然以养生为务喜诵庄老书淳谨无过有文集十五卷柴禹锡字玄圭大名人少有相者谓曰子甚贵若辅以经术必至将相由是颇读书传太宗尹京因

委质焉即位累擢如京使掌翰林同告秦王廷美阴谋擢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雍熙初罢淳化

四年复旧任兼知枢密院事除节度使卒年六十二赠太子太傅

隆平集第十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枢密

王继英开封人少为笔吏赵普罢相常从者去继英奉事愈谨普复相以补中书省官真宗在襄邸

为前导即位擢引进使未几除宣徽南院使景德二年枢密使三年薨年六十一赠侍中谥恭懿

王显开封府人少给事晋邸即位补右班殿直未几数加进擢太平兴国八年除宣徽南院使兼枢

密副使淳化二年罢为节度使咸平二年枢密使三年罢复建节卒年七十六赠中书令子希逸太

常博士直史馆希范并迁官

韩崇训字知礼节度使重贇之子以父任为供奉官累擢四方馆使枢密都承旨景德三年签书枢

密院事求罢除防御使求致仕以本官分司卒崇训长厚谦畏未尝忤物

周莹左领军卫上将军景之子少给事晋邸即位补殿直累擢客省使签书提点宣徽枢密院诸房

公事与内臣刘承珪对领其任非旧制也机要事并令关决枢臣皆不敢专之咸平初擢莹宣徽使

三年兼知枢密院事承珪同罢提点诸房是后不复置莹五年罢除节度使高阳关都帅屡历藩镇

以畏懦闻卒年六十六赠侍中谥元惠

刘昌言安禹谟泉州人淳化四年同知枢密院事至道貌岸然元年罢

赵镒淳化四年除宣徽北院使兼知枢密院事至道元年改南院使至道三年罢

李惟清至道三年同知枢密院事是年改御史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开宝八年登进士第甲科是年初置司寇参军即以授嗣宗累擢至御史中

丞改耀州观察使大中祥符七年枢密副使八年求罢除大同军节度使知许州又改感德静难二

镇以左屯卫上将军致仕卒年七十八赠侍中扬楚间有窄家神庙民有疾不服药而祠之并州有

龙王庙郡人敬信邠州灵应公庙傍有群狐居之民以祈水旱疾病嗣宗为发运使知并汾州毁二

庙熏狐穴淫祀遂息嗣宗所至御下严峻颇陵慢士人在朝廷力诋大臣尝厚结王旦之弟求知于旦旦恶其为人不答故于上前屡言中书不法事虽无实上亦优容之平时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请老亦言于上及其晚年疾甚虽求退章一上而已犹欲得郡而朝廷特授以环卫官致仕颇悒悒不自释为众所哈

马知节字子元父全义国史有传全义（疑脱卒字）太祖深念之知节方七岁召见特授供奉官命枢密进三名御笔定写知节字赐之少感慨自立未冠监彭州兵有老成风景德三年签书枢密院事迁副使大中祥符七年罢天禧元年知枢密院事二年罢以疾除节度观察留后求外任授知贝州既而上悯其癯瘁止命归镇而上党大名之民争求迎之卒年六十五赠侍中谥正惠知节大中祥符四年尝加宣徽北院使在枢府颇轻视冯拯王钦若等赋性疏直遇事敢言不少自居所与游皆时之贤士居常以方略自任初监兵潭州何承矩为守颇以文雅饰吏治知节慕之故折节读书雍熙间护博州兵时刘廷让败于君子馆知节完城缮甲储积刍粟僚吏皆不悦既而虏果至以有备引去李顺之叛诏与王继兴同讨贼继兴恶其不附已遣知彭州付以羸兵扞贼贼十万众攻城知节力战适兵至而贼溃时刘景帐下叛卒三千知节皆戮之知秦州尝质羌酋支属二十余人逾二纪矣知节曰羌亦人岂不怀归悉释之羌怀其德讫终更不犯塞知益州始请以省权代乡户运舟自是蜀人免破产之患在延州戎寇至方上元遂张灯启关宴乐累夕（非有备不能）虏不测因引去诏发澶魏六州粮输定武时虏方内寇知节守镇州曰粮之来资寇也止令于舟车所至收之鲁无所得而遁知节所至皆以威爱临下而事无不济特疾恶太过不能无怨也周起字万卿淄州人也母得吉梦而生起咸异之谓必大其门因名之曰起咸平二年登进士第累

擢知制诰枢密直学士天禧元年同知枢密院事三年改副使与寇准善丁谓用事四年以疾罢起
降太常少卿及谓贬始复秘书监礼部侍郎知颖陈汝州卒年五十八赠礼部尚书谥安惠起善真
行书弟越亦以能书称子延荷延让延寿景德中诏改鼓司为登闻鼓院首以起主判东封还群臣
多献文章以颂德起独上书言天下之势常患恬于安逸而忽于兢慎愿毋以告成为恃帝嘉纳焉
起尝患贡举之弊因建议糊名以革之至今为著令初置纠察司起居其职言止阅文案虑不能尽
情请已决而事枉及拷掠非理并听诉于本司从之权知开封听断明审廷无留事以真宗判南衙
听事之所为继照堂自是无敢居者仁宗初降诞起方奏事真宗谓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上
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怀出金钱赐起起性乐易喜饮酒在枢府常与同列饮曹玮家多出者独寇
准与起夜漏止才归翌日引罪伏谢真宗笑曰天下无事大臣和乐何过之有（亦盛事也）起前
后奏事及对上所问随焚草外无知其言者家藏书至万余卷（非理原作之理）
曹利用字用之赵州人少慷慨有志节读书略通大意父谏明经及第至右补阙换崇仪使利用以
父遗恩补殿前承旨转右班殿直选鄜延路走马承受景德初驾幸澶渊契丹来议通和利用适奏
事行在枢密院选取以使虏既讲好擢东上阁门使忠州刺史仍赐第一区四年宜州军校陈进反
命利用为广南安抚使贼平迁引进使大中祥符七年枢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天禧元年同知院
二年知院事三年枢密使四年加同平章事乾兴元年加左仆射兼侍中充武宁军节度使天圣三
年加司空五年封郟国公明年改保平节制又明年赵人告其从子洎逆谋遂罢经本官兼侍中判
邓州及度洎诛改上将军知随州又坐私贷景宁宫公用钱贬节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内臣杨
怀敏逼使自缢以暴疾卒闻年五十九利用狃奉使之劳骤居大任遂自骄肆奏事帘前

颇不祗肃

多裁抑贵戚宦官而亲旧右乘间获进故不免祸既死人右以为冤子沔渊泳初枢密既以利用名

闻真宗令召问以观其志明日王继英奏利用言得将君命虽死不避即授閤门祗候假崇仪副使

奉书以行真宗曰彼如贪岁赂亦细事尔或求关南当以理绝之对曰若有妄求臣不敢生还上壮

其言及见戎母横板车轭布器皿与利用共饮食果首及关南利用曰若岁求金帛以助军费犹恐

大臣议或不同割地之议死不敢闻其政事舍人高正始曰举国而来不为关南止得金帛诚愧见

国人利用曰若尔则两国之兵未有休时矣（亦壮）虜度不可屈遂决通好之议而与报使韩杞

同至复致书币以往许其和好自是河朔罢兵利用与有力焉其后宰相李迪面斥丁谓奸邪利用

冯拯皆有朋党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躯入不测之虜迪不逮臣也及王曾作首相利用

争班曾为班首利用有不平之意皆其骄盈自伐故耳

姜遵字从式淄州人咸平二年登进士第累擢至谏议大夫天圣六年枢密副使八年薨于位年六

十八赠吏部侍郎子延龄余庆初遵为御史言青州大姓麻士瑶不法事诏实案诛之其为吏尚严

而知永兴军太后诏营浮图遵毁汉唐以来碑碣（惨事）代砖甃躬督成之因获进用王晦叔河南人隋王绩之后名同英宗御讳故以字称淳化三年登进士咸平中贤良方正入等累

擢龙图阁待制枢密直学给事中太子宾客妻父寇准得罪落职知汝州乾兴元年贬郢州团练副

使天圣四年复给事中迁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兼理检使理检置使自晦叔始也七年参知政事明

道元年以疾免除资政殿学士知陕州河阳二县二年枢密使景祐元年加平章事薨于位年七十

二赠太保中书令谥文康子益恭益柔初玉清昭应宫灾守卫者皆系御史狱值欲修复晦叔上言

昔桓宫灾桓僖亲尽当毁者也汉高庙及高园便殿灾董仲舒以为高庙不当居陵旁故

灾玉清昭

应宫非应经义宜思灾变之来上与太后悟遂薄守卫者责而罢修宫晦叔方严简重有大臣体虽

通显而俭约如贫时知益州蜀人比之张咏有前张后王之誉有文集四十卷周书奇训十二卷唐

书备问二卷庄列指归四篇群牧故事六卷藏于家

赵稹字表微宣城人端拱二年登进士第累擢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益州坐市锦宽纵落职久

之复旧俄迁枢密直学士章献太后临朝既久刘美有婢出入禁中稹厚结之天圣八年枢密副使

明道二年罢为尚书左丞迁礼部尚书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六赠太子太保谥僖质子士宾

稹少好学尝为益州路转运使有平冤狱之称

李谔字仲询唐宗室岨之后岨贬死袁州子孙因家焉后徙居临江军景德二年登进士第累擢知

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请郡以枢密直学士知洪州坐三司变茶法落职久之复旧职仍权三司

使景祐二年知枢密院事三年薨于位年五十五赠右仆射谥宪成有文集二十卷无子以族子演

为后谔幼而父出其母日夕涕泣求母还以至绝晕茹乡里称其孝天圣初在三司言天下赋入有

常而用度日益愿一切裁节之诏校一岁经费减冗长者十之三又以商人入粟边鄙算茶马与犀

象为虚实三估坐耗官帑请以实钱参纽初商人有厚利谔革之怨谤滋起而议者是非复不一遂

夺职在枢府榷茶之法寝坏乃诏谔与蔡齐更议之谔以变法尝获罪固辞不许于是复用所变法

而官无滥费矣知永兴特荫犯法者悉杖之境内肃然谔性明达周知世务处剧闲暇居大任务抑

侥幸号为称职三班使臣使臣旧七年磨勘李迪奏减二年谔请自诏下经七年磨勘后方用新制

事虽均颇为众怨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人十六善属文举开封以回文诗百篇投试卷场屋中谓之王回文知庐州刘

蒙叟荐召试舍人院除寿州安丰主簿又以知制诰陈尧咨荐召试中书赐进士出身累擢至龙图

阁待制进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龙图阁学士两权三司使宝元元年同知枢密院事二十六

日而薨年七十赠吏部侍郎子因略畴畴天禧四年诏博文按朱能王先伪乾祐天书事连逮者众

惟治首恶协从者请皆得减死论其后章献太后怒曹利用而博文与内侍罗宗勋鞠曹洩狱于真

定府洩伏诛议者或谓博文致之沿边军民逃入蕃部擒致者有锦袍银带茶采之赏间有自归而

为蕃部所得者亦不能免法皆处斩博文遣习事者持信纸密招之至则验而贷其罪减诛死者甚

众诏加褒谕仍推行其法于诸边郡

王畴字景彝以父任将作监主簿天圣八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治平元年

枢密副使至二年二月共五十五日而薨年五十九谥忠简嘉祐末英宗疾稍愈未出畴请以时御

朝又请谒祠庙会宰执亦请上从之遂听政焉未几大用知制诰钱公辅言畴资望轻浅在台素餐

上用畴而出公辅焉畴容服庄洁坐立疑然吏治审密文辞严丽任中执法亦屡言事亦或见用其

时多有顾望者至和初为开封府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诉请发棺验视畴独曰验而

无实是无故暴人恣此安知非允良有奸既而穷治果引伏与叔家有怨

范雍字伯纯初名犯圣祖讳故改今名世居河东曾祖仁恕从孟知祥入蜀为伪相祖龟从随孟昶

归朝为环卫官父德隆仕至供奉官葬河南因家焉咸平初登进士第天圣初累擢至龙图阁待制

进直学士权三司使天圣六年枢密副使明道二年罢除资政殿学士改振武军节度使知延州刘

平石元孙战陷贼降户部侍郎知安州岁余复吏部侍郎迁左丞加大学士进礼部尚书卒年六十

八赠太子太师谥忠宁子宗杰宗师宗贤两河宿兵大贾转粟塞下获利甚厚雍为河北转运使移

它郡缙钱市余于德棣闲运以贍边颇减横费知永兴完城后池言者以为惊扰诏止其役雍匿诏

而趣成之明年葛怀敏败于定川邠岐间皆恐惟永兴人心帖然玉清昭应宫灾雍在枢密府太后

曰先帝力建此宫一夕几尽惟幸存三小殿子雍对曰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今火也非意岂非

天之谴告乎如又将葺之民不堪命矣（言人所不敢言）后悟有诏勿葺所至治尚恕好谋鲜成

惟荐士多至公卿

张耆（原本作耆从新编通鉴改）字元弼开封人年十一给事真宗藩邸及即位授西头供奉官

累擢至节度使大中祥符九年除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天禧元年罢天圣三年自淮南节度使

加同平章事充枢密使初名旻七年改镇山南东道赐名曰耆明道元年进右仆射兼侍中河中尹

累封至徐国公以太子太师致仕卒年七十五赠太师兼侍中谥荣僖有子二十三惟一忠一抱一

守一如一礼一得一继一希一昭一纯一奉一正一志一平一利一元一本一举一诚一宗一可一

女三十一人其为人有智数真宗尝使读论语左氏春秋又赐以宸戒二十条及圣政纪册府元龟

故通知传记至于星历术数之学无不博习其言边事或象纬变见多中章献太后在寿邸时尝出

寓其家故临朝最所优异赐第省西七百楹后言者以楼下瞰郊社乃毁之前后赐予不赀欲其财

之不出故为曲栏积百货与群婢质易其有疾者亲诊视收其药直御诸子严日一见之即出外舍

所得供馈僚属颇厚自咸平以后屡有战功为殿帅时盛兴宫室人皆争奉符瑞丁谓王钦若等主

其事无敢议者耆独毅然谓朝廷不足以承天意物论多之（象原讹众）

张观字思政绛州人大中祥符七年中服勤词学科擢高第初名正观御去正字释褐将作监丞通

判解州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宝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康定元年罢为资政殿学士又

除御史中丞以父高年请便郡进观文殿学士知许州迁尚书左丞丁父夏哀毁过甚既练而卒年

六十六赠吏部尚书谥文孝子仲庄仲和仲成京东路旧止通安邑监而濒海禁私煮观知郢州兼

京东西路安抚使请弛其禁岁免黥配者不可胜计其为人宽厚（此正宽厚一端与张安世所云

反水浆相似不必晒也）长者而吏事非其所长知开封问犯夜者有见人否人皆晒之平生未尝

草书因自为诗曰保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性至孝为秘书而父居业犹为幕职官请以官回授其

父真宗嘉其请擢居业京官官至太府卿太宗尝以飞白清字赐观旌其洁白任中执法荐文彦博

为御史文彦博致位宰相焉

隆平集第十一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枢密

夏竦字子乔江州人父承皓太平兴国初上平晋策（晋原作进）补右侍禁与北虏战歿于河

朔竦以父死事恩授润州丹阳县主簿景德四年举贤良方正科入等仁宗封庆国公宰臣王旦荐

竦才遂命教书资善堂累擢知制诰与妻杨讼左迁天圣中复知制诰迁翰林学士又兼龙图阁学

士五年枢密副使七年参知政事与宰相吕夷简不协徙枢密副使明道二年罢为礼部尚书知颍

州景祐三年为三司使元昊叛建节知永兴军徙泾州明年兼陕西安抚经略招讨等使还判永兴

军进宣徽南院使与陈执中共事不协徙鄜州又徙河中府庆历二年以为枢密使谏官御史皆言

竦奸邪在陕西怯于用兵今用之则边将之志堕矣凡十八疏罢之本镇言尚不已乃改吏部尚书

知亳州明年除资政殿大学士又明年复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又明年加使相判

大名府又明年召为宰相言者又以为常与宰臣陈执中不协不可共事乃改枢密使封英国公庆

历八年罢知河南府皇祐九年加侍中明堂恩移镇武宁徐州大都督府长史改封郑国公明年以疾求归卒年六十七赠太师中书令初谥文正考功刘敞以为世谓竦奸邪谥文正未允公议改曰文庄子安期天圣三年竦丁母忧以宰相王钦若素与厚善乃微服至京钦若主之遂复起居西掖所居多部中商贩喜离间僚属以鉤致其事虽待家人亦不以诚故时以奸邪目之庆历末京师一日无云而震者五上召翰林学士张方平谓曰夏竦奸邪天变如此宜草诏出之遂有河南之命竦少苦学六经诸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皆博洽亦善为文朝廷大典册屡以蜀之大中祥符间参政丁谓请醮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欲治玉清昭应宫复道发运使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为三神山于会灵观池中群臣争言符瑞竦独抗疏以为不可其役遂寝知洪州其俗信巫有疾辄屏去亲属饮食衣药悉听于神死者甚众竦索部中得巫一千九百余家毁其淫祀以闻朝廷诏江淮以南皆严禁绝知襄州岁饥发公廩募富人出粟常全活数万人阳诏褒谕（按竦为王旦所荐而时论鄙之然谏止符瑞工役则贤于阿附天书者远矣至毁淫祀活饥民亦利民事也）王德用字元辅父超赵州人太宗尹京召隶幕下即位以隶御龙直累以战功进擢淳化三年遂至河西军节度使殿前都虞候真宗即位加检校太傅北虜入寇从幸大名府以傅潜逗挠命超帅镇州又领真定高阳三路于遂城遇虜斩裨王骑将十五人俘馘二万计手诏褒之咸平六年副帅王继忠与契丹战于望都县而超不赴援继忠遂陷虜景德初上驻蹕澶渊召超赴援又行颇缓虜遂深入会通和好上罢三路帅卒于青州年六十二赠侍中子德用德基德恭超为将善部分御下有恩与高琼同典禁旅常因休沐过营垒军校不将迎琼命捶之超曰若缘按习可惩其不肃今不宿戒何名责之人称其恕至道二年遣将五路伐继迁超将兵六万趋援夏州德用从行为

先锋年才

十七部万人战铁关斩获甚众进师乌白池它将失道虜势颇锐超持重不进德用以精兵五千转

战三日虜遂却乃领众要其归路距夏州五十里先据要害下令曰敢乱行者斩一军肃然超亦为

之按辔继进引避之以功授内殿崇班累擢至观察使明道二年以检校太保签书枢密院事是年

改枢密副使景祐二年同知枢密院事宝元元年加宣徽南院使二年罢以尝令知府州折继迁市

马为王沿所发初苏绅言德用貌类艺祖宅枕乾岡上匿其疏既而孔道辅又以绅之言劾奏之降

千牛衙上将军知随州庆历二年复留后加节度使又复宣徽南院使进使相逾年以太子太师致

仕复起判郑州至和元年枢密使同平章事嘉祐元年请老以鲁国公为景灵宫使卒年七十八赠

太尉中书令谥武恭子咸熙咸融咸度咸英咸康德用判澶州常逐虜使刘六符六符曰比岁大熟

非仁政所及邪曰明天子在上丰年乃其常矣至和末富弼为相契丹使来命德用伴射虜使曰天

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公为相可谓得人矣上闻之赐德用御弓一矢五十（原本上罢作止罢迁

作宣）

狄青字汉臣汾州人初为骑御马小底后隶拱圣军选为散直元昊叛择青为延州指挥使前后二

十五战中流矢者八常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唃咩岁香毛奴尚罗等族燔积聚数万收族帐二千余

生口五千余又城桥子谷筑招安等堡寨以功迁至澶州刺史累擢加即节钺皇祐四年枢密副使

以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经制广南东西路盗贼五年平广源州蛮侬智高还复枢密副使是

年升枢密使嘉祐元年以言者谓青家数有光怪罢为使相河中尹知陈州髭发疽卒年五十赠中

书令谥武襄子谅咨咏谏諛说初韩琦范仲淹经略陕西见青皆器遇之尹洙亦谓青有良将才（

叙次错综简括得史汉丰骨）青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行师正部伍明赏罚虽敌

在前士卒无敢后先者故所向必有成功仁宗闻其在陕西数战胜欲召见问其方略适虜寇平凉

止命图形以进久之方大用而智高起广源州破邕及沿江九州上忧顾左右未有可属者青上表

请行明日赐对且言臣起行伍非战伐无以报国愿得蕃落骑兵数百益以禁卒当羈贼首致阙下

上壮其言遂授以将钺宴垂拱殿遣之先命孙沔余靖为安抚使讨贼未克故又用青青至合沔靖

三将兵次宾州召广西路兵马钤辖陈曙（原本避英宗讳曙作晓）按其金城驿遇贼不战之罪

及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戮之军士震恐（智高事详见前集杂识二当与此传参看）遂下令

止具十日量明日绝昆仑关出归仁铺先布阵成列而贼以覘者之误来独后遂失险乃悉众逆战

前锋孙节战死山下而贼势方锐青躬执白旗麾骑兵进纵左右翼出其意外贼众大溃斩首二千

二百级获伪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纵火焚城而遁诘朝青入按城中获金帛钜万马牛数千筑京观

城之北隅招复俘协者七千二百使还其家初所获有衣纁金龙者众谓为智高青曰安知非诈宁

失智高朝廷不可诬也后智高果不死人服其详慎尹洙以贬死青怀知己常矜恤其家（原本

进作众从杂识正之）

高若讷字敏之并州人十岁丧父寓家衢州因居焉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累擢天章阁待制权御史

中丞庆历七年枢密副使皇祐元年参知政事三年枢密使五年罢降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

士同群牧制置使判都省卒攫五十九赠右仆射谥文庄御篆其碑额曰儒贤之碑有文集二十卷

子彦辅保衡安石吉甫元规若讷苦学强记古今传记莫不遍阅于申韩管子之书尤其所好亦习

医书虽国医相与评论必为所困然拘古方书以升量汤剂多过而用性温平药治疾少

效特以博

览强辨取胜耳皇祐间累诏参定尺以制钟律论久不决若讷以汉货泉度一寸依隋书定尺十五

钟上之初若讷知棣州商河县县多洼田旧令或假民工种以治之若讷独出心裁弃而不耕知谏

院时范仲淹论吕夷简过失贬知睦州余靖尹洙亦继被黜欧阳修移书责若讷阿附宰相而不言

若讷忿而缴奏其书修谪夷陵令而若讷遂为时论所鄙权御史中丞宰相贾昌朝与参知政事吴

育数争事上前明年春早上询所以若讷遂引洪范以谓大虑不肃而雨不时若昌朝育因是俱罢

若讷即大用公议亦短之惟盗起甘陵议者多欲招降独若讷言河朔重兵所聚若释不讨后且启

乱为夷狄笑于是始议定入以为当（原本棣作隶附作辅）

田况字元均其先京兆人后徙居信都石晋之乱祖行周陷北虜景德初虜复内寇以所略数百人

属其父延昭悉纵之因亦遁归累官至率府况初举进士赐同学究出身不就天圣八年登进士第

又举贤良方正科入等累擢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两为三司使至和元年

枢密副使嘉祐三年枢密使四年以疾免除尚书左丞观文殿学士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五十九

赠太子太保无子以弟之子至安为后初况从夏竦辟为陕西经略判官参都总管诸将悉兵击贼

况极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给边者十四事多见听用在三司约景德会计录以今财赋所入多

于景德而其出又多于所入著为皇祐会计录上之冀以悟上庶更立经制使民充实而县官有余

用焉况之为人宽厚明敏与人若无不可而非义不可干也于天下事小利近功置而不论所及必

进行先务而可以利民者有奏议三卷著好名朋党二论常知成都府自李顺王均之乱蜀守皆得

便宜从事虽或小罪并其家内徙流离道路失所者颇众况察其非有甚恶释之又听断之明蜀人

以比张咏（原本充作完用焉作用者）

包拯字希仁庐州人天圣五年登进士第累擢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嘉祐六年迁

给事中正三司使数日拜枢密使迁侍郎辞不受七年薨于位年六十四赠礼部尚书谥孝肃子紘

初拯以大理评事知建昌县辞以亲年高改和州管库而亲不欲去乡里遂解官就养及亲亡庐墓

侧终丧不忍仕久之知扬州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曰第杀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拯曰已割

其舌矣非私杀也（汤云按言行录作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色变（妙甚）遂引伏尝

使北虏虜典客曰雄州开便门欲诱纳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诚欲刺之自有正门何必便门也此

岂尝问涿州门邪虜有沮色为御史言诸道转运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于前

皆摭摭细故使吏不自安诏为罢之除陕西转运使既行数日有他路监司对而求章服者上不悦

因传宣中书曰包拯使陕西未尝自言也可齎三品服赐之及知谏院数论斥大臣请罢一切内降

又录唐魏郑公三疏请置座右及别条七事言明慎听纳辨别朋党爱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荡去

疑法条责臣下牵录微过其论甚美在陕西奏罢工斜谷务造船材木十万及罢工七州河桩竹索

数十万奉使河北言牧马占邢名赵三州沃壤（原讹作沿壤）万五千顷悉请以予民从之知瀛

州除放一路所负回易公使钱十余万仍奏诸州毋得回易公使钱遂为著令开封旧制讼牒令知

牌司收之于门外拯知府开门使径至庭下辨曲直京师大水拯以势家多置园第惠民河上岁久

堙塞遂尽毁去宦者伪增地契步数悉奏劾之权贵为之敛迹权中执法请立皇嗣陈教养宗室之

法责诸路监司听御史府自举属官谏官御史不避二府荐举两制得至执政私第减一岁休暇日

皆施行及攻罢张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屡击祁在蜀宴饮过度遂除拯三司使翰

林学士欧

阳修疏拯所夺蹊田之牛罚已重矣又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

以革科率之扰其为人不苟合未常伪辞色以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亦皆绝之人多惮其方

严虽里巷妇人稚子莫不知其名仕至通显奉已俭约如布衣时少为刘筠所知筠无子为奏其族

子为后而请还其所没田庐（不忘知己之报亦人情也）（原府字在开字上）

孙沔字元规越州人天禧三年登进士第累擢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皇祐五年

枢密副使至和元年罢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加大学士徙青州又进观文殿学士移并州谏官御

史吴及沈超弹奏沔在杭并不法事移寿州按实如奏责宁国军节度副使复光禄卿分司南京会

恩除知濠州以礼部侍郎致英宗即位起为资政殿学士知河中府又复观文殿学士知庆州徙延

州卒年七十二沔为吏有才力在言职以直称知庆州三司所给特支物恶而估直高军人有语而

优戏及之沔曰妄言摇众驱出命斩之诸将为请犹杖配领南明日散特支群情帖然自明州徙秦

州仁宗勉以边事对曰秦州不足留圣虑陛下当以南方为忧明日报蒋偕陷贼上谓辅臣曰南事

如孙沔所料遂以属之在杭并淫恣贪暴杭州黜配人以百数及徙青州皆窃其文案以行而诉者

无以自解庆历初监司称宽弛故加转运司按察之名自是虽将相大臣出守方郡者不免窘辱遂

罢去按察稍抑其权而尝历要官者辄复轻肆及沔之罢监司皆坐黜未岁真定吕溱复以罪废而

居方面者始不敢慢法守焉

宣徽使

咎居润字广川魏郡高唐人少有气节常为后唐枢密院小吏景延广留守西洛补为右职契丹犯

阙以兵围延广家故吏悉避去特居润力为全护时论多之仕周至宣徽南院使建隆初仍旧职是

年除义成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卒年五十九赠太师

张美字玄生清河人少为三司小吏周世宗建节镇宁美掌郡财赋即位累擢左领军卫大将军三

司使久之除宣徽南院使仍领三司使李筠镇上党美度其必叛潜于怀孟多积刍粟建隆初美亦

以宣徽使居三司如故李筠叛太祖亲征粮运有备美有力焉以功除宁国军节度使镇同州五代

以来官给钱民间长吏十取其一谓之率分钱美至同州官市木美不受率分钱宋兴始革其弊诸

郡尚或未悛既而有诉其事者皆坐责而美独免太宗朝授美环卫官因求致仕卒

潘美字仲洵魏郡人少倜傥常谓其里人王密曰汉代将终凶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志大丈夫不

于此时立功名取富贵与万物共尽可惜也仕周至客省使太祖与美素相厚受禅命谕旨中外陝

帅袁彦凶悍上惧其有变诏美监其军俾图之美至谕以天命彦遂入朝上言潘美不杀袁彦而彦

朝覲成我志矣上亲征李重进以美为扬州巡检录功除团练使湖南既平授美潭州防御使刘鋹

数侵湖湘美击走之溪峒蛮獠自唐以来为居民患美亦讨平开宝三年命美征岭南以尹崇珂副

之由贺州进兵相继破贼数十万众俘斩不可胜计遂擒鋹至阙下又平乐范等所据容韶五州之

地岭表遂安诏与崇珂同知广州七年冬诏与曹彬率师伐江南江南平九年除宣徽北院使太宗

即位改南院太平兴国四年亲征刘继元降因命美镇太原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号故军最险阻戎

人之咽喉也美帅师袭之虜众遂遁美安抚至代郡适戎人万数攻近塞美誓众衔枚大破之俘获

甚众雍熙三年诏与曹彬崔彦进傅潜等北伐美独拔寰朔云应四州有旨护其民内徙虜复至杨

继业战歿于陈家谷口诏削三官四年复旧未几加太师又兼同平章事封韩国公卒年六十七赠

中书令谥武惠（原本惜讹著美亦讨平美字作亟十万作千万诏与作诏及寰朔云应四州作寰

应云州脱朔四字与杨业传及新编通鉴俱不合)

郭守文字国华太原人父暉战歿守文方十四岁哀毁过人周擢为东班副使开宝中从潘美征岭

南又从曹彬拔金陵彬遣护李煜赴阙煜无生意守文语之曰国家止希汉武之开疆岂责防风之

后至也煜遂释然守文以战功累擢至武州团练使雍熙四年除宣徽北院使端拱元年出为镇州

路都帅加南院二年卒年五十五武夫悍卒皆为流涕守文善抚士卒所得俸禄悉以宴犒死之日

家无余资先是诸将邀功生事自岐沟君子馆之败朝廷患之以守文知书而沈毅有谋故自近臣

付以边任上闻其卒深所嗟惜

雷有终字道成工部侍郎德骧之子以父任授官初任兖州莱芜县尉发知监刘琪奸赃即代其任

遂累加进擢李顺之乱为荆湖夔峡转运使至广安军夜遇贼众围既合有终引奇兵从后击之赴

水火死者不可胜计久之除谏议大夫知成都府次简州寓佛舍度贼之至命左右重闭土人严更

备初夕间道而去贼果围寺墙坏止得击柝者咸平二年王均叛除观察使复知成都府既至而均

伪开城若将遁有终及上官正石普径驰入贼闭关伏发仅坠堞而免乃筑垒城北焚城楼均始遁

石普杨怀忠袭至富顺监获之蜀平迁留后景德二年擢宣徽北院使卒赠侍中有终险侧喜攻人

过失有吏干善抚士卒 (原本堞作堞)

李用和字审礼章懿皇后之母弟也少困穷刘美得之于民间奏以为三班奉职章懿薨特除礼宾

副使累擢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以老乞罢军职除宣徽北院使庆历五年改南院加使相进检

校太尉兼侍中卒年六十二赠太师中书令追封陇西郡王子珣璋琚琦瑛瑊玮球玘玮尚福康公

主用和起民间以帝舅位将相小心避权势 (戚畹大贤) 公使钱正任以上许私用而用和悉以

为军费不入其家

郭承祐字天锡开封人娶华王元偁女永定郡主授供奉官累擢至建武军节度使皇祐元年除宣

徽南院使同群牧制置使出判应天府徙亳州谏官御史劾奏承祐在应天府擅批宣头留上供粮

米及拟翰林所使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卒年五十九赠太尉谥曰密子士逊士选士逸士逵士

达承祐骄侈狡狴所至多兴作为烦扰又好言事指切人过失时谓之武谏官判许州苏舜元为转

运使荐其有将帅才其政如龚黄（古今荐牒中龚黄何其多也）上谓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台

荐之如此何所取信哉

张尧佐字希元河南人温成皇后之从父也天禧三年登进士第累擢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加龙

图阁待制直学士权三司使迁礼部侍郎正除三司使谏官御史言尧佐主大计诸路困于诛求内

帑疲于借助上方祀明堂召问经费如何对曰事已辨矣赐诏褒论皇祐二年除淮康节度使群牧

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御史中丞王举正谏官吴奎等弹奏恩宠太过以至留百官班廷议

遂罢宣徽及景灵宫使三年复以为宣徽南院使徙天平节制卒年七十二赠太师子吉甫山甫申

甫寇甫正甫隐甫师甫元甫仪甫尧佐凭戚里以进无可称者

隆平集第十二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王後

周郑王名训世宗长子显德六年六月封梁王世宗崩即皇帝位明年正月六军拥戴太祖而王逊

居西邸封国于郑建隆三年王徙房陵开宝六年薨年二十一知制诰张澹请谥曰恭皇帝陵曰顺

陵周自辛亥岁建国至己亥而禅位三主共九年

伪国

吴越 钱俶字文德名上字犯宣祖庙讳故止称下一字祖鏐曰吴越武肃王父瓘曰文穆瓘卒子

佐继佐卒以弟侬继侬为牙校胡进思所废俶时镇浙东遂渡江袭伪位汉授以东南面

兵马都元

帅领镇东军节制封吴越国王至周以天下都元帅处之宋兴改大元帅开宝八年征江南为招抚

使江南平与其妻子来朝待以优礼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封其妻孙氏为妃宰臣言自古异姓诸

侯王妻无封妃之制太祖曰行自我朝何拘旧典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复来朝而陈洪进继至洪进

先纳土俶不自安亦上章以国归有司改封淮海国王子惟浚惟治并除节制诸子弟族人及其将

佐或牧守有差钱氏五主共八十一年俶以天下既平八年求去元帅之称从之雍熙间改封汉南

南阳二国既又辞国号改封许徙邓俶唐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薨

年六十进封秦国王谥忠懿为太师中书令者四十年任元帅者三十年近世处富贵者未有其比

俶崇信释教性谨未常忤物

子惟演字希圣俶第十四子也幼有俊才俶常使赋远山诗有高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深

器之初补职牙门累迁左神武将军咸平中献文召试学士院上览所试称善特授太仆少卿累擢

知制诰翰林学士坐为人于开封府请求夺职久之复学士天禧四年为枢密副使仁宗即位除枢

密使太后称制宰臣冯拯以惟演太后姻家请出之除节度使知河阳请覲加使相判许州屡徙藩

镇郁郁不得志及耕籍田求侍祠留为景灵宫使太后崩还河阳请以章献太后章懿太后同配食

真宗庙御史中丞范讽劾奏惟演擅议宗庙落平章事改镇崇信卒年五十八特赠侍中惟演少富

贵能志于学有文章与杨亿刘筠齐名常曰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该博故其家聚书侔于秘府又多

藏古书画在馆阁预修策府元龟凡千篇特诏与杨亿分为之序其为人少诚信初附丁谓力排准

其后逐谓亦与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二十卷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录飞白书

序录逢辰录奉藩书事子暖晦昕昉曦昞晬瞳眈唤曜（原本献作宪）

漳泉 陈洪进字济川其先泗州人曾祖为闽官遭乱因家泉州仙游县唐光启中贼帅王潮陷泉

州以福州观察使王审知为副潮卒审知据其位梁册审知为闽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继逾

年而被弑其弟延钧袭八年遂僭帝号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义立以其弟延政为建州刺

史既而背命僭号商国六年閤门使连重遇推客省使朱文进以夺其位复号闽国时石晋天福七

年也文进以黄绍颇为泉州刺史程赞漳州刺史许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为群逆分据冗员

指挥使留从效王忠顺董思安以气义相附谋复王氏于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进与焉夜擒绍

颇害之立延政从子继勋而从效忠顺思安为统帅洪进为指挥使继勋欲送绍颇首于建州奉延

政为主而道阻贼盛莫敢往者独洪进请行道遇贼语以泉福已定贼遂溃洪进至建州延政大悦

既而程赞立延政从子继成许文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进为连重遇所杀福人亦杀重遇延政遂

遣洪进还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留从效劫继勋使降江南自领州事李

景授从效泉州刺史进节制以洪进佐之进职统军使建隆三年从效死洪进诬其子绍铍将叛执

送建康推副使张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汉思患其专将图之洪进一日袖大锁锁其府门叩门谓

汉思曰军吏请洪进知郡众不可违速以郡印见授汉思惶惧亟与之得印复谓军士曰汉思昏老

不能治郡以印付吾将吏皆贺即置汉思别馆遣使告江南而李煜遂授以节制太祖既平诸路洪

进乃请命于朝李煜屡奏以为不可诏不从遂别授以节制太平兴国三年来朝即以国归朝廷改

除节制杞国公授其子文显团练使文颢文頊并刺史（原本頊作正避神宗讳）久之进封洪进

岐国公卒赠中书令谥忠顺（原本府门作门中吏请作使谓）

南唐 李煜字重光其祖昝伪吴将徐温之养子冒徐姓名知诰后唐长兴中专吴政为太尉以子

景为平章事昝天福间遂僭称帝国号齐复李姓因改为唐都金陵七年而死景嗣以宋齐丘周宗

为相僭郊祀礼遣将校侵福建漳泉之地河中李守政叛永授而景应之闻其败乃还周初下长沙

复失之方中原多事卢文正李金全皇甫晖之徒南奔景据江淮三十年国力富盛潜有窥神器之

意闻世宗克扬州始惧而尽割淮南地岁余尽去僭号既而忿躁乃杀宋齐丘陈觉李正古及太祖

登位益惧遂徙都南昌景死煜嗣表请追尊景立帝号太祖许之庙号元宗及陵名亦禀而后定自

是朝廷始改书为诏制西蜀岭南虽平而江南贡奉不绝故未欲加兵乃遣使谕令入朝煜称疾而

沿江缮兵备始命曹彬潘美征之初樊若冰献采石矾浮梁计上从之煜语张洎洎曰古来有之煜

曰儿戏耳桥成王师薄城而煜不知也时煜以兵柄任皇甫继勋以机事属陈乔张洎传诏内殿者

徐元瑀徐元瑜刁衍边书告急元瑜等皆匿而不通及兵围城煜惊且怒而杀继勋焉陈乔张洎常

相谓当死社稷及城陷乔独死之洎从煜归朝后至执政乔字子乔豫章人煜以为门下侍郎兼枢

密使煜所遣拒王师皆非习武事者其将帅多佩符印人传以为笑及战皆不复还城垂陷太祖犹

遣谕曹彬令招抚之煜惑左右之言卒至就擒开宝九年至阙免宣露布特授左千牛卫上将军封

违命侯太宗即位加特进改封陇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追封吴王自昝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

国子仲官至刺史之子正言（原本克讹知衍作術）

北汉 刘继元其母刘崇之女适薛氏生继元及其兄继恩刘崇汉祖之母弟也为太原尹隐帝遇

害汉太后遣冯道迎崇之子赧于徐州欲使袭汉位少尹李骧语崇曰观郭公用心当自取之不若

以兵至孟津观变俟徐州践祚则无可疑矣崇怒以为骧欲离间父子并其杀之（太很

) 且表其

事而周祖已登位崇遣人乞赆归藩始知赆死矣乃为骧立庙遂僭帝号重币结契丹如晋祖约为

父子契丹策崇为大汉神武皇帝崇死子钧继钧结李景孟昶为助仍求援于李筠初汉祖以钧无

子命育继恩为嗣钧卒继恩袭而为侯霸荣先所杀郭无为遂援立继元太祖常遣诏谕继元无为

各许以节制继元因疑无为而无为复劝使效顺又欲叱兵出战及王师注水其城遂杀无为以徇

无为棣州人博学有词辨初隐武当山为道士钧以谏议大夫起之太平兴国四年太宗亲征不欲

屠城城垂破继元始降自崇僭号至继元失国凡二十九年继元残忍臣下多被族诛未败时太宗

先命郭进断契丹之援于石岭关进至虜众果来进击走之继元犹以蜡丸制帛书求救于虜进得

之以徇城下及降上宥其罪授右衙上将军检校太师彭城郡公赐第京师岁时霑赐甚厚又以房

州为保康军授继元节制卒赠彭城郡王遗奏以六岁子三猪为托上哀之厚恤其家

(困原本作

以)

西蜀 孟昶其先太原人父知祥尚唐庄宗妹庄宗遣郭崇韬魏王继岌平王衍以知祥为成都尹

充节度副使庄宗及祸明宗为送公主并二子入蜀安重诲用事以李严为西川监军使图之知祥

遂杀严而结束川帅董璋婚媾谋据剑南既而明宗诛璋之家遣使谕之知祥伐蜀出于安重诲重

诲既伏诛知祥乃上章谢罪璋疑其贰遂以兵袭知祥璋败知祥表其事朝廷即付以两川封为蜀

王许行墨制明宗崩即僭号书得王氏故地知祥卒昶继立建隆末昶潜结太原刘钧为援谋起兵

乾德二年十一月诏以昶与河东刘钧蜡丸帛书将起兵故遣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贍曹彬等分路

伐蜀所至皆克三年正月十三日全斌次魏城昶上表请降自出师六十六日而两川平计知祥割

据至昶失国凡三十二年晋末光德乱华中原多事昶负固西南骄纵滋甚闻世宗来秦
凤始有惧

意寓书世宗讲乡里之好世宗怒不答愈不自安多积刍粟以铁为钱禁民私用铁而自
鬻器用以

专利民甚苦之以其子元喆为太子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分掌兵柄其母谓昶
曰吾见庄

宗及汝父时非有功者不使主兵故人皆畏服乐为之用（兵家要诀妇人能知之）昭
远微贱特

汝初学时给事左右而其余皆世禄子骤置人上其谁敢言以吾料之惟高彦畴汝父旧
人当不误

尔昶不听其后高彦畴以夔州不守遂死之他悉为降虏昶至阙特授开府仪同三司检
校太师兼

中书令秦国公卒年四十七追封楚王昶死其母不哭子元喆除节度使元珪右千牛卫
上将军弟

仁贇仁祐仁操并环卫官初王师将及境昶遣元喆率师守剑门自成都携妓乐嬉戏而
行闻剑门

已破遂遁归昭远成都人少贫为僧童知祥因饭僧昭远从至知祥见而留以给事昶昶
立擢知枢

密院兼节度使王师入境昶命总兵拒战昭远攘臂曰是行也岂止克敌当定中原矣执
铁如意指

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及赵崇韬败昭远遂窜匿东川民舍犹诵罗隐运失英雄不自由之
句遂为追

兵所执人皆笑之归朝至节度使卒昶之宰相李昊在王衍时为翰林学士常草衍降表
及归朝授

工部尚书（原本征作正禄作录）

荆南 高继冲曾祖季兴渤海蓐人唐末荆南司马张环逐其节度使陈儒自称留后环败
而季兴

守荆南梁开平初遂据有其地封秦王卒谥武信子从诲后唐天成三年袭伪位封南平
王卒谥文

献子保融汉乾祐五年袭封[南]平王卒谥正懿无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从诲于
诸子中最

爱保勗虽甚怒见之则释然荆南人自之为万事休建隆四年保勗卒子继冲正月袭位
二月王师

援湖南道出荆南继冲请举族归朝自季兴至继冲五主凡五十七年而失国乾德三年

改授继冲

徐州大都督长史武宁军节度使封渤海郡侯镇彭门仅十年卒年三十二赠侍中继冲久以国归

朝廷其秘书监孙光宪因王师至荆南而以理论之俾献三州之地光宪有学术归朝特授黄州刺

史（原本季论李）

南汉 刘鋹五世祖仁安（五代史作刘安仁）唐潮州刺史其子孙因家岭南宰相韦宙以其兄

之女妻仁安之子谦谦生隐谦仕至封州刺史昭宗时以嗣薛王知柔镇广州表隐为司马委以兵

柄宰相徐彦若卒遗奏请除隐留后隐厚赂梁祖求为郎除南海节度使梁祖开平初封隐南平王

隐卒弟陟袭伪位时邕州叶广略容州庞巨源交州曲承美皆自擅兵赋而陟并之遂尽有岭表之

地闻钱鏐封吴越王正明中陟遂僭称帝国号大汉改元乾亨更名岩又更龚更龔龔之字无所出

龔性酷暴行炮烙刳剔截舌灌鼻之刑为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见北人必自言世居咸秦耻为

南蛮主呼中朝止曰洛州刺史龔卒子玠为弟晟所弑而晟自立造镬汤铁床闻湖南马氏兄弟之

隙遂遣兵取桂林柳贺之地晟卒子鋹嗣鋹委政阉宦后宫亦令冠带预政其臣有小过或将大用

则加以宫刑及将至败也星多北流知星者以为北归之祥初龔命日者筮国祚遇复之丰曰将五

十五年乎自梁正明三年龔僭号开宝四年鋹国亡其数无差又龔先名龚有术者筮曰后必有此

姓者败国事及鋹用龚澄枢李托皆为内太师薛崇誉开府仪同三司鋹以托二女为贵妃美人澄

枢为鋹置酷法之具因以败国鋹至阙宣露布讫命卢多逊诘鋹翻覆之由鋹对曰臣年十六而僭

位龚澄枢等皆先臣旧人臣不得专遂命戮澄枢托崇誉于千秋门外而释鋹罪授右千牛卫上将

军封恩赦侯卒年三十九赠太师追封南越王鋹口辩性巧常以珍珠结戏龙于鞍勒以献尚方工

伎莫不骇伏太祖叹曰銀至京师犹规什一之利移此心计治其国岂至灭亡耶銀在伪邦于海门

镇募采珠卒二千号媚川都以石锤足而下有及五百余尺而后得珠（两珠且不可为衣食况草

菅民命乎安得不亡）则引纆而出气不属且死者不可胜计所积盈府库而其求无厌及败悉以

焚弃潘美犹于煨烬中得其余以献之朝廷于是太祖诏废媚川都（盛世仁政）仍禁民间不得

以采珠为业（原本日者下脱筮字筮曰作曰筮国亡国字原作自邦作邪）

湖南 周行逢朗州人少亡赖犯法隶军籍久之为裨校唐乾宁初马霸图盗据湖南地自置郡守

以下官广顺初马希萼与弟希广争国率蛮军杀希广而自立又为其将陆孟俊所迁而立弟希崇

因求援江南李景遣边镐赴之马氏举族俘于建康景以镐帅潭而朗州军乱推牙将刘言为帅以

行逢为都校因上章李景求旌钺不许言遂遣行逢帅舟师陷潭州边镐遁去因据其城言请移潭

治朗周祖即以言帅朗以王进逵帅潭显德中裨将潘叔嗣害进逵请行逢帅朗行逢至戮叔嗣以

徇世宗因除行逢朗州大都督武平军节度使兼侍中自是尽有湖南地建隆初加中书令行逢善

用人尽心民政其壻求补吏以耒耜与之（甚妙）人服其公性多猜忌喜杀戮将终谓将校曰吾

死张文表必叛公等强勉护吾儿既而文表果举兵灭周氏其子保权年十一乞师朝廷诏慕容延

钊李处耘率师赴之而保权已平文表王师始至遂婴城以拒城破窜匿民间太祖以其年幼政不

由己诏寻访赴阙保权上章待罪释之授右千牛卫上将军累迁至左羽林统军卒（原本以言无

即字逵并作达）

钱俶所献州十三县八十七户三十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二口七十二万四千七百兵十一万五千

三十六

陈洪进所献漳泉二州十二县共管户一十一万二十一口三十一万四千九百三十二

兵一万八

千七百二十七

曹彬平李煜得州十九军三县一百八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五

太宗皇帝亲征太原刘继元得州十县四十一户三十万五千三百二十

王全斌平孟昶得州四十五县一百八十九户五十三万四千二十九

高继冲所献州三县一十五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

潘美平刘鋹得州四十一县六十五户七万五千一百三十九

李处耘慕容延钊平周保权得州十四县五十八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

右八国共得州军一百四十五县五百七十五

隆平集第十三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侍从

张昭字潜夫河间人旧名昭远避汉祖讳故去其下字十岁诵书数十万言及长经史罔不该洽仕

后唐至中书舍人在周为兵部尚书建隆初迁吏部尚书未几以本官致仕开宝末卒岭南平太祖

遣就家问献俘之礼昭卧疾口占皆有所据当时服其博记昭所修有后唐庄宗实录及功臣列传

周祖实录续唐愍帝汉隐帝实录又撰汉六庙谥册乐章在晋为翰林学士日常与吕琦崔棣集唐

义宁终天祐末史成书二百卷

扈蒙字日用范阳人与从弟载皆以文学显鄂杜间有道士鱼又玄善知人常谓蒙曰君家兄弟当

继典诰命其后皆验蒙仕周已居显宋兴亦入翰林为学士积官至工部尚书卒年九十二赠右仆

射自张昭窋仪卒朝廷典故仪制皆蒙所裁定博洽长厚多笑虽侍上前亦不能自止

陶穀字秀实邠州人北齐尚书令唐邕唐内史侍郎唐俭皆其远祖姓因避晋祖讳而更为陶遂不

复其旧父涣唐末仕至刺史为邠州帅杨崇本所害穀随母育崇本家幼有俊才汉相李崧奇之自

单州判官擢为集贤校理未几遂知制诰在周为翰林学士承旨宋兴历礼刑户部三尚书卒年六

十八同赠右仆射宋之南郊法物制度皆其所定博记美词翰滑稽好大言佛老之书阴阳之学亦

能详究倾险巧詆为时论所薄其进录李崧崧之及祸穀自谓有力焉周世宗召鱼崇谅为学士未

至穀潜以为顾望世宗遂（原本作刘宗而遂）令代其任（新编顾望下作世宗颇疑之）世宗

语赵上交多谒告穀乃及其受门生名园事而上交被黜若是者盖不可徧录

戚纶字仲言应天府楚丘人笃于古学喜谈名教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父同文字文约幼孤事

祖母以孝闻从邑人杨懿受经懿隐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托以家事同文为葬其三世

之未葬者遭世丧乱亦不复仕聚徒讲学相继登科者五十六人践台阁者亦十数尚信义喜调人

急所与交皆当世之名士杨徽之因使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门人追号曰坚素先生长子

曰维仕至户部郎中纶其次子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言民有曹诚者即同文旧居广舍百五十

楹聚书千余卷以延学者真宗嘉之赐名曰应天府书院命纶之子奉礼郎舜宾主之补试为府助

教纶与兄维友爱甚至真宗初置龙图阁待制首以任纶久之进枢密直学士大中祥符初祥文荐

降歌颂日兴（此段[段]谈当时忌讳事浑雅微抱[绝]尤史笔）纶恐流俗托朝廷嘉瑞事诈为

（擅长处太）灵木石之异（此等含蓄也）幻惑愚众如少君栾大者上疏亟论上嘉

纳之出知杭州发运使胡则李溥恶其修洁相与捃摭徙扬徐青郢州复为劝农使王遵诲李仲容

所诬奏谓常讪朝廷降太常少卿分司卒年六十八（原本灵上疑脱神字戚虞部墓志号正素）

徐铉字鼎臣广陵人十岁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仕李煜至吏部尚书归朝屡迁至

散骑常侍坐累贬邠州行军司马卒年七十六铉恬淡无矫伪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多

遂其所请布衣蒯亮事夸诞年逾九十铉延至门下稽神录之事多亮之言也初自江南

入使人报

城陷太祖厉声责之铉对曰臣为江南大臣而其国灭亡此死有余罪不必他问太祖叹曰忠臣也

命坐赐予甚厚铉至京师见披毛褐者辄哂之邠州苦寒终不御毛褐冷气致腹疾而卒李穆常使

江南见铉及其弟锠文章曰二陆不能及也锠死于江南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隶书亦工尺牍

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文集二十卷又有质论稽神录行于世常受诏与句中正重定说文

杨徽之字仲猷建州蒲城人世尚武力父澄始业儒徽之少好学同邑有江文蔚善赋江为善诗皆

延置客馆未期遂与齐名闻庐山学舍盛即往肄业周显德中登进士甲科建隆初监方城商税因

故人出使访问谣俗徽之为言海内宁一宜崇儒术以厚风教太祖疑以讪黜为天兴令蜀平徙峨

眉令太宗嗣位召还累擢至谏议大夫为张洎刘昌言所诬贬镇安军司马真宗尹京驿召复旧官

为开封府推官即位除工部侍郎兼秘书监迁枢密直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卒年八十无子一女适

宋氏时外孙绶才十岁特授太常寺太祝侄孙偃集皆同学究出身徽之清素重名教尚风义常言

温仲舒寇准以博（击）取贵位使后进趋竞礼俗寝薄矣与石熙载李穆贾黄中为文义之友多

识典故唐之士族人物悉能详记尤工吟咏有集二十卷景祐二年诏以徽之先帝官僚赠太子太

师谥文庄（税原讹松召原作日）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家世微九岁能为歌诗州从事毕士安见而异之勉其勤业及长善属

文太平兴国八年登进士第太宗闻其名召试相府擢词馆献端拱箴上深嘉纳赵普尤器重之端

拱二年廷试贡士诏使作歌援笔立就太宗谓侍臣曰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以左司谏知制诰驾

幸琼林苑召至御榻前顾问语宰相曰禹偁文章独步当世其将大遇如此因抗疏为徐铉雪诬贬

商州团练副使久之复知制诰召入翰林为学士孝章皇后崩梓宫迁主第禹偁语宾客后常母仪

天下当用旧典坐讪谤罢职知滁州真宗即位迁刑部郎中召知制诰咸平初求补外守本官知黄

州卒年四十八初境内有二虎斗其一死而食其半又群鸡夜鸣经月不止禹偁以其事闻上遣中

贵人乘驿问劳且为襁醮询日官云守土当其咎亟命迁蕲州力疾上道卒上闻讣嗟悼赐一子出

身禹偁辞章敏赡喜谈世事臧否人物以正道自持故屡被摈斥所与游必儒雅称奖后进如孙何

丁谓遂名重一时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议十卷后集诗三卷（原本深嘉作初喜闻讣上有尝字）

田锡字表圣其先京兆人唐末远祖徙蜀因居嘉州杨徽之在峨眉宋白在玉津延誉之遂有声称

太平兴国三年登进士第累擢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知制诰卒年六十四赠工部侍郎有咸平集五

十卷锡好学至老不倦以尽规献替为己任耿介寡合恭敬好礼上疏皆焚其稿赵普作相有司受

群臣章疏必先白而后敢进锡上书于普以为失至公之体（切直）真宗即位锡因对言旧有御

览但记分门事类不若以经史子集为御览三百六十卷日览一卷经岁而毕又取经史切要之言

为御屏风十卷置御座侧则治乱兴亡之鉴常不忘矣上诏史馆借以群书乃先上御览三十卷御

屏风五卷其序御屏风之略曰汤之盘铭曰德日新又日新太公之金匱云武王欲造起居之戒乃

铭于几杖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墨子云尧舜禹汤书其事于竹帛琢之盘盂

曰君子福大而愈惧爵隆而益恭远察近视俯仰有则轩堂輿几皆有铭焉曰吾居民之上惴惴恐

不及武王户席必有戒焉席之铭曰无行可悔户之铭曰名难得而易失唐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

诵孝经曰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微臣敢以此言上献宪宗采史汉三国以来经济

要事撰书十四篇曰前代君臣事迹书之六扇屏风置御座之右焉

邢昺字叔明济阴人太平兴国初举九经廷试日召升殿讲易二卦又取群经发题太宗称其精博

擢上第累擢至右谏议大夫国子祭酒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读学士首以授昺积官至礼部尚书

卒年七十九赠左仆射国朝旧制非宗室将相无省疾临丧礼惟昺与郭贄以恩旧上特临问其疾

为时之荣昺在东宫及内庭讲孝经礼记者二论语十书十三易三诗左传各一据经敷衍释仍多引

时事为喻世为农家尤悉民事上访民间疾苦必俚语为证以专经进强为诗人多传笑之（刘云

邢叔明尝疏论语及尔雅此传不叙者岂非以其有逊于孔贾邪）

孙何字汉公蔡州人幼嗜学为文必本经与丁谓同为王禹偁所题奖时谓之孙丁淳化三年举进

士殿试及省闈俱为第一累擢起居舍人知制诰卒年四十四性卞急常任京西两浙转运使颇事

苛察然独喜称誉后进有文集四十卷子言弟仅（原本然作殆）

仅字邻几咸平初登进士第兄弟皆冠天下士学者荣之仅复举贤良方正入等累擢知制诰集贤

院学士给事中卒年四十九仅端懿无竞笃于儒学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子和

路振字时发唐相岩四世孙岩贬死岭外其子孙避地湖湘遂为永州人振幼颖悟十岁听诵阴符

经裁百言而止父使终业振曰百言演道足矣父异其对淳化中举进士殿试卮言日出赋独振知

所出而文亦典贍遂登甲科累擢知制诰词命温雅深愜物论卒年五十八振淳厚无臧否恂恂如

也作诗有唐人风有文集二十卷子纶

朱昂字举之其先京兆人父葆光寓潭州遂家于衡山昂少好学有朱遵度者时谓之朱万卷目昂

曰小万卷常游卢陵遇术士谓昂曰中原当有真主矣君仕可至四品遂北游江淮时周世宗南征

韩令坤统兵扬州昂谒令坤陈治乱方略令坤器之以权知永正县（正本同仁宗讳）有政绩令坤遂表授本县令改衡州录事参军知州李昉见其文深加叹赏既又为薛居正所知二人遂荐引之太宗朝擢知水部郎中直秘阁真宗即位除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屡表乞骸骨敦谕弥确乃授工部侍郎致仕仍令俟秋凉南还故相张齐贤而下皆赋诗赠行诏从臣祖于东门南省试贡士遂以为诗题弟协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亦告老而归时以比之二疏陈尧咨知荆南表其居曰东西致政坊昂所得俸常以三之一购奇书于所居为二亭曰知止幽栖自称曰退叟卒年八十二门人谥之曰静裕先生诏录其孙适同学究出身昂方正恬淡十五年为洗马不迁非公事不至两府有文集三十卷（原本学上无好字兵下阙扬字）宋白字素臣（新编字太素）开封人十二善属文建隆二年登进士第又举拔萃科中高等释褐授著作佐郎赐袭衣犀带求补外授（原脱授字）嘉州玉津令久之从太宗征太原刘继元降白献平晋颂太宗奖谕还京遂除中书舍人赐金紫入翰林为学士至道初加承旨真宗即位拟陆贄榜子集以献上察其意希大用遂命尹京无政事才不任剧乃自求罢以疾请老授兵部尚书致仕进吏部卒年七十七赠右仆射谥文安白之文颇事浮丽而理致或不工善谐谑不拘小节典贡举得王禹偁田锡胡旦时谓之得人至他所取有纳赂者伶人举为戏言又高年不能决退多致讥诮然能赡济亲族而恤其孤幼是亦其所长也（原本然作殆）杜镐字文周世仕江南举明经中选李煜任为集贤校理开宝未从煜归朝太平兴国初除崇文院检讨景德初置龙图阁待制镐与戚纶首预其选久之除阁学士积官至礼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榘杞植椿初镐应举将就试有鼠啣孝经疏置榻前镐怪之取以熟诵果试题出其中遂预选镐博

学善记问兄为法官有毁其父画像为近亲所讼疑不能决镐曰僧道毁天尊佛像似可比也兄从
之众服其审太宗将祀南郊彗星见赵普以问镐对曰当祭而日蚀犹废祭况彗乎普以白礼遂寝
太祖问西汉赐予多用黄金何近世不能也镐曰当时佛事未兴故耳（有学识者之言）真宗即
位有司举故事三月上巳金明池习水戏上以太宗忌月问镐据唐宪宗朝奏议礼有忌日无忌月
遂从之景德初驾自澶渊凯旋遇忌日疑军中鼓吹驰骑问镐镐对曰武王载木主伐纣前歌后舞
可据也上凡得古器异书必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检阅必某事在某书几纸几行未尝少差（
真博闻强记者）镐虽高年四鼓起诵春秋迟明且数卷日以为常（原本且作有）杞字伟长以镐荫将作监主簿性豪迈遇事（无）剧易奋然敢为庆历四年广西区希范诱白崖
山西蒙蒙赶反自京西转运使授杞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为广南西路转运安抚使杞至宜州得
州人吴香及狱囚区世宏往说谕之而劝兵破白崖黄泥丸居山等寨及其五峒斩首千余级复环
州焚其积聚蒙蒙赶等大恐随香出降独希范走荔波杞曰蛮依险阻威不能制则恩不能招所以数
叛今特以穷蹙而降若啖以利后必复动乃犒以牛酒而六百余人悉诛之（新编作诛七十余人
）后三日得希范醢以赐诸溪峒御史梅挚言杞杀降为国失信上置而不问止戒谕之（汤云杀
降失信御史言之是也安得置而不问至不以孟香还夏人处置得体）徙两浙路明年徙河北路
顷之擢天章阁待制知庆州蕃首孟香率千余众内附夏人以兵索香因劫边户掠马牛有诏责杞
还之杞言彼违誓举兵香不可与因移檄夏人不偿所掠则香亦不可得既而兵亦解去未几杞卒
杞博鉴强记通阴阳术自推其数曰吾年四十九死矣卒如其言有奏议十二卷子劾杞之将死一
日据厕若见蒙蒙赶区希范叱之曰若狂僭叛命于法当诛尚敢来诉邪（汤敦实曰希范

可醢而蒙

赶等不宜尽杀然杞非有私怨其心为国防患故虽血气既乱而终不惑于所见）（原本六百上

有而字违讹连）

张咏字复之濮州人太平兴国中登进士第累擢至枢密直学士御史中丞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

右仆射咏为文尚气不事雕饰自号乖崖公有文集十卷知杭州遇岁歉民私鬻监者辄宽之使获

安济有舆其姊婿讼家财者婿言妇翁疾笃子才三岁遗书明言异日贖产以十之三付子馀悉与

婿咏曰汝妇翁智人也苟以七与子子死汝手矣知益州恩威并著其政令法度后人不能增损知

升州州数遭火咏廉知民之不逞者为之惩以峻罚其患遂息少学击剑颇得其妙兼通术数好为

大言喜事奇节常有士人游宦远郡不能制其仆咏假以出郊趋深林断其首而还（大奇）咏卜

急中岁苦脑疡御下益峻不喜人拜有拜之则速拜不已或倨坐忿骂少以介洁称晚节颇以营产

侵刻失其故步（遭原作遗速一作连）

种放字明逸京兆人父卒于长安放才七岁能属文与其母隐于终南山豹林谷结茅为庐博通经

史士大夫多从之学得束脩以养著蒙书十卷人多传之淳化中诏起之其母恚曰常教汝勿讲学

今为人所知不复得安处我当弃汝入深山矣放遽辞疾不应召尽焚其笔砚转居穷寂上亦不强

致而命京兆府时存问之（成其高节）放常幅巾短褐摧琴酒坐盘石以自适豹林谷至州郭七

十里徒步从樵夫往返不以为劳其学不喜释氏常裂佛书以制帙帐著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善

为歌诗自称退上作退士传又（原本又作人）号云溪醉叟咸平中母卒诏赐钱助其葬不受（

更高）庐墓终制张齐贤蒞长安表其节行诏召放即起赐对便殿授右司谏直昭文馆赐居第什

器大官食（礼遇古今罕及）翌日又赐绯鱼遂谒告还山间来朝覲其后又居嵩少数

遣使问劳

赐予久之除起居舍人擢谏议大夫祀汾阴恩加工部侍郎一日召从学诸生饮曰与汝辈诀酒数

行而卒终身不娶无子诏录其侄世雍同学究出身放在朝廷有所启奏必据经义（与虚声不同

）时无知者或讥其循默真宗乃以放议十三篇示辅臣曰放为朕言事甚众但外廷不知耳奏常

焚稿故也上常欲大用之诏询治道放固辞晚年日纵酒西祀顿盛饰舆服或以券直亲诟驿吏颇

貶讥消放在京师王嗣宗除京兆守屡造放不为礼嗣宗怒语及其进取放曰不犹愈于角力而中

第者乎（未免太甚非隐士高致）嗣宗试艺讲武殿日常程力以冠甲科故放及之嗣宗深衔其

言及主京兆又间乘醉慢骂嗣宗（汤云更甚）嗣宗因其弟侄强市田产兴讼遣人诘责放又条

上其不法事诏问状会赦释因别赐第嵩山命徙避嗣宗焉（顿原作颇复下颇字且不合盛字意

）

杨亿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常梦一羽衣自称怀玉山人觉而亿生有毛被体其长盈尺逾月

始堕能言母口授以孝经随即记诵六岁学吟诗七岁善属文太宗闻之诏江南转运使李去华以

所试文同送赴阙继三日赐对面试诗赋五篇援笔立成时才十一岁上大嗟赏命内侍送至中书

令赋诗一章宰臣等剡章称贺诏授秘书省正字有进修不已砥砺弥坚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之句

既谢即求归乡里丧父服除从祖徽之知许州往依焉徽之与语叹其学问该博曰兴吾门在汝

矣淳化中诣阙献文命读书秘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久之除直集贤院徽之在襄即幕下书疏一以

委亿及真宗即位累擢知制诰景德三年入翰林为学士母有疾谒告不俟报而行因以疾求解官

授太常少卿分司疾愈知汝州会加玉皇圣号表请陪祠召为宝册参详仪制副使久之迁工部侍

郎知贡举坐谴降秘书监母丧诏起复工部侍郎翰林学士卒年四十七子紘给俸终丧景祐元年

枢密使王晦叔上亿天禧四年代寇准草奏请皇太子亲政斥丁谓等奸邪事准既逐亿亦忧畏而

卒仁宗嘉叹下诏褒显之特赠礼部尚书赐谥曰文有司举故事非常任二府及事东宫赐四品无

赠官上曰亿为国竭忠（圣明）有君子之大节可拘以常典乎亿初为光禄寺丞太宗赏花后苑

召（之）命赋诗座侧对辅臣诵其警策句（主臣奇遇）明年苑中曲宴亿复献诗上诏有司不

时召对曰非贴职制不与立命除直院表求归里中迎母特赐钱十五万太宗知其贫故屡有霑赆

时之公卿笺翰皆出其手在西掖有诏以吏部主事为大理评事亿对还诏书同王钦若修册府元

龟诏书局众论取决于亿修太宗实录八十卷亿独成五十六卷于历代典章制度尤为该洽故朝

廷议论必取正焉经传子史百家之学罔不通贯为文敏赡起草细字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对客

谈笑挥毫无滞论治道谈世務必稽古验今究切利病厚风义重名教诱进后学乐道人善贤士大

夫翕然宗之然评品人物黑白大分奸邪之所疾恶谗毁因以闻母病不俟报而行皆以为慢朝廷

又有以诋时政之语达于上上爱之有素而又且力为开释故仅免焉（谗毁可畏如此非遇主岂

能免乎）在翰林常以疾苦上遣使挟太医诊视表谢上批纸尾赐诗有副予前席待名贤之句其

顾遇如此晚年留意释典临终有空颂一章其文有括苍武夷颖阴韩城退居汝阳蓬山冠鼇内外

制刀笔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又别出西昆酬唱虢郡文斋颖阴联唱南阳释苑等集又手录时人所

作为儒苑时文录数千篇真宗常谓王旦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

相继文章有正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旦曰后进皆师慕亿惟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能得其鳞甲

盖李昉（宗谔之父）词体弱不宗尚经典故也

（按亿为宋代名贤公详叙其文行又欣幸其遭逢极力阐扬最有生色）

隆平集第十四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侍从

乐黄目字公礼抚州宜黄人父史字子正母梦许真人令吞五色珠而生史史有文辞初仕江南归

朝再举进士登甲科所至不修谨获谴官至职方员外郎直史馆卒有杂编六百九十卷自为文

百卷谓之仙洞集黄目淳化中登进士第深沈为吏以静胜饰以文雅累擢知制诰给事中卒有文

集五十卷杂编六十卷常与父史同在儒馆人以为荣子理国定国

刘筠字子仪大名人咸平元年登进士第补馆陶县令代还诏杨亿试选人校勘太清楼书籍筠中

选第一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常草丁谓李迪罢相制既又命筠草制复留谓筠不奉诏乃更命晏

殊为之谓方用事筠遂请治郡以谏议大夫知庐州仁宗即位复翰林学士以疾除礼部侍郎枢密

直学士知棣州天圣五年复入翰林加承旨兼龙图阁待制学士再知庐州乃营冢墓自为志铭刻

之卒年六十一子宗宪自景德以来居文翰之任惟筠与杨亿齐名号为杨刘筠三典贡举以策论

升降天下自筠始其为人不苟合所著有七集

钱昆字裕之吴越国王侁之子随俶归朝诸从子皆授官独昆及弟易愿从科举太宗嘉之淳化二

年昆登进士第累官至谏议大夫以秘书监致仕卒年七十七子孟孙孟荀孟回昆喜为诗赋又喜

草隶书闲自画寒芦沙鸟于纨扇有幽雅之趣人竞藏之有文集十卷 弟易字希白十七举进士

御试三题日未中而就言者指其轻俊而黜之太宗常语苏易简叹不与李白同时对曰有进士钱

易能为歌诗不下李白上惊喜曰诚如是吾当白衣召至禁林会盗起剑南乃止咸平二年易登进

士第甲科景德中举贤良方正策入第四等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卒年五十九易才俊

过人为文

数千言顷刻而就又善行草书有金闺集六十卷瀛州集五十卷西垣集三十卷内制集二十卷寿

云总录一百卷新书十卷子彦远明逸彦远字子高以父任太庙斋郎至大理寺丞登进士第至太

常博士举贤良方正策入等授祠部员外郎迁起居舍人直集贤院卒年三十七子勰燮

明逸及彦远皆中制举世以为盛彦远屡上封事言事判司农寺因诸路奏大水彦远言阴气过盛

在五行传有下谋上之徵请严宫省宿卫未几有挟刃理諲门者上善其奏特五品服苏绅字仪甫泉州人天禧中登进士第初名庆民避章献太后讳改今名官至太常博士举贤良方

正策入等授祠部员外郎屡上章仁宗嘉纳之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谏官言绅举士马端非其人改

龙图阁学士丧父服除复翰林学士言者又弹其急于进取改翰林侍读学士知河阳徙河中府未

行感疾医者误用药犹力疾杖之卒年四十八子颂袞棫充

李行简字易从同州人少苦学坐石诵六经常至夜分虽寒暑不渝又聚木叶学书笔法遒劲举进

士登第累擢至龙图阁待制真宗数幸阁命讲易因访大臣能否行简必称其所长人以为长者仁

宗即位进给事中以疾求外知河中府徙虢州卒年七十一有集二十卷子颺元晬行简端重

不妄交一介不取诸人虽善弈人莫知者诸子非冠带莫敢见聚书万卷多其自录人谓之书楼偶

梦绿衣吏持簿至公府自丁谓而下皆录其官寿至行简云官议大夫及疾叹曰官给事中已逾分

矣

马亮字叔明其先茂陵人自祖韬始徙居庐州太平兴国五年登进士第屡除外官咸平中王均反

除西川转运副使改使贼平召问蜀事加直史馆复还部久之以右谏议大夫知广州累迁至兵部

侍郎仁宗即位进至工部尚书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三赠右仆射谥忠肃子仲宣仲容仲卿

仲谋仲甫亮有治才所至以能称初置提点刑狱官亮领福建始讯冤狱全活者数十人知饶州有豪右白氏多持吏短长常杀人原赦益横亮发其奸恶诛之部中肃然平王均主将诛戮不已亮救免者千数及械送诘误者仅九十八至京知枢密院周莹欲尽诛之亮言协从者甚众此特百之一二若不贷之恐益危惧贻朝廷忧从之任中执法请父祖未葬者不许析居以厚风教在蜀奏除废井监逋二百余万真宗初政亮常上四事皆见施行其一言亲王判开封府地尊势重疑隙易构非保全亲亲之道皆取为切务其馀督给军赏趣除逋负及通边好亦皆仁政之一端（原本贼平召问作贼召问平易下作御名）杨大雅字子政初名侃避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诸杨虞卿之后虞卿孙承休唐天祐初为吴越策礼副使因家钱塘大雅承休四世孙也端拱二年登进士第久历外官后与陈从易并命为知制诰二人者皆博学有行义颇愜时论以右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太隐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职林二十卷两汉博闻十二卷子咏渐沆沆（刘云类稿所次孙之翰行状摹写处极有精彩）孙甫字之翰许州人天圣五年同学究出身八年再举登进士第常从杜衍辟永兴军司录衍在枢密府又荐之除秘阁校理累擢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留侍讲卒年六十赠右谏议大夫子宣寔寔著唐史书七十五卷文集七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见当时治乱若身履其间闻者释然为正言尝言张修媛宠恣恃恩用物之过上曰用物在省司吾恨不知耳保州兵变前有告者大臣不时发之甫力言枢密使偕副当得罪指杜衍也边将刘沪城水洛泾原帅尹洙以沪违节制将斩之大臣稍主洙议甫以谓水洛通秦渭为便沪不可罪由是罢洙而沪释衍屡荐甫甫与洙素善不少

假借之范仲淹知杭州多便宜行事甫为两浙转运使一切绳之以法（原本作告之无不时字从

新编加指作使水并作永）

司马池字和中陕州夏县人少好学推家财数十万与其诸父景德二年登进士第多历外官累擢

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知杭州徙晋州卒年六十三子旦光池常奏名礼部将入试殿廷一日心动

不能寐（至性所感）曰吾母素多疾能无恙否及至内门徘徊不能入盖母亡为友人所匿也因

语其友而友止告以闻有疾池遂号恸而归盛度谪守光州池为光山令大内火诏诸州市竹木州

期以三日毕输池以土不产转市邻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既而光山为诸邑先池于民有信而民

不俟于怨督也曹利用常荐为群牧判官池辞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后利用贬其党畏罪多从而毁

之独池在朝明利用之枉朝廷卒不问（问原作用）除知谏院表恳免上谓宰相曰人皆嗜进池

独嗜退也加（加#61601;原作除）直史馆知鳳翔有疑狱上谏大理辄复下椽属惶惧池曰长

吏者政事所系乃独承其罪诏责之政阳镇巡检夜饮富民家所部卒执之而俾为文约不敢复督

士卒而后释其缚池捕首恶诛之巡检亦坐废为侍御史知杂言陕西用兵无宿将刘平好自用必

误大事卒如其言在杭州为转运使江钧张从革摺摭条奏之未谪间吏有盗官银器为钧偿私费

而从革之姻犯税阴遣人私请或谓可以此报池独不校（原本亦作入器作称）

张师德字尚贤河南人父去华建隆二年举进士第一师德大中祥间复居第一时以为荣累擢知

制诰谏议大夫知汝州卒年四十九子景仙景宪景思景惠师德孝谨有家法守道不回执政不悦

在西掖者九年有集十卷

谢绛字希深太子宾客涛之子少以父任校书郎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屡历省寺馆阁擢知制

诰久之请补外知邓州卒年四十六子景温景平景回有文集五十卷绛初为秘阁校理

常上疏谓

有宋当以土德王天下下两制议不从天圣初水旱蝗生河决上疏据洪范京房易传陈灾异之变

指切时政上嘉纳之又论唐室丽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华清宫内太宗肇修三馆更立秘阁于升

龙门左亲飞白题额刻赞阁下景德中积书寝广又益以内帑西库二圣常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

广内有不时召人（新编有之字）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而名臣高位繇此选也往者延

燔简编略尽诏访旧本是正疑文有司引两省故事别创外馆以从缮写考校之便直舍卑喧大官

卫尉供拟滋削陛下未常迁翠华降玉趾寂寥册府不闻舆马之音旷有日矣议者以为慕道不笃

于古待士少损于前士无延访之勤而不自激策文雅渐弊甚为圣朝惜也愿辟内馆以恢景德之

制从之又言号令数变则亏体利害偏听则惑聪请者务于必行守者患于不一愿罢内降凡诏令

皆由中书密院然后施行因进圣治箴曰绍圣驭臣内戒慎令警变凡五篇（原本积作国上无作

士庶辟作开）

李仲容字仪父济阴人唐郇王祜十三世孙祖涛国初为兵部尚书仲容少好学咸平五年登进士

第累擢知制诰时翰林学士员不足众谓当次补而不为宰相所喜乃罢知制诰为给事中集贤院

学士久之除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官至户部侍郎卒年七十子景伦景贤景行景仁集制

草为冠凤集十二卷仲容性质醇易喜读书善记问宾至多命酒笑谈而不及势利

冯元字道宗三世为伪汉日官父邴从刘鋹入朝为保章正元少好学崔颐正孙奭授以五经大义

祥符中登进士第会诏择明经补学官自陈通五经谢泌领铨筭诘之曰古者治一经或至皓首子

能尽通之耶对曰达者一以贯之泌善其对因问以疑义随辄辨析遂以为国子监讲书仁宗陞储

擢太子右谕德即位除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又判国子监故事国子监必宿儒典领其

后颇用贵

游子弟委任与笏库均及元与孙奭并命舆议大服示几为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护葬章懿太后

于洪福院及葬永定陵发圹中有水罢为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宰相王曾言元东朝旧臣不宜以细

故弃外即召为翰林侍读学士迁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三赠尚书谥章靖无子以兄之子諲为后真

宗大中祥符末元常讲易泰卦赐五品服除直龙图阁直阁名官盖始于此元性简重非庆吊未常

通谒公卿执亲丧自括发至祥练皆按礼变服多识今台阁品式之事所学长于易常患先儒多失

杨雄太玄之旨独唐王涯为稍近为释文一篇欲因王说补正之卒不能就也（原本作及葬改定

获令人不解查通鉴一后俱葬永定陵疑改获作永陵）

孔道辅字原鲁初名延鲁孔子四十五世孙大中祥符五年登进士第天圣间擢至龙图阁待制除

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出知泰州徙徐兖州进给事中龙图阁直学士复为中丞坐鞫冯士元狱以给

事中知郢州未至卒子宗亮宗翰初道辅任左正言常言枢密使曹利用御药罗崇勋皆窃弄天子

威柄中外惮之不早斥去无以清朝廷使契丹虜王酌以大卮曰方天寒饮此可以致和气道辅曰

不和固无害及还言者以为开夷争端他日上问之对曰契丹新为黑水所破势甚蹙平时汉使至

多以言相侮若不答恐益慢中国上然之在宪府会郭皇后废率谏官御中伏阁请对上令至中书

宰相谓曰废后有汉唐故事道辅曰大臣当导君以尧舜而汉唐失德可为法耶宰相色沮明日请

对不得入遂有泰州之命后虽坐冯士元事贬天下莫不以直道许之也（汤云冯士元狱事连程

琳其罪果薄原鲁即向上言之未为大谬乃愤惋而卒量亦谥矣）（原本鞫作刻）

段少连字希逸开封人其母梦凤集于家庭而少连生大中祥符末举服勤词学科中选释褐知鄂

州崇阳县崇阳剧邑自张咏后未之继者少连治誉仍出其右累擢至天章阁待制范仲

俺荐可任

将帅除龙图阁直学士知泾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子仲坚初郭皇后废少连殿中侍御史与台谏

官伏阁不得对孔道辅范仲淹谪出少连等止各罚铜十斤少连上疏以为道辅仲淹出守外郡中

外皆谓非陛下之意特宰执假天威以断来者之说不报又疏伏睹戒谕自今并如故事密上封章

不得群诣殿门对且伏阁上疏岂非故事昔唐阳城王仲舒伏阁雪陆贽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

申锡之冤今陛下未忍废黜皇后而两府列状议降为妃谏议御史敢废伏阁之事乎陛下深惟道

辅等所言为忠亮乎为阿党乎不报又上疏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晚出民间喧传皇后被遣而入

道矣又传降为妃而离宫矣在外莫知其过失无不惊叹且皇后有罪黜（危言正论）则告宗庙

废则为庶人安有阴行臣下之议者乎且皇后有过可降为妃则臣僚之妇有小过亦当废为妾矣

臣等赴中书时辅弼之臣备言皇后有妒忌之行始议入道终降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

于圣躬故修筑高垣置在别馆臣等备陈中外之议翌日诏出乃云中宫有过掖廷具知特示含容

俾自修省供给之间一切如故臣未审黜在别馆为妃乎为后乎诏书不言安所取信皇后动摇有

大不可者二辅弼之臣独不念之内外臣僚以至戚里岂不萌觊觎之心欲进其人以希选纳（切

中情事说得凛然可畏）不惮巧事宠爱以结内援使陛下惑女色而乱纪纲纪纲之乱变故以生

社稷可得安乎臣愿诏皇后归宫复位号杜绝非闲待之如初陛下苟为邪人所沮不加省察臣恐

高宗皇后之枉必见于他日宫闈不正之乱未测于将来不报（修省加省察并从宋史正之）

叶清臣字道卿苏州人天圣二年登进士甲科累擢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出知江宁府

入翰林为学士丁父忧或言其知兵起复守边宰相陈执中所不悦除翰林侍读学士知

邠州改青

州永兴军复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罢知河阳卒年五十赠谏议大夫子均圻垣增有文集一百六

十卷清臣初在西掖方陕西用兵急于经费中书进拟三司使独不在选中上自选任焉及再蒞是

职请上河北安抚司钱平余安抚使贾昌朝固争而罢其为人爽迈遇事敢行数言事皆当世可施

用者在三司始奏编前后诏敕使吏不能欺簿帐之冗者一切删去内东门御厨凡所呼索省司不

敢问此内臣领之故也自是始为合同以检其出入焉常为两浙转运副使疏太湖盘龙汇沪渎港

入于海民赖其利（原本林下无为字固作故垣作原）

彭乘字利建益州华阳人大中祥符五年登进士第授汉阳军判官与同年生游相国寺门顾望皆

有从宦之乐乘独曰亲老矣敢舍晨昏之奉乎翌日遂乞侍养以归久之有荐其文行者召试除馆

阁校勘固辞还家天禧初用寇准荐复召试为校勘迁秘书丞集贤校理恳求便亲得知普州旧制

蜀人不许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柏上人以为孝感起居注阙中书拟人乘在选

中仁宗指其名曰此老儒雅有恬退称遂用之擢知制诰翰林学士群牧使卒年六十五子果行景

行家聚书万卷多乘手自校正质重纯孝特为文少工

王洙字源叔应天府人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以兄子尧臣参知政事权翰林

侍读学士卒年六十子力臣钦臣陟臣曾臣所著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洙博览强记学问过人图

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两为天章阁侍讲常与胡瑗定乐制更造钟

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既成卒不可用预修崇文总目集韵祖宗故事五朝武经圣略乡兵制度在

太常主温成葬事由员外除翰林学士及避亲以一学士权二学士故事侍讲无兼领者常为谏官

范镇论奏之其卒赐谥曰文吴中复等言官不应得谥乃止（原本诂作诏由作而）

胥偃字安道潭州长沙人大中祥符五年登进士第屡历外官景祐初知制诰久之入翰林为学士

权知开封卒年五十七子元衡其家初有田数十顷偃既贵遂以予族人西边用兵士卒亲属留京

师有犯法抵死者上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饮中令得善死偃力谏止天下圭田初无月日之

限争者稍众偃请限水田以四月终陆田以三月终因著为令常与谢绛试中书吏大臣有私属者

偃不发视其緘牒而焚之曰发而言之不亦伤刻薄乎（原本翰上无入字）

狄棐字辅之潭州湘潭人唐梁公十代孙也唐末其远祖避地因家焉咸平二年登进士第多历外

任明道初擢至谏议大夫龙图阁直学士进枢密直学士卒年六十七子遵道遵度遵礼遵路常守

蒲中内臣旁午有自矜权宠者欲引援之棐答以它语退谓人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从岂晚节

缘近幸以希进哉知广州不畜南海物人称其廉慎及终家无余赀

吴遵路字安道父俶字正仪润州人幼有俊才韩熙载潘佑皆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见俶深加器重

曰吴安道中林之兰蕙也因问以文皇杜淹论乐异同俶曰志气未动则声能致和哀乐既形则乐

乃思变熙载佑叹曰足以探礼乐之情矣应江南进士举徐铉主文擢在高第补丹阳尉久之进内

史归朝以近臣荐始得对召试学士院充史馆编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迁秘阁校理修

起居注太宗实录官至职方员外郎卒年五十六有文集二十卷说文及秘阁闲谈各五卷江淮异

人录各三卷遵路大中祥符五年登进士第累擢至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卒年五十六子璜

遵路少颖悟其舅陈彭年以令器许之及长博学慎重寡言尤笃于风义居母丧庐墓侧蔬食终制

常采古今治乱事著皇典数百卷未讫而终家无余赀友人范仲淹分俸调之（新编俶作淑原本

进作直至作知）

周湛字文渊其先汝阴人五世祖宦湖外马霸图割据留不敢归子孙遂为邵州人既又

徙居南阳

湛天禧二年登进士第历内外官善治剧初若不留意已而皆得其要累擢至右谏议大夫知相州

卒年七十一子璟玘戎州俗不服药而救疾以巫湛为通判刻方书于石民始知药之验江湖民多

略良人鬻岭外为奴婢湛提点广东路刑狱许其自陈得还乡者千数徙京西路罢邓州美阳堰役

夫岁数十万前此利止及圭田而不及民故也江西民喜讼多窃去案牒而州县不能制湛为转运

使为立千文架阁法以岁月为次严其遗失之罪朝廷颁诸路为法至今不易又命诸县据籍括诡

名户一路推究三十余万以免追扰之弊徙夔州路蠲云安盐井虚课而省其输薪之患知襄州鄜

中皆以竹居民多侵官衢故多火灾湛命验券而正其经界仍易竹以瓦后不能改任三司盐铁判

官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计帐七千道迁户部副使履校军大将功罪发运司保送而迁者减常之半

善隔屋射弩发必中的人服其妙（原本而皆作时皆失作去盐并作监）

杨察字隐甫其先成都人景祐元年登进士甲科累擢知制诰龙图阁待制翰林学士加承旨三入

翰林又常兼龙图学士权知开封御史中丞两除三司使卒年四十六赠礼部尚书谥宣懿无子以

兄之子登为后察七岁始能言为文敏赡典内外制有体要吏术简而中理初为江东转运使部吏

颇易其年少及摘奸伏一路栗任中执法言台属供奉殿中巡纠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乱良直之

臣今举格太密公坐细故皆所不取（原作敢）恐英伟之士或有所遗知成都饵钟乳数片（汤

云新编作饵钟乳过剂二字妙盖必不止数片矣）痛发内溃而逝有文集二十卷弟寘字审贤庆

帝二年举进士殿省国学皆选居第一通判润州以母夏不赴毁瘠呕血而卒年三十一寘常曰友

人黄孝先常梦我为龙首山人盖逆知其无禄也

余靖字安道韶州人天圣二年登进士第又中书判拔萃科授将作监丞稍迁秘书丞集

贤校理范

仲淹言事忤宰相贬饶州靖上言恐钳天下口落职筠州管榷以母忧服除复职除右正言数言事

合上意擢知制造积官至工部尚书卒谥襄靖常三使契丹晓其语言因为蕃部语诗为御史劾奏

贬吉州茹孝标常因靖言其不孝废至是遂诣阙言靖少常犯法靖乃自求侍养改将作少监分司

居韶州六年起知虔州丧父解官会侂智高反朝廷以秘书监起复知潭州徙桂州闻智高自广还

邕靖意其必援交趾而协诸峒以自固乃檄谕李德政及溪峒诸酋约其破贼会遣狄青孙沔将兵

且至与靖合为三将靖常迫钤辖陈曙出关败走青次宾州戮曙以徇靖惧离席拜青及青破贼靖

与功后知广州代还至江宁府秦淮亭卒年六十五靖常梦人告以官及死所皆验（原本固作周

）

贾黯字直孺南阳人庆历六年登进士第累擢知制造翰林学士权御史中丞在翰林两为学士两

以侍读学士出补郡卒年四十四黯有学少文修洁无所阿附仁宗深重之常知襄州父疾请解官

就养未报乃弃官而归责郢州未赴而父卒服除亦不复责权开封府史额七百人废而复叙者皆

额外补之黯请叙者须有阙乃补在西掖宰相以钱延年为待制黯不草制故罢居宪府与两制合

议请以汉王为皇伯宰执不从会大雨水黯上疏言水不润下以二三大臣阿谀容悦违背经义故

致此灾变黯言事虽不皆切中然时论称其亮直

何中立字公南许州人景祐元年登进士第多历内外官擢修起居注知制造龙图阁直学士枢密

直学士知杭州卒年五十四子景先景初景山景闾景倣景甫景倩中立嗜酒而为文颇正所至政

事亦优权知开封府以贼属吏不服释去中立至有复执所释囚来中立视之曰此真盗也穷治之

果不能隐知庆州有卒告大校受赃者中立治告者诬而置于法或曰贷奸可乎曰人人

得持短长

以制其上将谁使督战于行阵也

陈从易字简夫泉州人端拱初登进士第践历之久始擢知制诰谏议大夫进龙图阁直学士知杭

州卒年六十子绍孙继孙维孙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书制稿五卷西清奏议二卷常与杨大雅同

在西掖俱以文学知名时谓之杨陈从易天禧中坐失举送宰相寇准素恶之遂除知吉州及准贬

道州从易为湖南转运使或谓曰可忘庐陵之命耶准至从易以故相礼敬之言者为惭素与王钦

若善钦若废居睢阳亲旧畏时相无敢见者从易赴河南见之钦若曰无乃为君累乎卒留数日而

行（俱原本作但）

隆平集第十五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儒学行义（尹洙奏疏从宋史增四十九字改十四删六字）

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积官至右司谏进起居舍人直龙图阁知潞州贬崇信军

节度副使徙监均州酒税卒年四十七子朴构（原作御名）兄源字子渐亦以文学知名终太常

博士洙博学有识度遇事无难易勇于敢为人有疑难不能自决者造问焉洙为指画讲说皆释然

而去通六经尤深于春秋自五代之弊气格不振宋兴柳开始为古文而辞语犹事隐奥至天圣初

洙与穆修始兴起之继而作者遂高出近世矣有文集二十七卷初洙集贤院上疏曰汉文帝盛德

之主贾谊论当时事势犹云可为恸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乐严安亦以陈胜亡秦六卿

篡晋为戒二帝不恶危乱灭亡之语故子孙保有天下者十余世秦二世时关东盗起或以反者闻

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令尽不足忧乃悦隋炀帝时四方兵兴左右近臣皆隐贼数不以实闻或言

贼多者辄被诘二帝以危乱灭亡为讳故秦隋之宗社数年而为丘墟矣陛下视今日天下之治孰

与汉文威制四虏孰与汉武帝国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爱民诚万万于秦隋至于西有不臣之虏北有强大之邻非特闾巷盗贼之势也自虏叛命四年并塞苦数扰内地疲运输兵久于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谓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当此之时陛下当夙夜忧惧所以虑事变而塞祸源也陛下延访边事容纳直言前世人主勤劳宽大未有能远过者然未闻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此臣所以感愤于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数更恩宠过滥赐予不节惟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耳非有难动之势也而因循不革弊坏日甚臣是以谓陛下未以宗庙为忧危亡为惧者此也夫命令者人君所以垂信于下异时民间闻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观之今则不然相与窃语以为不久当更既而信尔此命令日轻于下也命令轻则朝廷不尊矣又闻群臣有献忠谋者陛下始甚听焉后复一人沮之则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终颇自诘其谋以为无益此命令数更之弊也夫爵赏者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时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缘以求恩泽从中而下谓之内降臣闻唐氏衰政或母后专制或妃主擅朝树恩私党名为斜封今陛下威柄出外戚内臣贤而才者当与大臣公议而进之何必袭斜封之弊哉使大臣从之则坏陛下纲纪不从则沮陛下德音坏纲纪忠臣所不忍为沮德音则威柄轻于上且尽公不私朝廷所以责大臣今乃自以私暱挠之而欲责大臣之不私难矣此恩宠过滥之弊也夫赐予者国家所以劝功也比年以来嫔御及伶官太医之属赐予过厚民间传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所积陛下用之不甚爱惜今之所存无几疏远之人诚不能知内府丰匮之数但见取于民者日滋即知畜于公者不厚臣亦知国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寝广帑藏之积未必悉为赐予所费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晓独见陛下行事顷岁闻边将王珪以力战

获名马金帛之赏则无不悦服或见优人所得之过则往往愤叹人情不可不察此赐予不节之弊

也臣所论三事人皆共知近臣从谏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独夷狄之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愿先正于内以正于外然后忠谋渐进纲纪渐举国用渐足士心渐

奋边境之患非所患也惟深察秦隋恶闻忠言所以亡远法汉帝不讳危乱所以存日新盛德与民

更始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任福之败当时言者谓随军耿傅督战太急后得傅书乃戒福持重洙

以傅文吏无军责而死行阵被诬作悯忠辨诬二篇初刘平等战歿朝廷以夏竦为安抚经略使范

仲淹韩琦副之更以洙为判官诏议攻守计乃具二策令琦与洙诣阙奏之上命用攻策遂趋延州

谋出兵而仲淹持不可还至庆州会任福已败于好水川洙因发庆州部将锐卒数千赴援而贼已

引去夏竦奏洙擅发兵降通判濠州及知渭州郑戩为陕西四路都总管遣刘沪董士廉城水洛洙

奏罢之时郑戩已解四路而奏沪等督役如故洙屡召沪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乃谕狄青械以

下吏戩论奏不已徙洙庆州又徙晋州卒城水洛沪等违洙命犹夺官乃知潞州士廉诣阙讼之命

御史刘湜就鞠无罪乃以假公用钱与部将孙用又以为常自贷遂及贬斥天下莫不以为湜文致

之也久之上贯其无罪特赐一子官（原本自五作由五傅讹传水洛作永洛文致作文政贯作赏

）

江休复字邻几雍丘人天圣二年登进士第又举书判拔萃中先因献所著书特除集贤校理赴进

奏院祠神会落职久之复旧擢修起居注积官刑部郎中卒年五十六休复外简旷而内行甚饬事

孀姑如母强学博览为文典雅尤工于诗喜琴弈饮酒不慕声利著唐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

文集三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感悟土意又常言昭宁太后家子孙多流落民

间者因得

尽加收录子懋简懋相懋迪

周尧卿字子余初名奭今名及字梦人授之也其先汝阴人五世祖曜文唐道州刺史乾宁中刘建

峰将马霸图割据湖外任者留不敢去子孙因家焉既又徙居荆州之南尧卿警悟强记七岁善赋

诗弱冠以学行知名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积官至太常博士通判饶州卒年五十三子谕诜谥讽说

諲谊有文集二十卷诗春秋说各三十篇尧卿十二丧父忧戚如成人见母氏则抑情忍哀不欲伤

其意母异之谓族人曰是儿爱我如此多知孝养我矣卒能孝养志如母之言其于昆弟尤笃友爱

执母丧倚庐三年席薪枕块虽疾病不饮酒食肉或勉之以礼曰礼老病不止酒肉意或不胜丧耳

病且未老忍及此耶葬之先期躬自负土有告之曰古之贫无以葬者或然今子何自苦泫然流涕

曰过是虽欲竭力复可得乎既葬慈乌百数御土集垆上人莫不骇瞩以为孝感所至尧卿为人简

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厚为礼以愧之居官禄虽薄调宗族朋友罄而后已所至称治民有去思常知

汀州宁化县提点刑狱杨紘入境微伺刺史善否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询其故对曰贫以利故为

人直其枉令不可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邑不复它察第以所闻荐之庆历间范仲淹举经行

可为师表未及用而卒尧卿之学不惑传注问辨思索以通为期其学诗以孔子所谓诗三百一言

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所谓说诗者以意逆志是谓得之考经指归而见毛郑之得失曰毛之传欲

简或寡于义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笺欲详或远于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无去取乎其学

春秋曰左氏记之详得经之所以书者至三传之异同均有所不取曰圣人之意岂二致邪读庄周

孟轲氏之书曰周善言理未至于穷理穷理则好恶不谬于圣人孟轲是已孟善言性未至于尽己

之性能尽己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原本脱此句则讹或从通鉴）而与天地参其惟圣人乎天何

言哉性与天道子贡所以不可得而闻也昔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曰

我于辞命则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盖言生于不足者也其讲解议论类皆若是或人以尧

卿居丧比冯元者孙复闻之曰元动息求之于礼其哀思未数数能也尧卿先尽其哀而

情不远于礼其可同日语哉故欧阳修以文表其墓曰若周君者事生尽孝居丧尽哀而以礼者也

礼之失久矣丧礼尤废也孔子在鲁而鲁人不能行三年之丧其弟子疑以为问则非鲁而它国可

知也孔子歿其后世又可知也又曰君学长于毛郑诗左氏春秋修之辞其略见于此（原本或然

然讹能曰左讹尤数数下所能疑讹曰若曰讹一从欧志改）

孙复字明复晋州人少举进士不中第退居泰山学春秋著尊王发微自石介而下皆师事之年四

十未娶李迪以其弟之子妻之庆历中范仲淹富弼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校书郎国子监直讲

驾幸太学面赐五品服常赐对迓英阁说诗上欲以为侍讲而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遂寝累

迁至殿中丞卒年六十六赐其家钱十万复治春秋不取传注其言简而义详明诸侯大夫功罪以

考时之盛衰而推见治乱之迹故得经之意为多既病枢密使韩琦始言于上选吏给纸笔命其门

人祖无择即其家得书十有五篇录藏秘阁而特官其子庆历七年索徐州狂人孔直温家常有遗

复诗稿坐贬（刘云孔直温一人累孙复又累石介即使果有书与诗未必同谋况安知非奸人文

致邪）久之翰林学士赵槩等十余人言复经为人师始还旧职终不获迁也

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其祖始举族自契丹来卜居南京之宋城延年应进士累举不中第赐三班

奉职耻不就张知白素奇之谓曰母老且择禄耶延年不得已而就后以右班殿直换太常寺太祝

知济州金乡县有治效用荐授通判永宁军徙永静军除馆阁校勘宝元二年迁秘阁校理积官太

子中允卒年四十八天章阁待制吴遵路常与延年同使河东料拣民兵入卒遵路为言朝廷特赐

其子济太庙斋郎延年宝元间常上书言天下不识战斗三十余年请为二边备不报及元昊反上

思其言故命使河东凡得兵数十万还赐五品服时边将遂欲以乡兵捍贼延年笑曰此得吾粗也

夫不教之兵勇怯相杂若怯见敌而动则勇者亦牵而溃矣今虽未暇教募其敢行者则人人皆胜

兵也又常请募人说唃廝罗及回鹘举兵攻元昊上亦嘉纳之延年喜剧饮颇自放若世务不能撓

者然与人论天下事是非曲当善书工于诗有集行于世（然与然字原本作能）

张唐卿字希元青州人有辞学履行景祐元年登进士甲科通判陕州民母再适人而死及葬其子

盗以归与父同葬有司请论如法唐卿权郡事曰是知有孝不知有法耳释之而闻于上闻者莫不

嘉之以父忧瘠呕血而卒年二十八无子

石介字守道兖州人先世农家父丙始仕至太常博士介天圣八年登进士第久之为国子监直讲

以杜衍荐改太子中允韩琦除直集贤院出通判濮州卒年四十一初介自嘉州军事判官丁父母

忧躬耕徂徕山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丧鲁人谓之徂徕先生介笃学气节劲正常谓时无不可为

不在其位则行其言言见用利天下不必出诸己言（与危行�言孙�戾矣）不

用获祸至死而不悔故其文章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世无所讳忌在太学教诸生闻朝廷美

政则歌颂之否则刺讥之宰相吕夷简以疾罢而杜衍代夏竦枢密使范仲淹富弼韩琦枢密副使

欧阳修余靖蔡襄为谏官介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乃作庆历圣德诗分别邪正专斥夏

竦泰山孙复谓之曰子祸始于此矣其后徐州孔直温有逆谋搜其家得介书而或谓介诈死投北

虜矣政竦請發其棺驗視又有請羈管其子弟久之始釋歐陽修作詩以悼之（投原訛作役）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進士不中景祐中求知音者白衣召至京師與李照阮逸定樂除秘書郎

范仲淹帥延州辟丹州推官自湖州掌學入為諸王宮教授以疾致仕嘉祐初為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讀復以疾授太常博士致仕年六十七子元康朝廷再起瑗以議大樂成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

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其律經三分四厘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厘九毫二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

鐘磬大小一以黃鐘為率而鐘之狀類鐸既而議者多非之後卒不用瑗通經術教人有法在湖州

門生去來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其規矩為太學法皇祐中起議樂因除國子

監直講而從其學者益眾成材而備朝廷器使蓋不可勝計（原本以議上有皆字成上無樂字）

劉顏字子望徐州人大中祥符元年登進士第初知汝州龍興縣坐殺已就執之盜免官遂居鄉里

以著書自適從學者常數十百人名聞東州乃采摭兩漢至五代名臣奏對有補于時者為輔弼名

對四十卷馮元及錢易滕涉蔡齊為上之且言顏經行淳備乃以補任城縣主簿李迪知兗青二州

皆辟為從事卒年五十一子庠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石介見其文嘆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

王回字深甫福州侯官人常舉進士中第補衛真縣主簿議邑事不合移疾自免久之大臣薦之朝

廷授以一邑命下而卒年四十二有集二十卷弟向亦以文學知名善序事亦早卒回孝友質直博

學知要与臨川玉[王]安石友善安石謂回造次必稽孔子孟軻所為而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于

世其学问所得自汉以来列儒林者罕及也

刘羲叟字仲叟泽州人举进士不中第欧阳修使河东荐其学术擢试大理评事留为唐书律历天

文五行志编修官书成授崇文院检讨未谢卒羲叟通经史百家之学国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

律皆所究知星历数术尤得其要常以春秋洪范变异休咎著书十数篇斥古人所强合者其占日

月星辰无或不验皇祐五年日蚀心是时朝廷制乐声钟大郁而不发又陕西钱法大弊羲叟曰此

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同占也上将感心腹之疾乎其后月入太微曰宫中当有丧而张贵妃薨

至和初四月日蚀客星出于昴曰契丹主且死矣其言无差所著有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

异南北史韶韵目（原脱兴字国语伶州鸠论铸大钱无射为害金再兴）

徐复字复之建州人常游京师举进士不中第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之法自筮无禄故不复进取

游淮浙间数年凡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诸家之说读之必得其旨因听其乡人林鸿范说诗之所以

用于乐者忽若有得遂举器求乐之本而晓然知律吕微妙动作之制时胡瑗作钟磬大变古法复

笑曰圣人寓器以声今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庆历初范仲淹过润州问复以

衍卦占之今夷狄无动乎复为占西边用兵日月无少差其后与郭京同被召赐对问以天时人事

复据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时当小过刚失位而不中宜在强君德仁宗又问明年主何卦

复对曰乾卦用事说至九五而止又问前年京师黑风其咎安在对曰其兆在内应豫王之丧明日

特除大理评事复固辞乃赐号冲晦处士授其子发校书郎复履尚高洁徙居杭州十余年卒年八

十京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谅数荐之故与复同召焉（刘云类稿有徐复传叙次与此大别 原本

旨作宜寓作写刚讹关丧作象 类稿作字希颜其子晞）

高恠少孤养于民（疑脱间字从伪国之后言）十三岁能属文通经史闻种放隐终南

山怪亦筑

室豹林谷放见而奇之与张尧许勃号南山三友诏举沉沦草泽寇准荐不起景祐中朝廷录国初

侯王后怪推其弟忻得一官范雍京兆建学召怪授诸生经从之者数百人康定（中）杜衍请赐

以处士号上特除大理评事固辞上嘉其守改赐安素处士文彦博又荐其经行先常赐良田五顷

矣至是复赐第一区既又除光禄寺丞恳辞不拜卒年七十一子嗣复有少微诸宫集续东臯子兵

源挂冠录烟霞志凡数十卷怪喜读书为文有法而诗清淡有古风谕唐以来至宋衣冠氏族人物

皆见其本未考之载籍不谬常梦白衣持素书目为白鹿洞空因作诗识之二十年昼寝复梦之其

夕卒葬白鹿乡（怪原本俱作择从宋史改）

林逋字君复杭州人祖克己[己]为钱氏通儒院学士逋少孤嗜学景德中游江淮归结庐杭州之

孤山真宗闻其名屡赐束帛命州县岁时问劳居西湖二十年不入城市卒年六十一临终有诗云

湖上青山对结庐亭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曾无封禅书逋不娶无子教其兄之子

宥登进士第逋少常游临江军李谿始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之器也逋之卒谿时知

杭州为制总麻服与其门人哭而葬之刻临终一绝纳圻中既而仁宗赐谥曰和靖先生仍赐其家

帛五十疋米五十石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语孤峭清淡其稿未常自录或曰何不录以传后世乎逋

笑曰吾犹不欲以诗取名于林泉况后世耶

代渊字仲颜永康军人天圣二年登进士第累迁至太常丞知益州田况表其所著周易旨要二十

卷朝廷特授祠部员外郎而卒渊恬于势利退居青城山二十余年以著书自适仕进非所乐也庆

历初知制诰王拱辰安抚西川遗书欲起之托疾不往见

赵师旦字潜叔单州武城人以叔稹荫补累官至右赞善大夫知康州（徐同曹覲事见孔宗旦传

)

曹覲建州人故赠谏议大夫修古之侄修古无子以覲为嗣而荫以官累迁至太子中舍知封州

孔宗旦兖州人初广源州蛮侬智高潜聚众溪峒而邕州有白气起郡庭仍江水暴溢宗旦以为兵

象度智高必反以书告知州陈拱不听皇祐四年遂举兵寇邕横贵龚封藤梧康端等州贼之未至

曹覲以州无兵备遂募敢死士五百人以守城而邻城已为避贼计遂给以书曰贼止期得邕贵而

已岂肯离巢穴远来耶慎勿张皇惊扰也观以为然乃纵所募去而贼至（亦轻信失策）又劝使

之走覲叱之曰先谏议以忠义自持吾岂苟生而貽辱先人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间自佩郡印与兵

马监押陈晔率州兵百余人御贼力不胜遂为贼所执同郡胥及二卒命人锢守之胥欲与俱亡不

可遂授二卒印使怀去不食三日贼谕欲用之覲叱曰犬彘敢尔邪遂遇害投尸水中赵师旦亦尝

先遣人觐贼还报曰诸州长吏皆弃城去矣师旦曰汝亦欲吾去邪乃索得谍者三人斩以徇而贼

将及城下因语妻子曰留此俱死无益也付以郡印令避难山谷间明日贼大至州兵止三百人师

旦与兵马监押马贵力战矢尽还坐堂上智高拥众入师旦骂曰朝廷负若邪大兵且至戮汝无遗

类智高怒并贵害之始贼既破横州宗旦遣其家属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及

州破宗旦被执贼有用之之意宗旦慢骂不已以及于祸宗旦常宦京东颇为监司耳目摧辱士人

为众所恶临难乃能立节如此祖无择以其事闻于朝而恤典颇厚赵师旦之妻生子数日而避贼

弃之草中三日犹不死复取而育之曹覲死其妻及幼子闻而死封康二州民为二守立庙岁时

祀之朝廷赠赵师旦光禄卿赐其母长安县太君霞帔录其弟师陟为大理寺丞子覲右侍禁从子

覲试将作监主簿赠曹覲太常少卿录其弟现为建安县主簿四子皆赐官长者为太常

寺奉礼郎

终丧年未应格谏官唐介言于上特命与差遣仍见阙修古妻陈乞现三注建州官以便其私庆历

间耿傅参任福军事死于好水川其忠义当先录于此而与王珪桑怿同列于武臣间盖欲见其本

末也（按此叙孔宗旦三人同时死事皆慷慨就义其令人读之无不感愤涕得史记合传之体

）

隆平集第十六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武臣

药元福太原人有勇善射少为军职在后唐为裨将晋少帝即位契丹入寇亲征次澶渊登陴望虏

众不见其际元福与慕容邺各以二百骑奋击阵前虏遂大溃明年虏复内侵张彦泽率师遇之阳

城粮道隔绝仍乏水草诸将皆以虏乘顺风宜少俟之元福曰俟风回吾属为虏矣彼谓我不能逆

风战今出其不意兵之诡道也彦泽从之杀获甚众追奔二十余里以元福为威州刺史西戎三族

攻灵州命元福佐朔方节度使冯晖讨之朔方距威州七百里地无水草谓之旱海携粮至晖食尽

诘朝行四十里而虏骑数万扼要路晖大惧遣人致赂求成虽许及日中犹未决晖曰奈何元福曰

彼正欲困我尔（知兵）察其势虏虽众特依西山而阵者其精兵也请以骁锐先薄西山彼或少

却当举黄旗为识合势击之晖善其谋斩馘殆尽汉乾祐中凤翔王景崇河中李守正永兴赵思绾

结蜀兵为援以叛元福从晖进讨兵众寡数倍他将皆为却而元福拥数百骑独出令曰敢回头者

斩众效死以战遂有成功慕容彦超盗据兖海周祖命曹英为帅向训副之参用元福以兵

谓元福曰已谕英训勿以军礼见汝及元福至英训皆父事焉会亲征城遂拔以功除建

雄军节度使世宗讨刘崇粮不继而班师命元福殿崇出追元福击走之在周凡改四镇

宋兴加检

校太师卒年七十七赠侍中

郭琼字国华幽州庐龙人少事契丹迁至都校后唐明宗朝挈族来归授以团练使晋末虜陷中原

盗贼蜂起德光以琼为忻州刺史即单车赴治盗畏其威相与遁去汉乾祐中淮人攻密州以琼帅

东路行营淮人闻之亦亟引避刘铢守平虜称疾不朝隐帝疑其叛诏琼领兵屯青州铢将害之张

宴伏兵幕下琼无惧色铢亦不敢发琼徐为言去就祸福铢遂趋召周显德中为齐州防御使岁饥

出俸以济之民多自邻境至者郡人诣阙以言诏为立碑宋初以左卫上将军致仕卒琼推贤接物

有士君子之风所至民怀爱之

何继筠字化龙河南人父福进仕周至节度使五代史有传福进节制镇州继筠补牙职以偏师出

玉门斩并人数千级赏功除刺史契丹入寇又击败之宋兴命护兵关南乾德六年太祖亲征太原

继筠夺并人汾河桥又败其众于城下开宝末契丹来为并援继筠屯石岭关追奔数十里斩馘千

余级遂擢授建武军节度使屡以少击众在塞上二十年虜人畏其名多绘其像面瞻拜之卒年五

十继筠儿童时嬉戏必分布部伍为战阵状及长善射深沉有谋与士卒同甘苦子承矩字正则开

宝二年从继筠讨刘崇生擒其伪将胡澄四年特除闲厩副使太平兴国中监兵泉州以平草寇功

迁闲厩使擢权知河阳徙潭州居六年端拱初除淄州刺史签书沧州事时契丹数寇边承矩请屯

兵于顺安寨西关易河沟口引水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十七里筑堤潴水以助要害太宗用其策

属霖潦为患议者多攻其失承矩援汉魏至唐故事以折之诏以承矩为河北制置屯田使民遂获

莞蒲鱼蛤之利而稻田岁入亦助边饷（此叙燕都水泉稻田之利井井有条使经理有法自可以

佐兵民之食少省输輓之劳）自是高阳并海以抵顺安绝胡寇奔冲之虞又言顺安至

西山不远

百里亦多川源愿因而广之用息外患朝廷虽嘉之未及行也真宗即位常手疏和戎为息民之利

景德初契丹修好上益善其有谋又命知雄州进本州团练使兼安抚使时虜使初至承矩（疑脱

接字）以为待之礼宜得中庶可久也上嘉纳久之恳求罢徙齐州卒年六十六赠相州观察使子

龟龄遐龄九龄缘边及涿易州军民闻承矩卒无不流涕相与至雄州发哀供佛何氏世为名将而

承矩好学有文所与游者必贤士大夫有文集藏于家平时章疏论事多适用既卒上遣内侍就其

家取存日奏疏进内太宗知其好学喜吟咏前后命中贵人赐以御制并书积五十余轴又面付手

札以褒之初除团练使真宗谓宰臣曰承矩将家子知书好名以才能自任宜授以美名遂除英州

及丐罢瓦桥诏有自择代遂荐李允则亦良将也承矩御下以诚同其甘苦边民有告机事必与欸

语无所猜忌故虜中动息无不逆知至道初虜骑万馀夜逼城堞迟明承矩出战斩获甚众仍得其

酋长虜始引去议者犹以开关不俟命为罪故徙沧州是夏魏廷式采访河北得其功状朝廷遣使

实覆将士始获推赏承矩治沧雄州三任绩效甚著

杨廷璋字温玉真定人祖洪裕少渔貂裘陂有以二石雁授之者其翼一揜左一揜右曰北岳使也

是年生女为周祖淑妃明年生廷璋以淑妃得赐官遂至节度使常镇晋州而隰州阙守乃请监军

李谦浦权领州事谦浦至隰并人围其城或请速救之廷璋曰贼遽至必未攻城乃募死士百数潜

遣谕谦浦相应夜衔枚击之并人大溃逐北数十里宋兴荆罕儒监晋州兵疑廷璋周之近亲欲图

之见必怀刃而廷璋接以至诚卒不敢发周祖常谕廷璋图泾帅史懿廷璋屏左右示以诏书懿受

代入朝遂免祸时论以罕儒之不能加害为若有施报也廷璋被诏单骑朝覲加检校太尉（原本

温作阳乃作其)

王审琦字仲宝河南人仕周至防御使沈毅善谋所至有政绩世宗征淮舒州坚壁不下以郭令图

为刺史命审琦司超将兵攻城一夕拔之令图入复见逐于郡人审琦方进军援黄州闻令图被逐

乃选骑衔枚袭城夜败其众而复纳之遂以兵破紫金山世宗图濠梁审琦先拔其水寨乃降及攻

楚州审琦料淮人城陷必遁设伏待之卒堕计中宋兴从太祖亲征李重进论功除忠武军节度使

在镇累年宽简使民属邑令有以罪黜县胥者僚佐以为令不先白是轻主师也请诘其罪审琦曰

五代以来诸镇暴横令宰之职不振久矣能斥黜吏是可赏也(有容之度有识之言)闻者叹服

在官岁得租课量入而用未常横敛卒赠琅琊郡王子承衍尚昭庆公主

符彦卿字冠侯宛丘人父存审后唐节度使封秦王五代史有传彦卿初仕庄宗于太原郭从谦之

乱左右皆去惟彦卿与王全斌力射杀数十人庄宗遇害恸哭久之天成中大破契丹于喜山至晋

领同州节度兄彦饶以滑台叛上表乞归田里晋释不问契丹寇河朔彦卿驻澶渊高行周被围于

铁丘诸将相顾无敢当其锋彦卿独以数百骑奋击虜遂遁行周获免开运二年契丹十余万众围

晋师于阳城城中无水人马多渴死会大风扬尘彦卿遂与张彦泽皇甫遇谋乘势决战虜败戎主

乘橐驼而遁车帐兵械悉为彦卿所获及德光入汴召而责之彦卿曰臣事晋主不敢爱死今日惟

命德光笑而释之即遣归镇武宁方徐宋间盗贼蜂起彦卿至埇桥遇贼李仁恕拥众数万攻徐州

彦卿至城下贼控马首请同入城彦卿之子昭序自城中遣人大呼曰相公助贼何也(彦卿可谓

有子矣)城不可入贼之计不行相率拜马前而去汉祖得天下封彦卿魏国公至周封卫王加太

傅改魏王宋兴加太师开宝三年引疾纳节钺退居洛下八年闲乘小驷游佛寺名园人服其旷达

性不饮酒谦恭待士对宾客清谈终日不及世务为将有谋善战所得俸赐皆分给士卒故人乐为用卒年七十六周世宗皇后及太宗皇后皆其女也周恭帝及太祖两朝俱赐诏不名虜自阳城之败畏不敢呼其名马不饮齧则叱之曰此岂有符王邪虜主北归其母问人曰符王安在对曰镇彭门曰符王不来何其失策之甚其为契丹所惮如此（原本将下有家字乐下脱为字）王全斌太原人父在唐为岢岚军使私畜武士庄宗疑而召惧不敢行全斌曰上疑有异志矣若以全斌为质则释矣父如其言全斌因得隶庄宗帐下历晋汉间积官至节度观察留后宋兴除节度使平蜀民讼其掎克贬留后开宝未复领节制卒年六十九凡贬黜十年怡然自得性轻财故士卒乐为之用曾孙凯字胜之其祖审钧全斌子也审钧以击贼而死其子遂徙居京兆家富于财凯日散施结客与少年驰猎南山下或逾月不归民有讼其践田苗者收至府寇准守京兆见而奇之乃言于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审多钧复死于忠义当录其后遂除凯三班奉职累擢閤门祇候镇定邢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徙监麟州兵以功迁至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节度使谥庄恪子緘彭处仁大方处厚镇特伟初凯九年在河外数以击众有功因明镐论奏乃加进擢李谦浦字德明太原人少通左氏春秋仕晋为西头供奉官至周任刺史常监晋州兵以偏师屡挫太原而屠城掠地录功为多隰州阙守晋帅杨廷璋请谦浦权领州事至隰浚城隍严兵备未旬日而并人至方盛暑谦浦服絺绤摇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并人望之勒兵不敢动因以敢死士百数夜缒城与廷璋军衔枚薄贼营破之逐北数十里斩首千余级建隆初改慈州刺史久之诏与孙建进沈继深王睿进兵太原略地谦浦为画出也入进退策众不能用及班师又谓曰今退兵彼必

来乘我宜整众为备诸将亦不答而为并人所袭狼狽奔走独谦浦兵成列并人遂却复移隰州刺
史筑保安平等寨敌人十年不敢犯境有招收将刘进勇力绝人屡以少击众并人恶之潜为蜡
丸书佯遗道上晋帅赵赞得之以闻太祖诏谦浦械进阙下谦浦言并人反间欲我杀之也臣愿以
血属保其无它太祖为释进赐金帛开宝中召为济州团练使会边将失律复诏还莅隰州其后以
疾至京卒年六十二子允正允则谦浦慷慨重然诺所赐优厚皆分遗将士故为其所用者莫不尽
力允正字修己[己]颇读书居官严毅多行杀戮官至河州团练使卒允正常质其居太宗召谓曰
汝父二十年守边止有一第何故质之曰妹适陈王贫无以具礼耳诏为偿值而还其第缙绅多赋
诗美之
允则字垂范以父任为济州衙内指挥使谦浦卒任左班殿直少以才略闻太平兴国七年初置静
戎军榷场特命允则领之自是屡奉使诸路知潭沧雄镇潞州而雄州常再莅焉除宁州防御使卒
年七十六子中和中吉中谨初允则在阁门凡下诸路宣敕真宗必付允则视审而后行京师诸河
水门及郑州水碓皆淳化中允则所开治湖南民岁输绢谓之地税绢又屋每间出绢一丈三尺谓
之屋税绢始户给一牛岁输米四斛牛毙犹输谓之枯骨税皆马氏暴敛之馀允则治潭州悉奏除
之（惠政）湖湘山田民不耕垦允则下令给诸军刍皆输粟稟由是山田遂无遗利潭州旧分兵
戍邵州允则谓蛮不扰而益戍兵是长边患也亦遂奏罢初至沧州葺营垒多开井泉言者以为扰
未几北寇围城近郊老幼皆入城保而水不乏又斫冰代炮积成深泥虏兵遂解真宗召而语之曰
顷有言卿扰民者及寇至始见利也王超之败人心危动允则劝使衰绠向师而哭以解众忿仍趣
整师以进真宗闻而降手诏褒励雄州榷场禁通异货逻者获珉玉带及妇人首饰交易

者允则纵

之曰此以我无用易彼有用也周世宗始以瓦桥关置州居民惟结茆允则教以陶公私营造皆易

为瓦甃矣又合外旧瓮城与大城为一始创关城焉浚濠起月堤环以沟塹增广阍承翰所修屯田

架桥引水作梁构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肃广信顺安军所以设险者备矣旧城楼可望十里以为斥

堠允则曰南北通好安用此为（此传叙次兴利除害及守御谋略皆出人意表真贤将也然非得

此妙笔亦不足以传之）命毁之后乃徙浮图于北原上所望逾三十里将为新城先建东岳祠自

以黄金百两为供器导以鼓吹民间竞以金银器献久之密撤去而捕盗移文北界因以护祠为言

兴版筑城就而虜不知也雄州上元旧不放灯允则结采山聚优乐纵民夜游谍知虜人欲观灯乃

率同僚会城北俄有衣紫胡人至出妓女列侍延之（奇甚妙甚）传舍剧饮而罢密使纵所乘骡

遁去即幽州统军也后数日闻为虜主所诛矣常宴兵而甲仗库火终宴不救后真宗问其故曰兵

械警火甚严当宴而燔奸人欲以计见动若舍宴救火其谁不它窥测也真宗善之景德以后国信

往还仪制及所费用皆其所裁定智识开敏处事审当其方略施設虽游观亭传莫不有所寓也（

原本斫冰讹作以水趣作趋获作以新城讹作亲战谍诛并作谋亭下脱传字）（末段数语总束

包括简严最有精彩）

贺惟忠沂州人初隶周世宗藩邸召补供奉官不辞而去世宗怒及即位不复用宋兴擢仪鸾副使

知易州以功就迁本州刺史知书晓兵法抚士卒能得其心乘障用兵所向无敌在易州十余年契

丹不敢南牧及卒以其子昭庆为供奉官

姚内斌平州人少事北虜周显德末世宗北征太祖将兵至瓦桥关内斌为关使开门请降世宗以

为汝州刺史乾德中改命庆州十余年戎不敢犯塞称之为虎卒年六十四

董遵诲范阳人有方略善御夷狄守通远军十余年蕃汉悦附

王彦升字光烈本蜀人后唐平蜀徙居洛阳显德末以散员指挥使从太祖北伐至陈桥以军中拥

戴而还彦升先入杀韩通太祖怒之出为唐州刺史久之徙原州防御使卒年五十八彦升残忍在

原州戎人有犯汉法者会宾客则引而前以手捽其耳对众大嚼沃以卮酒前后虏中有无耳者皆

彦升所残也故并塞数年戎人畏之无犬吠之惊

赵赞字元辅幽蓟人父延寿尚后唐明宗公主五代史在[有]传赞七岁应神童明宗赐童子及第

附长兴春榜延寿守上党并其父德钧皆陷虏中赞独与母在洛阳晋祖由鲁援立命赞奉母北归

赞在晋末受虏伪河中节度使虜北归得留镇河中汉祖起晋阳赞因劝进改京兆周世宗征淮南

留赞与诸将围寿阳诸将皆败赞独有功及移军天扫片瓦无弃者淮南平赞功居多乾德初授晋

州刺史兼建隆军节度使太宗即位来朝而卒赠侍中赞喜读书接人有礼才长于御众所至吏民

畏服

李汉超字显忠云中人仕周至殿前都虞候宋兴累迁至齐州防御使关南昌兵马都监有善政齐

人爱之诣阙求立碑太祖命徐铉为文赐之刻石太平兴国间除观察使卒赠忠武军节度使检校

太傅超知人疾苦善抚士卒死之日军中皆殒涕初在关南人有讼汉超强取其女为妾及贷而不

偿者（齐州爱之关南讼之岂前后殊辙邪抑风土之淳漓异也）太祖召而问之曰汝女可适何

人曰农家也又问汉超未至关南契丹如何曰岁苦侵暴曰今复尔邪曰否曰汉超朕之贵臣也为

其妾不犹愈于农妇乎使汉超不守关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责而遣之密使谕汉超曰亟还其

女并所负朕姑贖汝慎勿复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邪齐棣监[盐]酒之利数倍他郡何继筠

在棣汉超莅齐皆得用以养士而朝廷不计其所费（汤云太祖于此事得情得理有恩

有威御将

如此可谓尽善不计所费用以养士尤为强兵之要未可以后来之弱归咎于杯酒释兵权也)

杨美字仲和太原人仕周至刺史建隆初为北海军使乾德初征蜀召委以军政民诣公车乞留者

数百人诏遣还不从答其为首者始去其治尚简易民爱之如此莅军亦为众所服任气好施俸赐

悉以贖亲旧官至节度使死之日家无余财

郭廷谓字信臣其先彭城人唐末居淮甸父全义为江南观察使廷谓初有气概颇读书父卒监濠

州兵周世宗征淮破紫金山之众至涡口夹筑垒为浮梁扼濠寿廷谓率水军犯之世宗又命武行

德率师屯定远以逼濠州廷谓袭败行德李景遂擢廷谓本州团练使及世宗攻濠势已危蹙累诏

招谕廷谓曰世受江南大恩不敢轻去就愿听禀命金陵世宗许之及使还廷谓望金陵大恸再拜

然后以城降世宗曰江南诸将惟卿断涡口桥破定远寨足以报李景禄矣濠上使李景自守亦何

能为乃授以亳州防御使复帅濠兵攻降天长在亳有政绩乾德初改絳州防御使蜀平以观察使

知梓州民便其政卒年五十四廷谓有士君子之风（原本廷俱讹作延）

李怀忠涿郡人始事太祖为牙校以功累擢至大同军节度使太祖洛京郊祀爱其山川形势有迁

都意莫敢言者怀忠乘閒曰汴都岁漕江淮米四五百万斛贍军数十万计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

欲都此谁与共处邪上悟亟还京怀忠太平兴国中卒

郭进深州人少傭作有膂力多结豪侠饮博人有欲杀之富人妇竺氏阴告之乃之晋阳汉祖留帐

下北寇屠安阳汉祖遣进拒战虏败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盗据汴京复北归进请以奇兵间道入

洺州因定河北诸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盗进悉为翦除吏民愿纪其事诏近臣撰文賜之改

刺卫州河朔盗匿汲郡山间者稍众间出攘夺久不能灭进往攻剿绝民以安居改洺州团练使郡

人诵其善政建隆初迁防御使久之除云州观察使访竺氏已死得其女抚养以适富民时刘继元据并门未下以进兼西山巡检二十年不易其任进听讼善以钩距得其情军政严肃战无不克太祖遣戍西山必戒之曰汝谨奉法我犹赦汝郭进杀汝矣以郡之租赋听其养士（论太祖之任郭进既尚且久又厚其养士之资末段[段]总叙诸镇见其知人善任驾驭有方故能收备边之效也）卒有司不复会其出入其待之如此太宗征太原命进控石岭关北虜来援晋进击败之并人气丧既而为田钦祚所诬进刚忿不能辨乃自经而死钦祚伪以暴疾闻上深悼之进喜啜人急所至有遗爱在洺州植柳种荷菱遍城中外其后郡民见之有垂涕者太祖划五季之弊开亿世之业明于知人任将有术付郭进以邢州李谦浦以隰州俾制太原何继筠以沧景贺惟忠以易州李汉超以关南俾控北虜授姚内斌以庆州董遵诲以通远军王彦升以原州俾御西寇不易其任皆十余年待之以不疑薪之以远效来朝赐食殿坐遣之则赐予加等擢何继筠以节制必示以懋功之赏余不过沿边巡检欲激其进取之心故二十年间边无事者非适然也（必示原本作示必）武行德太原人少负薪道遇晋祖异其所负命数人力不能举因留之帐下累擢至宁国军都虞候开运末鲁主犯阙行德陷虜中伪请自效因遣送将校数十辈护所取尚方铠甲还胡中至河阴行德谓众曰我与若等能为异城鬼邪辞气慷慨涕泗横集众素服其威名皆曰惟命遂攻孟州城走其伪节度使崔延勋悉府库分诸校而权领州事遣弟行友诣太原劝进汉祖喜因来河阳依行德行德以兵翼至京师汉有天下授河阳三城节度使加平章事至周加侍中行河南尹时盐禁入城者死有抱关卒捕一鬻蔬妪至庭行德诘之妪曰入城有浮图取管中蔬视而不售俄与卒同捕系

盐非姬所有也行德讯得诬状皆戮之都人畏服以为神明建隆初改忠武军节制开府仪同三司

进太傅卒（原本辈作百仪下脱同字）

隆平集第十七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武臣

马仁瑀魏郡人年十六委质周祖帐下力挽弓二百斤世宗命卫士习射苑中仁瑀独挽强百发百

中赐锦袍束带从世宗亲征刘崇王师不利仁瑀谓众曰主辱臣死因跃马大呼引弓连毙将卒数

十士气始振崇遂败随世宗征淮南登楚州永寨飞楼距城百步城卒诟骂左右射莫能及召仁瑀

至应弦而毙建隆初以佐命功为刺史累擢至朔州观察使卒年五十（原本败作罢）

杨邺（宋史作业）或曰继邺麟州人少倜傥谓其昆弟他时为将用兵当如鹰逐雉兔弱冠事太

原刘崇至节度使太宗征太原刘继元降得邺甚喜授以大将军数日迁防御使知代州虜攻雁门

邺以数百骑由小径背击大破之迁云州观察使判代州授诏副潘美北征以王侁刘文裕护其军

拔云应寰朔四州时曹彬失律于岐沟诏美护四州民徙内地既而虜复破寰州邺谓侁等曰贼势

盛不可与战姑密谕云朔等将先出寰我师次应州贼必悉众来拒俾朔州吏民直入石碣谷列强

弩千人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万全矣侁沮之文裕亦欲邺赴敌邺曰此必败之道

也侁曰君侯素号无敌见敌逗挠岂有它志邺曰非爱死特杀伤士卒而功不可立耳即率帐下自

石朱路趋朔州将行泣谓美曰邺太原一降将上不杀而授以兵柄非纵虜不击欲图报万一也诸

君责邺以避敌当即死矣因指陈家谷口曰君侯于此张步兵强弩以援使邺转战至此失援则无

遗类也美与侁阵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逻台望见虜败欲争其功即引兵离谷美不能止

乃行二十里闻邺败帅兵却走邺力战至暮望谷无人抚膺大恸其子延玉死焉帐下兵

殆尽犹手

刃数十百人因重伤为虏所获太息曰为奸臣所逼王师败衄不食三日而死（此叙杨业设谋力

战处如读项羽纪刺客传令人可悲可泣何等笔力 汤云岐沟陈家谷之败彬退师援饷已失盖

因部下诸将闻美与重进累捷耻己[己]无所攻取意在争功而彬不能禁遂裹粮趋涿以至于败

杨业之不欲出兵而王侁激之业不得已相期转战谷口为夹攻计美与侁既阵于谷口以待及侁

登托逻台一望以为契丹败走意欲与业争功遂离谷口美不能制卒陷业于死是二者皆起于争

功之故美不能制王侁彬亦不能制诸将何也一念之私遂貽国家无穷之祸盖三路出兵事权不

一而又以屡胜而骄故也使如太祖时有所耑责而授之以剑当不至一败至此）阵将陷麾下犹

馀百人邺谓曰汝曹各有父母妻子速去尚有生还报天子者无与我俱死于此皆流涕不去无一

获还时淄州刺史王贵亦死焉邺勇而有谋与下同甘苦代北苦寒未常独设炭为政简易郡民爱

之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上尤痛惜之赠节度使北征之役曹彬岐沟之败至拒马河军民牛马

相践踏而死者甚众彬贬右骁卫上将军及邺陷没潘美削官三资时雍熙三年之春夏也是年十

二月复命刘廷让再举北伐之兵而全军陷于君子馆廷让马毙三易马始以身免三将继续衄沿边

疮痍之卒不满万计料乡兵城守皆不习战事仅自固而已深祁德州既常不守魏博之北凋弊为

甚邺之子延朗其后缘圣祖讳而改曰延昭以邺荫补供奉官邺及延玉俱死太宗悯之擢延昭崇

仪副使咸平二年契丹入寇延昭在遂城城小无备众心危惧延昭集城中丁壮护守偶大寒命汲

水注城外及旦冰坚滑城不可近虏遂解去迁知莫州三年契丹复寇边延昭伏锐兵于羊山之西

自北掩击且战且止及伏发虏众败绩获其名王函首以献加本州团练使与杨嗣并命

真宗谓宰

臣曰嗣及延昭以忠勇自效忌妒者众朕力芘之以及于此景德初胡马南寇延昭领兵
虜地破古

城多所俘获会修好乃止徙高阳关副都部署在屯九年官至英州防御使卒年五十六
诏录其子

傅[传?]永德政文广有差门客之类亦试艺而官之延昭于吏事非所长军中诉谍皆
决于小校

周正（从宋史加周正字）上知而不责第戒飭小校而已然其智勇善战沈默寡言平
居未常问

及家事所得俸赐均遗士卒奉已[己]简质出入骑从如军校号令严明同士卒甘苦寒
不披裘暑

不张盖遇敌必身先功成推其下故人乐为用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虜情畏服止呼
曰杨六郎

其卒也河朔之人皆望柩殒泣（原本诸君君字讹军两延玉玉字并讹昭裘讹衣号上
多法字）

王彦超字德升魏郡人少事魏王继岌在晋为刺史汉为防御使周节度使兼侍中建隆
初加中书

令改授二镇封邠国公以太子太师致仕年七十三累朝皆有战功时以为彦超居富贵
能知止足

留福徐州人屡有战功开宝间以观察使判雄州凡五年政尚平易民甚便之诣阙借留
诏为立遗

爱碑卒赠节度使福既贵诸子欲治第福怒曰我受厚禄矣足以庇汝曹平日以身许国
犹未有尺

寸效更欲居大第为自安计邪太宗闻而喜之其卒也赐金五千两市第恤其家（宋史
留作刘）

荆罕儒范廷召皆冀州人少为盗王晏字镇时徐州人王景字象珍东莱掖人元达洺州
人钱守俊

濮州人谭延美大名人世宗既戮何徽樊爰能辈乃择骁勇士为将而擢罕儒为团练使

建隆初加

防御使晋州钤辖恃勇轻敌常悬军深入虏获甚众一夕至京土原刘钧遣兵追蹙之罕儒方据胡

床糗士锦袍裹甲遂直犯贼锋为并人所杀河东久畏其勇欲生致之及死求杀罕儒者悉诛焉太

祖亦深嗟惜罪京土原之不用命者而官其子加等廷召以勇力应募为军职在周为殿前右番指

挥使开宝间累迁至铁骑都虞候太平兴国二年契丹内寇密迓魏博三年春廷召大破之斩首万

余级追奔莫州馀寇悉遁未几卒赠侍中 晏开运末为陕西军职与都校赵晖侯章谋害耶律德

光伪命陕帅刘愿（从新编加刘愿字）奉表于汉祖汉祖威声未振而晏等归之甚喜即授以节

度使及入汴加平章事周录其败刘崇功改武宁节度使封滕国公因其乡里以荣之也建隆初以

上将军致仕卒 景自后唐为军职以功累擢至周为节度使加中书令宋兴进封太原郡王卒追

封岐王 达初事晋邸太宗即位累擢至封州观察使卒赠节度使 守俊事太祖于潜宫屡有战劳

发后有七黑子如斗在民间时有乡人目为草中鹞言其勇鸷也积官至潘州防御使卒年八十二

延美仕周至控鹤副指挥使建隆初除指挥使累至观察使常知宁边军胡骑骤至城下延美命

开门诱之围城数月如故虏卒不敢入而遁久之请老以上将军致仕卒年八十三赠节度使罕儒

及景皆轻财好施折节下士有称于时（原本伪作为诱下脱之字）

高琼家世燕人父乾徙居亳州蒙城县琼少时在外寝一夕父往视之若见有披金甲而侍其侧者

父潜异其事及长而材勇给事晋邸累擢至殿前都指挥使卒年七十三子勋继忠继宣继勋字绍

先初补殿直太宗见而奇之擢寄班祗候咸平初监兵益州王均叛继勋引兵与战贼党转斗至嘉

州界败之复还力攻益州城而王均夜溃以功迁崇仪使徙绵汉剑门都巡检悉擒灭均余党杨承

海等众徙陕口钤辖还朝陈用兵方略真宗嘉之除宫苑使并代州钤辖徙岢岚军寇袭草城州继
勋谓军使贾宗曰虜虽众而不成列是无主帅也急击之可成功因设伏要害与接战寒光岭伏发
斩获甚众迁弓箭库使赐金带锦袍自是累擢威武保顺昭信军节度使景祐初以年高进见节其
拜特许以子扶掖未几辞管军遂改镇建雄知滑州卒年七十八赠太尉继勋谦慎有机略善抚士
卒故战常有功子遵度遵范遵甫遵约遵宪遵让
党进朔北戎人幼为天雄节度使杜重威奴重威爱其淳谨虽长犹令与婢妾杂侍重威败周祖得
之以为铁骑都虞候建隆初除刺史以军功累擢至节度使常总禁旅不识字不记兵籍一日太祖
问之举梃以军司所书兵骑戎器数请上自视上益喜其朴直巡徼京师见珍禽奇兽必放之曰不
养父母反养此邪晋邸命亲吏臂鹰雏进亟欲放及知乃戒之曰汝谨养视小民传以为笑其变诈
多此类（淳谨何在）杜重威之后寒饥进常分俸以给士大夫或愧焉
呼延赞并人少为铁骑卒太祖爱其武力擢为军校屡以战功迁至团练使卒赞忠实有勇遍体文
以赤心杀贼字妻子奴婢同爨皆然又刺镂于鞍勒器用之上出入有破阵刀降魔杵铁鞭铁幞头
两角有刃皆十余斤乘驢马绛抹额自谓慕尉迟敬德常出刺保州请于上曰臣服饰奇异愿敕郡
县清道太宗笑而不答又请绩形郑州灵显王庙愿统阴兵灭虜太宗常谓近臣曰赞服器诡异朕
屡欲诛之既而亮无它志也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少有大志风姿伟秀太祖一见奇之以隶麾下即位屡擢刺史太宗莅政进团
练使明年讲武近郊命翰专金鼓军容甚整上悦以藩邸时金带密赐之谓左右曰如崔翰者必不
能事晋朝言政出多门故也从征太原流矢中颊犹战不已上亲至其帐抚之北伐班师次金台驿
大军南向而溃上令率卫士千余止之翰请单骑以方略告谕众遂定戮一人以复命上

喜因命翰

征定州得便宜从事沿边诸军并从节制军市租储听其专用其冬会李汉超崔彦进破北虜于

徐河鲁投西山坑谷死者不可胜计俘馘数万他物又十倍焉擢武泰军节度使改镇威德军至镇

方盗贼充斥翰诱其渠魁谕以祸福乃相率出境又徙高阳召还以疾留京师疾间见上曰臣不愿

死于家马革裹尸足矣上壮其言复命赴所治卒年六十三赠侍中翰沈毅有谋所至多成功轻财

好施死之日家无余费

解晖洺州人自后唐隶兵籍凡受诏征伐必身先士卒临敌所难者晖处之若甚易金疮被体几无

完肤建隆以来屡有攻伐积官至团练使卒年八十

曹翰魏郡人少为郡小吏周祖镇邺奇之以隶世宗幕下世宗镇澶渊以为牙校及尹开封翰犹在

澶渊闻周祖寝疾不俟召来见世宗密言曰王为冢嗣不侍医药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

以府事命翰总决即位补供奉官稍迁枢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铠甲千数在正阳既而遣降卒八

百来京师翰遇于道惧其过正阳劫兵器叛尽杀之世宗不加责乾德中伐蜀以翰帅荆襄凿山开

道商旅以济又诏兼漕运而粮馈不乏蜀平全师雄拥众十万叛翰与曹彬刘廷让讨平之又军校

吕翰盗据嘉州翰及诸将夺其城谍知贼三鼓复攻城诫击柝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迁

蔡州团练使从征太原会河决诏翰董役指日而讫事后复有决其绩用亦然曹彬平江南翰独下

池阳而煜将有胡则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亿万计伪言欲致庐山罗汉铸像于

阙下诏从其请因调巨舰十百同（有载字）所得以归朝廷涵容不加诘问录其功授桂州观察

使判颖州复从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翰军（军原作兵）东隅有卒得蟹以献翰谓诸将曰蟹

水物而陆居非其所也又能行不能进则城不可进拔之象其班师乎卒如其言师还除

威塞军节

度使仍判颍州未行诏翰督役开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运输遣徒伐巨木于虜地授五骑以五色

旗为斥堠如遇寇则举白旗之类又起烽燧于境上虜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济乃归镇居数岁汝阴

令孙崇（宋史有望字）讼其不法鞫得实削夺官爵送登州久之复千牛卫上将军卒年六十五

赠太尉咸平初赐谥武毅翰天资残忍贪冒多智数喜诞妄饮酒至数斗不乱对上奏事虽数十条

皆嘿记不少差（开原作关）

翟守素北海人仕周至刺史宋兴累擢商州团练使卒年七十一自汉策名将六十年以谨厚自持

所至称治建隆间麟府内属戎人争地不决因扰边民诏守素驰传以谕曲直莫不悦服梅山峒蛮

人叛又诏守素讨平会阴雨弓弩筋角解驰诘朝将接战而夜削木为弩迟明大破其众焚荡巢穴

贼首包汉汤者与数郡大吏富民交结守素获其私书悉焚之以安反侧守素建隆之前已在高列

而后进多秉节钺独守素二十年不迁而能恬不为意（原本将六十将字作俯）

折御卿累世边将奄有麟府之地祖从阮父德宸皆永安军节度德宸卒御勋为留后开宝九年来

朝授泰宁军节度使未行卒朝廷遂降告敕授御卿闲庙使改为崇仪使知府州以功擢至本州观

察使未几率兵大败戎人于子河汭除永安军节度使自是戎虜不敢深入寇一日虜将韩德臧（

新编臧作威）为李继迁所诱内侵方御卿被病力疾出战虜将闻其来不敢进既而疾亟母令人

召归御卿曰世受国恩虜寇未灭御卿之罪也临敌弃士卒而归邪太夫人勿见念也言讫泣下翌

日卒年三十八赠侍中录其子惟正知留务

侯延广西河平遥人太子太师益之孙也延广年十岁父仁矩为德州刺史有虜骑数十入城延广

领数骑驰出牙门射杀其酋领仍斩首数级悉擒其余党太祖闻而奇之就赐锦袍金带仁矩卒擢

延广供奉官河西叛卒刘渥啸聚寇耀州郡邑皆城守延广轻兵间道追及于富平而渥等千余人
传言谓延广曰公家世富贵奈何与亡卒争一旦之命也延广亟挺身与斗断渥右臂亡走为兵追
获因大破其众关右平擢刺史知灵州赵保忠方与继迁通谋上遣李继隆问罪以延广护其军定
夏台就擢知延州先在灵武戎人悦服护军康赞元害其功诬奏延广得虜情恐难制遂以慕容德
丰至部不治及继迁寇灵武乃复授延广团练使知灵州时戎虜塞道延广独引数骑之镇继迁畏
其威望虜皆避之至郡未几卒年五十垂绝犹曰今日虽得死所独恨无功报国耳
田重进范阳人周显德中应募为卒隶太祖麾下积战功至刺史太宗即位累擢除节度使领飞狐
路都帅破虜众获其骁将大鹏翼并契丹游渤海三千余人斩首数千级逐北四十里下飞狐灵丘
数城以功改镇彰化军京兆尹卒年六十九赠侍中太宗在藩邸爱其忠勇常遗以酒炙不受使者
曰晋王赐何敢拒曰我知有天子不知晋王何人也太宗益嘉其无私交
卢斌开封人始以笔札给事晋邸太宗即位补殿直雍熙三年北伐随军至岐沟王师之败曹彬忧
之斌请千弩斫寨虜遁移军夹河既克涿州留万兵令斌守斌以为深在虜境守之无益彬命斌拥
城中老幼南徙易州彬振旅为虜所乘诸将皆以失律被遣独斌常建议弃涿州获免端拱中贼刘
渥侯和尚劫兴平栎阳斌为永兴华州巡检薄南山渡渭水擒灭无遗迁供奉官移梓遂十二州都
巡检仍许以便宜从事淳化二年贼任诱寇昌合州三年富顺监蛮攻棗州斌皆讨平既而草寇结
党钞略棗戎资州富顺监斌又击灭之是冬李顺乱斌以兵六百人趋成都斩贼数万级明年成都
陷斌还梓州贼渠相里贵众三十万薄城城中兵止三千斌感励士伍为固守之计间出与贼击刺
稍却复集机石连弩冲车云梯环城矢石如雨斌与州将张雄随机设备围闭八十日王继恩援兵

始至斌开门迎劳王师斌遂溃散斌因势追斩及纳降二万余人又蓬阁间斩获千计贼
(末行阙

文)平以功除刺史在川峡六年数以孤军御强寇功效最著及平梓绵汉州贼党方代
还迁东上

阁门使建言阆州北葭萌路可直入利州若焚栈道剑门之路险不足恃也请立寨栅从
之卒年五

十一斌善料敌不失机会(及平原作其平)

赵延进澶州人父暉官至太子太师五代史有传延进以父任累迁至右千牛卫将军乾
德中伐蜀

以延进知襄州汉水坏堤岁损民田为累石岸其患遂绝李继隆将兵御之仍赐阵图分
兵为八队

俾奉以从事至蒲城虜垒集乘高望之不见其际翰等布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延进曰
众若此而

我师星布其势相辽不如合击之违令而获罪不犹逾于辱国乎翰等曰万一不捷为之
柰何曰延

进愿独当其责遂改为三阵三战虜众大溃以功迁右屯卫大将军知镇州民诣阙借留
许一年改

知扬州徙并代州钤辖又知相州(阙文止)

隆平集第十八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武臣

魏丕字齐物相州人少业儒周世宗镇澶渊奏为司法参军后改授武职太平兴国中官
至刺史常

对太宗愿除台省官上谕之曰知卿本儒生然两省不若刺史俸优也屡求退以左卫大
将军致仕

卒年八十二丕好为歌诗有东亭集六卷常咏山鹊人多诵之

安守忠字信臣父审琦为周节度使封陈王五代史有传守忠以父任仕周至鞍辔库使
兼刺史乾

德中蜀平以守忠任汉州刺史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能律己汝辈当效其为人至道
中擢为节

度观察留后久之卒年六十九赠太尉常判雄州方宴宾阁吏言有军校谋变守忠笑顾
坐客曰此

辈酒狂耳计未及发而就擒焉人服其能镇物(原本陈下脱王字任上有正字)

杨允恭汉州绵竹人世富于财乾德中王师平蜀允恭方弱冠率乡里子弟置寨于清泉

为贼所得

允恭给之曰苟活我当相助贼释之因厚结贼之子一日贼欲加害其子密以告遂遁去以策干丁

德裕权补为绵竹巡徼贼平赴阙补殿前承旨太平兴国间监兵英州入奏海贼官不能制又民贩

海盐入岭北者众请建大庾县为军诏即以大庾县置南安军授允恭广连都巡检自是冒禁者少

而允恭擒捕海贼殆尽诏奖之自殿直特迁供奉官改崇班缘江多盗又命领江南催纲捕盗事至

临江军择驿卒具轻舟伺贼所在夜出捕其（疑脱为字）首者百数又趣通判蹶海寇寇张幕设

强弩短炮炮伤允恭肩血污衣神色不动密遣善游水者以铁钩毁其幕进击之毙于水者大半犹

生擒百人江路平迁洛苑副使都大江淮两浙发运捕贼事赐金带先是三路转运各领其事而上

供米岁不过三百万允恭尽籍三路州卒牙吏自发运所输泗州输京师岁数遂倍改作坊使充发

运使官置榷场计置买江淮所产茶旧不较精粗久不售而腐者悉焚之允恭具等色年次而给焉

遂绝其弊淮南十八郡而九郡行盐禁恭以为行法不一抵冒者众寇盗之生莫不由此请均禁止

三司沮其议而允恭力请不已太宗卒从其请又以庐州庐江县巢县去州稍远故多寇盗诏遂建

为军允恭积官至江州刺史卒年五十六赐其子同学究出身李顺之乱其兄自荣据绵竹县而允

恭之兄允升弟允元率乡子弟擒自荣以献太宗嘉之授允升本县令允元什邡县尉明年并召赴

阙除允升赞善大夫允元大理评事云（原本庐讹卢）

张永德字抱一并州人世以财雄边父颖在周为防御使五代史有传周祖与颖善以女妻永德既

为枢密使遂表永德授供奉官押班后二年汉命永德押赐诏义军节度使常遇生辰礼物遇周祖

之外兄弟也周祖时镇邺有密诏付遇永德在潞州闻之因谓遇曰郭侍中被谗今日之诏得非莅

杀永德邪永德即死窃恐累君耳遇惊曰何谓也曰奸邪蠹政郭侍中誓清君侧愿且以永德属吏
少俟其隙君独不闻郭侍中事邪请具言之明宗起邺柴翁以女备掖庭至洛失宠出宫过鸿沟遇
雨夫人叹曰业缘在此矣乃出奁中物计直千万以半奉其父母令归邺（异人奇事写得妙有姿
致）因请曰沟傍传舍长郭君贵人也愿归之父母大愧终不能夺既归周祖而谓之曰妾奁中物
五百余万以资君时不可失也周祖持赂军司得主书计遂至通显柴翁者常独居室人以为司冥
事一日笑不已妻问其故不答翁嗜饮妻醉之以酒乃曰上帝有命郭郎为天子妻颇漏其语遇闻
而未甚然之及永德言遂信故止令壮士严卫永德未几周祖使至遇贺且谢曰老夫几误大事周
祖践祚除永德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从世宗征刘崇高平之战何徽樊爱能退衄时太祖及永德衙
兵各二千人而已太祖曰贼气方骄公麾下颇能步射可西出陟高而止吾张左掖以应之其胜可
必永德亦以为然遂大捷刘崇单骑遁去世宗谓永德曰樊爱能何徽及褊裨七十余人吾欲尽按
军法何如对曰必欲开拓疆宇威加四海安可已也因曰若非赵某谋出不意则社稷几殆矣世宗
善其言悉诛爱能辈以徇军声始振从世宗征淮南破紫金山十八砦吴人楼船蔽川永德择习水
者潜钻其船引兵击之溺死者不可胜计以金带赏钻船者又以兵绝濠州饷道世宗手诏褒谕太
祖即位加兼侍中改武胜军节度使入覲道旧不名待周之旧臣恩礼无与永德比者常问以下并
汾计对曰彼兵虽少而悍加以北虜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间谍离虜心设游兵以扰其穡事俟其困
弊乃可图耳开宝末王师征江南永德以家财具数千舟助军粮数十万石优诏奖之镇穰下十八
年颇有治绩永德四岁时母马氏被出嫁安邑人刘祚卒永德于南阳公宇为二堂继母刘居其左

马氏居其右问安视膳皆得其懽马氏尝得入谒太宗封为莒国太夫人刘先卒永德为起大第买田以聚其族人母之弟刘再思亦縻以官爵永德居睢阳比舍有书生卧疾疗之获痊来谢因曰可市水银五两与之即以药同置鼎中有顷成白金将别欲求其术书生曰吾不吝此虑损君寿耳仍告以太祖受命之兆永德遂潜意推奉焉及驻车下蔡道傍见一僧乃昔书生也召与语复问其诀僧曰昔语君之贵今不谬矣当保富贵五十年安用此为永德涉猎经史颇善吟咏礼贤下士故士夫多从之游卒于本镇彰德军年七十二（原本特作得步作尤市作示白作中下士下字作乐）

柳开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仕至监察御史开幼警悟豪勇父显德末为南乐令有盗入其家众不敢动开十三岁亟取剑逐之盗逾垣开挥刃断其足二指及就学讲说能究经旨开宝六年登进士第官至如京使知忻（疑脱州字）徙沧州未至卒年五十四子涉迁居荆南仕为隍城使五代学者少尚义理有赵生者得韩愈文数十篇未达乃携以示开开一见遂知为文之趣自是属辞必法韩柳初名肩愈盖慕之也著书号东郊野夫又号补亡先生作二传以见意时范杲好古学开与齐名谓之柳范开垂绝语门人张景曰吾十年著一书可行于世景为名之曰默书辞义稍隐读难遽晓开尚气自任不顾小节所与交者必时之豪俊太宗征河东开从驾督粮适常润有小寇遂选开知常州开至治所招诱群盗以俸金给赏之又解衣与贼酋置之左右或谓不可开曰彼失所则盗不尔则吾民也始惧死故假息锋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岂不怀未半岁境内辑宁雍熙初坐与监军忿争贬上蔡令会王师北伐开部粮至涿州遇米信与北虏战久不解遣使求（原脱降字）开

谓信曰兵法（无）约而请和谋也亟攻必胜信不能决后二日复引兵挑战谍知求降乃以矢尽

及幽州取至故复战耳开因上书愿效死边鄙太宗怜之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又上书愿赐步

骑数千以灭胡上方择文臣有武略者即授开崇仪使知宁远军契丹贵将白万德本真定人统缘

边七百余帐开因其亲族往来令说万德许以藩镇俾挈幽州之众内属万德喜请为期约使未还

诏徙知全州州西有溪峒蛮粟氏久为边患朝廷设峡口香烟等七寨不能御开至选勇辩吏往说

之不逾月携老幼至州开赋其居业作时鉴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赴阙授州上佐边患遂息诏赐

开缗钱三十万会有黥卒讼非辜州下吏削二官顷之上书自陈复还旧秩知环州为理互市之不

直者戎落悦附徙知邠州真宗即位迁如京使上书言时政上嘉纳之又徙代州葺城垒战具诸将

沮议因谓其从子浩曰吾观虏星有光云多从北来寇殆将至诸将见嫉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丐

小郡得沂州是秋虏犯塞（原杲字作景溪峒蛮作蛮溪峒）

王汉忠字希杰徐州人以材勇给事晋邸太宗践祚累擢至观察使真宗即位进节度使以左卫上

将军卒年五十四汉忠有识略军政严整所至无盗贼颇涉儒学好为歌诗聚书万卷尊儒士待宾

佐有礼轻财好施得士卒心惟喜矜恃同列多所不悦（原本给讹结）

慕容德丰字日新节度使延钊之子起家如京使开宝中监升州兵泽国富庶使多贪冒德丰独以

修洁称诏褒之积官至团练使卒年五十五德丰轻财好施世禄之厚而家无余贲

王继忠开封人父为军校戍边而死继忠因得补殿直侍真宗在东宫得给事左右即位累擢至云

州观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继忠帅定武出战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厚恩力战图报而服饰稍异

戎人识之转斗累日援兵不至遂陷虏中初谓已死赠大同军节度使录其子怀敏怀德怀政皆加

等景德初虏俾继忠奏章道意请修和好朝廷允其请戢兵息民与有力焉自是朝廷每

遣使至契

丹必厚赐之继忠对使臣必泣下常附表请召还上以誓好既定姑诏谕之虜王待之益厚改其姓

曰耶律名曰显忠又曰宗信封为吴王（原本遇下有之字赐下脱之字）

（张凝传 原本辈作悞仍兼作依前）张凝沧州人以亲卫隶晋邸及即位授武职咸平初契

丹入寇从大将康保裔合谋伏于瀛州西背腹奋击凝陷虜中子昭远十六岁从行乃单骑驰突所

向披靡遇凝掖之以出见者惊异西鄙有警以凝帅邠宁环庆兼安抚环州转运使刘综惧粮不给

问计凝曰当深入因敌粮可勿虑也自白豹镇焚族帐掠畜产以归因袭庆州蕃族胡家门等破之

以其数犯亭徼故乘其不备耳残羌远遁边境遂安景德初诏北边豫设奇兵寇来则分道深入以

牵其势魏穀首逗撓诸将皆有言凝独若不知或问之曰穀险悍吾辈公言其过使不自安非计也

真宗闻而嘉之久之迁殿前都虞候仍兼宁州防御使卒年六十二赠节度使凝性资忠义以功名

为任善训士卒所得俸赐均及其下家无余积 昭远字持正因掖出其父特授左班殿直积官至

昭州防御使卒年五十赠观察使子克谐克己[己]克忠克从天禧初閤门副使阙枢密院方奏凝

人真宗曰朕已有人张昭远知边略曹仪习朝廷仪制可用也二人遂并命焉昭远所至有政绩

上官正开封人少举三传为鄜州掇官雍熙中授殿前承旨因屡鞫狱迁至作坊使蜀贼李顺之乱

正监兵剑门关出兵击破其党斩馘殆尽方朝廷以栈道为忧正孤军破数万众其势遂沮赏功授

六宅使剑门刺史顺既诛余党匿山泽间正推恩信招来之加峰州团练使代王继恩为西川招安

使至道末叛卒刘旰陷邛汉州又诏正讨平之累擢洺州防御使以环卫官分司卒年七十五正不

畏强御而性颇急暴多诟辱官吏太宗常手札戒之

周审玉开封人周显德中以父荫补殿直建隆至雍熙擢为作坊使契丹入寇潘美在定

武审玉监

军先锋刘绪陷贼审玉跃马趋击拔绪而还勇冠三军常知凰翔府有僧乘传而西以市木为名威

动郡邑审玉按诘尽得其奸状送阙下时称审玉非特有武亦通吏术以左千牛卫大将军致仕卒

年七十四

田绍斌少为骁武副校建隆初隶崔彦进麾下讨李筠李重进平荆湖岭表又从刘廷让击全师雄

余党从曹彬征江南皆有功太祖伐河东契丹援入于百并绍斌与何继筠夺贼旗鼓而逐之太平

兴国初除江州刺史诏讨梅山峒蛮斩馘万余生擒二万人边境遂宁曹彬之出代州也绍斌为先

锋每战必胜召见便殿面授溪州团练使加冀州防御使城清远军进会州观察使为灵州副帅部

刍粮金帛赴灵武清远军者数十继迁数遣万骑劫之绍斌必出阵大呼贼闻其名皆溃

去一日白守荣马昭忠护军储绍斌自灵武以兵援之数遇敌数胜而守荣昭忠弃辎重与贼战败

绍斌为击走贼护粮以行诏褒之俾副李继隆帅环庆继隆诬以守荣昭忠落浦河之败绍斌不救

有异志贬率府副率真宗即位复莱州团练使帅延庆有野鸡蕃族数寇边绍斌召其酋豪使断臂

截耳以誓遂不复侵犯绍斌常面斥刘隐及转运使宋太初事二人衔之归朝言其过召赴阙诬获

辨命为镇定先锋隶傅潜潜屯中山虜至不出战石普杨嗣渡严浮河颇失利独绍斌擒获稍众复

观察使及潜下吏亦同被鞫复贬率府副率后累叙复左领军卫将军康州团练使卒绍斌长于兵

颇知战法惟暴戾无检好凌犯人屡以诬被黜而不自悔也

李重贵河阳人常给事晋邸及即位累擢至卫州团练使淳化中遣将五路讨贼迁重贵帅麟府得

对因言贼居沙碛逐水草无定止闻兵势盛则远遁矣追之或粮不能继欲守又彼无坚垒若未能

平贼将何颜以见陛下也太宗虽善其言以师期既定强遣之卒无功而还咸平三年戎

人入寇范

廷召战退康保裔陷贼独重贵与张凝力战却贼全军以归凝议上功状重贵曰大将陷殁我辈计

功是诚何心真宗闻而嘉叹特加阶邑以疾求致仕授左羽大将军卒年五十九

石保吉字祐之中书令守信之子尚太祖第五女延庆公主自诸将军擢至节度使景德初同平章

事是年契丹入寇真宗将行幸澶渊先遣保吉与李继隆为排阵使对垒以待而虏骑数万骤至城

下保吉不介马当其前锋虏甚畏惮驾至卫南师已告捷及振旅舍爵策勋特加户邑大中祥符三

年卒赠中书令谥壮武保吉有武干历世将相家积不费而治生射利所至侵扰为魏帅叶齐查

道皆知名士保吉悉命械颈以督粮运物论少之先是守信镇宛丘年五十七而卒保吉继居是镇

卒年与之同谈者异之（原本历作重）

王中正汀州人贾贩往来江淮间咸平元年至南康军逆旅遇异人自言赵姓久之又见于茅山命

求铅盞遇火成金谓中正曰当授以（以原作与）法从及历阳始得之且俾辨草木药品而授以

小环神剑及密緘之书戒以勿泄（神仙封禅始自秦皇以汉武之英略犹惑于方士然始迷而终

悟真宗远不逮汉武而邪臣导之以自欺欺人故招致王中正辈为此荒唐诡异之说似巧而实拙

也 按此等邪说宜著书明道者所不录然公典史事此为进御之书以当世深讳之事不敢斥削

惟后段[段]中含隐刺而似涉揄扬倘不善读者反藉口盍惑矣）中正亟欲献于上为有司所抑

（抑原作欲）还至上饶佯狂黥窜岭外未几逋匿京城枢密承旨谢德权常为岭南官知中正化

银术为奏因（因原作自）得脱军籍内臣刘承规又以其名闻初名捷为更曰中正赐对特授许

州参军承规于皇城公廨居之凡入市必有人与之语承规诘之不能隐曰即授法者也承规为新

堂以祈灵景德四年五月十三日遂降于堂纱帟间服青衣具冠剑自是屡降惟中正喻

其旨或其

侍重偶语始知乃司命真君也明年天书降改元大中祥符东封毕加真君号曰九天司命天尊五

年天尊临降宫廷上号曰圣祖即改皇城新堂曰元符观承规私第曰东宅所赐中正通济坊第曰

南宅并为圣祖降憩之所中正累迁加致仕积官至右神武大将军唐州团练使大中祥符九年中

正被疾见圣祖谓之曰慎密类汝者少即塑形景灵宫为吾辅勿忧也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吴

郡夫人诸子皆授殿直中正初得神术虽贫苦不以势利趋告于人及享禄赐所化黄白惟施贫奉

道释而已朝廷举大礼及营缮必达灵命以药金银为献中正复自以所成者助经费上为制灵遇

赞纪其事云（刘云王中正乃术士也何缘入于武臣当附于三卷祠祭内与刘守真同载必误入

此 按传叙官至大将军则附武臣非误）

石普其先幽州人后徙居太原父通给事晋邸普方十岁亦留邸中以信谨见亲太平兴国中补寄

班祗候迁供奉官屡以战功擢至西河节度使知许州大中祥符中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

商贾自秦州来言唃廝罗欲酬杀曹玮请以普所献阵图付玮当决必胜帝谓普妄言枢密使王钦

若因言普以边事动朝廷帝怒命侍御史知杂吕夷简劾之狱具集百官参验九月下旬日不食普

引伏私藏天文法当死官节度使当议贵除名贬贺州改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后稍复至右武卫大

将军卒年七十五子仲卿仲武仲舒仲文普有胆略闻敌所在即驰赴亲冒矢石前后战未常少却

通兵书及阴阳六甲星历推步之术太宗常令善工制金带普带御器械辄面求解以赐之后虽谪

废当太宗忌日必举族诣佛寺斋荐岁以为常淳化中督兵捕永兴贼邢橐驰贾秃指百人至则擒

之李顺之乱为西川行营先锋与韩守英马知节合击遂斩顺因驰驿面陈蜀乱之由赋敛急迫请

一切蠲其租赋太宗许之即日还蜀揭榜宣谕莫不感悦咸平二年军盗王均据益州叛又命为川峡路招安巡检使雷有终攻城均走普追蹶至富顺监败之均自杀获首以献余党悉平明年契丹寇边普为保州钤辖北面行营管神策先锋杀虏骑于炎凉城又败之于长城为莫州总管建言军中号令遣人驰告虑为奸诈所误真宗为制传令牌又献御戎（原讹作御容）图掘堑设险以陷胡马景德初王继忠为契丹请和以书遗普普为达于上其后因请罢天下醮设岁可省缗钱七十余万贯以贍国用遂忤上意曹克明其先太原人祖为雅州刺史因居百丈县夷贼攻百丈父远遇害克明尚幼有妾匿之苇薄中得脱既长喜兵法善骑射从父光实领夏州都巡检破李继迁（继迁）伪降设伏光实赴而歿于葭芦州克明为衙内虞候从行秘不发哀使人传光实命回兵银州乃与其仆潜入虏中获光实尸还葬京师蜀人于法不许还其乡克明以母老趋道以归淳化五年李顺反购克明欲用之乃携老母遁山谷间及贼陷雅州克明乃集溃兵得七千人又募丁壮三千遂复名山火井夹江等九县立七寨于嘉眉邛州界分兵以邀击贼因复雅州太宗令总管王继恩齎敕奖谕擢西头供奉官监兵黎州以余贼未宁徙权雅州驻泊巡检至道元年峡路溃兵邓绍等攻雅州克明又讨平之积官至西上閤门使知鼎州卒年七十二子元宾元举景德中溪峒蛮入寇以克明知邕州遗书三十六峒尊长谕以朝廷恩信悉来赴承天节会遗以篋衣咸感泣而去独洪峒恃险不至克明说左右两江防遏使黄仲盈领兵攻之斩其首领梟首于市既而宜州澄海军校陈进反会郁江暴涨州城摧克明伐木造舟为虚城水上以备守御仍募溪峒兵趋象州贼遂南去巡抚使曹利用召克明会兵至贵州遇贼斩首四百余级利用专其功克明亦不自言徙都大提举江淮两浙捉贼获

贼必释其

罪予以私钱使返捕索其党所获千余人知江宁府张咏以其事闻赐钱四十万抚水州蛮叛以克

明为宜容等十州巡抚使兼安抚蛮首乞招安不许与中人杨守珍领兵深入蛮多伏弩穷谷间而

磴道险绝克明意士卒有退志命后军伐大木绝归路克明逾月才至抚水州知州蒙承贵等出降

克明谓曰汝三十年为边患止谓官军不能至耳天子好生不欲绝汝类姑许自新皆伏拜感激泣

命饮血为誓勒铭奴山而还于是蛮人愿内徙者七百余人散之湖南诸州居焉奏请改抚水州曰

安化州分以为上中下三州皆蒙氏为守有区廖潘吴四姓居沿龙江捕鱼射生其田有水田其产

牛马豕彘其植麻苧桑柘其兵器木弩标枪环刀药箭傍牌其语惟怀远人能释之克明初至蛮酋

献药一器曰溪峒药箭中人可以此解克明曰何以验之曰请试以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乃用箭

刺酋股饮之药而死群蛮股慄安化既平徙知桂州始置溪峒司而兼领之又奏以广南两路土军

并为忠敢岭外民居结茆而已虽严火禁不能弭患克明激水以入城夹道分流以为之备又命北

军教以陶埴民始为瓦舍自是其患遂平（此传错综跌宕极有生色原本被讹破伪作为末平字

作罕）

李继宣开封人乾德中以材武补殿直年才十七命捕虎峡州凡杀二十余生擒二虎一豹以献遂

授以边任所至有战功常追北虏于新城斩其贺恩相公监兵高阳率兵入虏境烧聚落获生口以

归时虏方寇瀛镇间闻之遂引还初继宣承受定州路奏事已尝入北境杀获甚众又从崔彦进曹

彬李继隆米信田重进与契丹战未常不捷至是虏畏之惟任镇州钤辖而主帅傅潜怯懦有警请

行皆为所抑及与高琼同主军事遂逐虏众越界河尝与秦翰杨嗣杨延昭张斌遇贼于威虏军临

阵马中矢凡三易之嗣辈皆引去独继宣整所部接战薄暮至营所诏称奖之积官至四方馆使康

州刺史卒年六十四（原本延昭上脱杨字）

荆嗣河南人少应募为控鹤卒乾德中李继勋讨河东择勇敢百人开道捣洛阳寨嗣请行斩五十

余级贼遁（汾）河贼将杨邲退保城嗣与众进焚南夺其羊马城贼夜薄寨继选五百人嗣为其

冠及旦斩馘殆尽太宗亲征巡师嗣登城手刃数贼股贯双箭又中手炮折二齿太宗亟召赐袍带

常从崔翰征幽州从袁继忠田钦祚戍三义口从田重进谭延美讨贼于飞狐口战无不克贼尝夜

围重进寨重进问计于嗣嗣曰所领不过五百人彼众逾二万计请问道见延美延美曰贼势如何

可解也嗣曰愿得数百人延美与之即依山布阵以三百人执白旗于道隅独率所部趋虜虜见其

疾驰而旗帜稍盛疑大军至遂遁去嗣之用兵凡一百五十余战未尝无功亦未常自伐也积官至

虢州防御使卒垂涕谓其子曰累世为将者其后不昌汝辈惟益修谨乃免于患子信仁贵（捣原

作捷）

隆平集第十九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武臣

杨嗣殿前指挥使信之子以父任为殿直数有战功累擢至深州团练使以左龙武军大将军致仕

卒年八十一子承宪淳化二年嗣知保州有诏褒其治状咸平三年败契丹之众于廉良除保州刺

史召见特授团练使嗣言久与杨延昭联事臣不逮延昭一旦骤居其上臣所未安愿仍旧真宗嘉

其廉退并命为团练使令嗣因持延昭诰与之（原本臣所臣字作言因）

李溥始为三司小吏太宗论及财赋必召以问利害颇纳用之擢为左侍禁自是进至宫苑使团练

使两以赃贬责授右千牛卫将军致仕卒年八十四子居简文仲景德二年以溥制置江淮等路盐

茶矾税兼发运使江淮米运至京旧止二百五十万至漕遂增至六百余万石擢为发运副使高邮军新开湖风涛多覆舟漕课官舟还及泗州者载石积湖中成两狭岸其患遂绝正除发运使既又进为修玉清昭应宫都监漕既久颛利权内恃丁谓为之助又林特为其姻家故赃污不法以及于罪（原本论及及字作其增至作增置）

卢鉴字正臣金陵人淳化四年举进士不中授三班奉职积官至西上阁门使知秦州卒年七十子咸盛初鉴（疑脱为字）鄜延路走马承受就除本路驻泊都监屡击走继迁焚族帐积聚而获其畜产以数万计继迁声言石陨帐前有文曰天戒汝勿为中国患因入奏曰贼伪为此以给朝廷宜益设备后果陷灵州鉴知仪州谍者言继迁将由制胜关入寇诏徙老幼刍粟于内地鉴奏以为摇民心且民弱不可徙已而贼亦不至

周美字之纯灵州人城陷弃其族间行诣京师隶军籍从驾幸澶渊自陈愿假三数骑系契丹首领献关下真宗壮之特旨令入宿卫累以战功迁天武都虞候监兵延州元昊破金明美请于安抚使范仲淹曰金明地当边冲不可不早完之仲淹因属美董其役既而元昊兵数万阵于延州城北美领众二千决战会屯山北多设疑兵贼以为救至引去复攻艾蒿寨又夜出战多设炬张旗帜山上贼弃铠甲牛马而遁遂募工筑万安城而还庞籍留之改东路都巡检使又败贼于金阳城明年昊贼据永平寨诸将会议种世衡欲直捣贼美以为贼料吾来必设伏不如间道出其不意世衡不从果无功而美趋芙蓉谷大破之复击贼于野家店逐北至拓拔谷还屯永平寨劝士卒垦田岁收六千斛筑栅葱梅官道谷以扼贼路徙鄜延路都监破贼于无定河乘胜焚金州庐帐杀首领获牛羊兵械甚多城龙口平寨贼精兵数千来袭美以百骑破其众累擢至观察使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卒

年七十六赠节度使谥忠毅自陕西用兵宿将数不利独美前后十数战皆有功焚寨复城堡四十

二招种落内附十一族所得俸赐悉分士卒子利涉永清永正（原陷上无城字 旨作常精兵上

贼作以 按咸平五年赵保吉陷灵州景德元年幸澶渊则陷字上应有城字）

焦守节字秉节以父彰武军节度使继勋遗奏补殿直累擢至四方馆使荣州刺史以右神武大将

军致仕卒年七十六子宗说宗简宗庆宗彝宗谅宗信初高溪州蛮寇边命守节往议攻取计以为

山川阻险非大军之利遂招抚之三司常奏守节监香药榷易院岁课增八十万迁阁门副使真宗

谓宰相曰以财利羨余迁横行何以劝边陲效命者止命以官苑副使兼通事舍人常使契丹馆伴

丁求说颇易之指远山曰此黄龙塘也应声问曰燕然山距此几许求说惭乃加礼焉黄龙塘即德

光置晋少帝之所（新编塘作府）

阎守恭并州人继元败徙其民于大名府因家焉少负贩并汾间闻郭进被人主优遇慨然曰使进

不遇亦一行伍耳吾顾不能逮邪乃应募隶拱圣军累以战功擢德州刺史并代路钤辖卒年七十

五子继恩守恭既仕宦见士大夫必访郭进平日所行以为法其慕之如此故驭军严饬所得俸赐

悉以散施虽居家如对宾客（原本恩作思所行作所存）

张纶字公信棣州人淳化中举进士不中补奉职累擢至乾州刺史知颖州卒年七十五子孝先绍

先辰州溪峒蛮寇边以纶知辰州筑蓬山驿路贼不得通方遁去又修新兴寨天禧五年为江淮发

运使增米八十万复置监场于杭秀海州增岁课百五十万疏五渠道太湖入于海复租米六十万

开长芦西河以避覆舟之患筑高邮北漕河堤二百里旁辄以巨石为十閘以泄横流又修复泰州

捍海堰因命兼权知泰州堰城复逋户三千六百州民为立生祠

安俊字智高其先太原人以儒家子得给事资善堂仁宗即位补殿直累擢至步军都虞候陵州防

御使卒年六十四赠观察使子介愈龔合俊历边任有威名战功家藏书数千卷婚姻多择士人常

曰吾家集坐有文士过半平生足矣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初应募潞州军籍常生擒七十贼以功补龙卫指挥使迁都虞候刘平石元孙

三川之败信独以所部兵获数千级知保安军以二千兵破西贼数万众为高阳副都总管明镐奏

充恩州四面都总管贼党三百余人鼓噪而出信悉捕戮之擢留后召为步军副都指挥使卒年六

十一子继恩信持重用兵未常沮衄（原本破西上有级字贼党上有破字）

刘平字士衡开封人景德三年登进士第真宗爱其才将用之为丁谓所恶以为平将家子可委以

边事仁宗即位章献太后思谓言乃自侍御史换以衣库使累擢至步军都指挥使静康军留后鄜

延路副都总管兼鄜延环庆两路同安抚使又兼管泾原路兵马（余见石元孙传）

石元孙字善长中书令守信之孙父保兴官防御使元孙以守信恩补供奉官累擢至邕州观察使

鄜延路副都总管兼安抚使宝元初元昊发兵攻保安军自土门路入寇知延州范雍书召刘平元

孙合军趋土门既又有告贼兵数万趋金明围延州雍复召二帅还军救延州平督骑兵先发步卒

继进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营令骑兵先趋延州夺门诘朝步兵未至元孙与平还逆之行二十里遇

步兵及鄜延驻泊都监内臣黄德和碎金谷巡检万俟政郭遵所将兵皆至步骑万余结阵东行至

三川口遇贼是日官军杀贼铁骑六七百人及蔽盾为阵者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胫皆中流矢薄暮

贼复以轻兵来战官军少却黄德和居阵后遂走保南山追之不止遣军校以剑遮士卒得千余人

转斗三日夜众寡不敌遂皆被执平不复食仍数骂贼遂遇害年六十八元孙不死及元昊纳款乃

得归德和既遁辄诬平及元孙降贼朝廷以禁卒围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内臣梁致械诣河

中府置狱遣知同州待制庞籍往讯焉具得其状延州吏民亦诣阙诉平等实战歿遂释

二家惟戮

德和梟首延州城下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区贈平节度使平妻南阳郡夫子子庆孙宜孙昌孙贻孙

孝孙季孙及三弟四孙咸贈賜官谓元孙已死亦贈节度使子孙贈秩賜官者八人及归言者請誅

其辱国之罪上特貸之安置全州还卒年七十二子宗道宗易宗尹宗亮宗广宗求平刚直任侠善

弓马初知果州南充县以父丧解官还任安州道中遇贼十数以刃临之平引弓三矢毙三人余遂

遁去其帅鄜延初上攻守之策不为不知边事特志常轻贼而自处以必胜又众因德和而潰遂至

陷歿闻者伤之（原本及作反）

王珪开封人初应募为亲从官累以战功擢至礼宾副使泾州驻泊都监余并耿桑事见任福传

耿傅字公弼祖昭化以不屈于贼而死傅以荫补累官将作监丞知河南府永宁州知州宋綬荐其

才除通判仪州徙庆州（知州原作知府）

桑恠雍丘人举进士不中移居汝颖间诸县多盗自请补耆老杀获殆尽其邻因之无盗京西转运

使表其事授郟县尉徙澠池而朝廷特改右班殿直积官内殿崇班泾原路兵马都监

任福开封人初补御士由诸班迁至刺史始擢边任以功迁至贺州防御使知庆州兼环庆路都副

总管庆历元年诏福往泾原路计议边事适安抚使韩琦行边趋泾原间元昊阅兵折姜会谋入寇

遂以兵万八千人命福统诸将击贼以耿傅参军事桑恠为先锋王珪及泾原都监礼宾副使武英

各以所部兵从福节制琦面授福及诸将方略俾并兵合势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出贼

之后诸寨相距仅四十里道近且易照应粮草足供如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然后邀击之福

等就道琦又至城外重戒之福自新壕引轻骑数千趋怀远城撩龙川遇镇戎军都同巡检常鼎刘

肃与贼战于张家堡斩首数百级贼伪北桑恠以为然遂引骑趋之福亦踵其后会合军屯好水川

朱观武英耿傅屯笼络川相距五里谍者言贼兵少故福等轻之追奔三日刍粮不继人
马饥乏至
笼竿城北遇贼距羊牧隆城五里结阵以抗官军诸将见其兵势之众方知堕贼计中势
不可留遂
前接战桑怱刘肃先战歿福继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独朱观保民垣四向纵射会暮
获免自主
将参军至偏裨死者十数军校又数倍之士卒逾六千人福等贪功轻敌不能禀韩琦并
兵合势之
言以至覆败奏至上甚悼之赠福节度使兼侍中赐第一区三子一侄一孙赠秩咸赐官
王珪赠观
察使三子赐官耿傅赠右谏议大夫五子赐官三人为京秩桑怱赠防御使子湜推恩加
等其余褒
赠有差福之子曰怀德怀誉怀谨侄怀玉孙惟恭珪之子曰光祖光世光嗣傅之子曰琼
璩璋珪琬
康定初元昊寇镇戎军珪将三千骑为先锋自瓦亭至师子堡贼围之数重珪夺击多获
首级乘间
叩镇戎军请益兵不许止縋粮与之士卒既饱珪语之曰兵法以寡击众必在暮我兵少
乘其暮气
之衰可得志也乃驰入贼一将以枪直其胸伤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脑（刘云叙事如
此不减左
氏）一将复以枪进珪挟其枪运铁鞭击死之虏惊遂引去上闻特遣使奖谕以其下死
伤多止赐
名马金绢仍暴其功以励诸将珪以所得二枪植山上及珪死边人即其所为立庙焉珪
通阴阳术
数好水之战自知其不得还将行谓其家人曰可速去无为虏所仇也及虏攻瓦亭果购
其家人属
如珪之言珪所将兵止五千连斗三日诸将俱歿珪望福陷贼犹欲援出之军校顾望多
不从珪斩
以徇乃复入战击杀数百人铁鞭挠曲手掌破裂三易马犹驰击数百人矢中目还军中
卒武英常
劝耿傅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与英俱死也朱观亦戒傅少避锐锋傅不答于军中指顾
自若求与
英俱死或谓福之败由傅督诸将稍急韩琦得傅为朱观贻书戒以持重尹洙亦作闵忠
辨诬二篇

其谤遂息恠善用剑及铁筒有智略谨畏常若不足所至寇盗众所不能获者必获之其功赏推之

居已上者或讥其好名叹曰若欲避名皆不可为也益自信（原本泾原作泾州珪上脱王字常讹

崇刘讹列推思三千上有以字先锋上有策字 顾讹领）

葛怀敏开封人感德军节度使霸之子以霸荫补供奉官其妻王德用之妹也怀敏通时事善希合

故多荐其才者积官眉州防御使泾原副都总管庆历二年元昊寇镇戎军怀敏领养马城会将闻

贼兵徙壕外遂帅诸将趋定州刘贺以蕃兵五千与贼战不胜而溃怀敏入保定川寨曹英又败于

寨之东北隅怀敏所部人奔骇怀敏为众所拥几蹂践死輿至瓮城乃苏贼遂聚火围其城怀敏召

诸将谋来日结阵赴镇戎军因谕其亲军听中军鼓乃得行及鸣鼓怀敏上马大军未动驭者劝未

可去有顷复上马又不从拔剑将击之士众遂散乃策马至长城壕贼周围断其归路与诸将皆遇

害余兵为贼所隔及保他寨堡不赴者获存贼遂长驱直抵渭州六七百里民受其患初怀敏除鄙

延而主帅范仲淹言其怯懦不知兵遂徙泾原卒败事如仲淹言定川奏至赠怀敏节度使谥忠隐

子宗晟宗寿宗礼宗师皆赠秩或赐官（策原作束）

郭恩开封人初隶诸班出为左侍禁累有战功积官崇仪使并代钤辖管句麟府军马事初夏人岁

侵屈野河地至耕获时辄屯兵河西以诱官军经略使庞籍戒边将勿与战月余食尽去如是屡矣

是岁正月出屯三月始去并州通判司马光行边至河西白草平数十里无虏迹时知麟府州武戡

通判夏倚已筑一堡又与光议乘虏之去出其不意别创二堡据其地使不得耕功军毕则废横戎

临塞二堡徙兵实新堡列烽燧自衙门红楼下视其地如指掌堡成三十里外田虏必不敢耕矣籍

从光议遂筑二堡恩与武戡及走马承受内臣黄道元以巡边为名往按视之谍者言虏兵屯沙黍

浪十五里不绝恩欲止道元怒以言逼恩恩遂夜率步骑千四百人循屈野河北行见卧牛峰举火

戡曰虏知吾辈出矣道元曰此若辈之为也（内臣监军往往僨事）俄闻鼓声亦不信比明遇贼

自旦战及食时虏四面合击武戡走东山趋城东掖门以入恩与道元皆陷贼恩死之赠观察使子

中言中彦中良中谨弟思并赠秩或赐官给恩旧俸三年（原本走字上脱武戡字掖新编作抉）

马遂开封人初补散职为北京指挥使闻王则叛中夜叱咤晨兴诣留守贾昌朝请与行阵命持榜

招降则盛服见之与坐遂谕以祸福则不答遂扼其喉击之流血贼徒骁捷卒石庆断其一臂遂诟

之曰妖贼吾恨不斩汝万段[段]即被害时张得一侍贼侧上闻遂死深嗟惜之赠遂宫苑使五子

并赐官得石庆付其子使剖心祭遂（原本扼讹振深作而）

景泰字周臣普州人天禧三年登进士第累官至都官员外郎知成州元昊反有荐泰知兵召到换

左藏库使知宁州泰通判庆州日常上章言元昊包藏祸心主将任福无长策凡三上不报及元昊

寇镇戎军败葛怀敏初入攻渭州泰率兵五千间道赴援戮先锋殿直张向逗留而行遇贼于彭阳

西（原作彭城而从新编）依山为阵阴选三百骑为左右翼张旗帜为疑兵贼愕视不敢进而遁

士卒请追击泰止之搜山果得伏兵与战斩首千余级以功迁西上閤门使久之加忠州刺史秦凤

路都总管卒年五十八子思问思安思忠思立思谊

赵滋字子深开封人以父战死补奉职累擢至端州防御使步军都虞侯卒年五十七滋常为泾原

仪谓州巡检得胜寨主姚贵杀监押崔询劫宣武神威骑卒千数叛攻羊牧隆城滋领兵至余人降

独贵走出寨招讨使命滋给赐降者及迁补将吏滋曰是诱其乱也藏其檄不下招讨使怒之功遂

不及赏范仲淹韩琦举滋可将领滋在京东数获盗不自言知青州富弼言于上获躡等迁官管

句河东经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宁化军有地万顷可募种田作教以战射令护塞从之其利甚博契

丹人数乘小舟渔界河者吏莫敢禁更造大舟十数运盐海口滋捕杀之移文涿州遂不复至后因

虜使言朝廷乃擢使管军故事边州米出外界不许过三斗滋知雄州契丹大饥滋曰彼亦民也米

出无所禁滋刚果有才特矜傲自誉人多诮之（原本威作城莫敢上空一字）

李纬字仲文以父广东提点刑狱遗恩补借职累擢至西上閤门使卒年七十赠引进使陵州团练

使子师中积中纯中纬常知渭州请修笼竿城瓦亭寨及以笼竿为德顺军范仲淹韩琦遂举纬知

德顺军招蕃部内属者数百帐葛怀敏既陷歿元昊因攻瓦亭笼竿皆不能下雄州未有常平仓纬

知州以赐公使钱置焉及民饥遂获均济

范恪字许国开封人隶军籍选行门历龙旗直散员押班试换内殿崇班积官至两使留后卒年五

十赠节度使子愈愿总愬恕愚应隐懿亿恪骁勇善射临敌敢前初为庆州北路都巡检预攻破白

豹城兵还贼袭其后恪设伏击之杀获甚众常会诸道兵攻十二盘暨咄当迷子寨中流矢神色自

若至暮以言激众士卒争奋遂得其城有弓胜二石一斗其箭镞如铍临阵必中閒有一矢贯二人

者虜畏之从夺蕉蒿寨归恪殿后虜以数千骑来袭恪止有二铍箭引满不发贼欲相及辄复避去

终莫能近（原本閒作閒夺讹奋）

张亢字公寿濮州人天禧二年登进士第以通判镇戎军常上言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为边备

又论西北攻守继而契丹聚兵幽涿间遂擢如京使知安肃军因入奏言虜主孱而岁歉方藉金帛

之赐特惧中国见伐而为此耳卒不敢动如亢言自是数历西北边任积官至客省使眉州防御使

徐州总管卒年六十三子杰黯焄烈傥宝元间夏贼破丰州围府州及解去屯瑠璃堡纵

游骑扰边

麟府闭垒二年矣亢受命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至城下示以敕始开关亢入命不

复闭纵民庶出入时虽有禁卒数千皆畏怯无斗志亢乃募役卒取敢战者得数百人使击贼有以

首级献者必厚赏之（激劝原是行军要著）禁卒惭请效死亢度可用遂命击琉璃堡而破之士

气益振明年诏遣中使督亢护麟府郊赏物钱贼钞略不得乃悉众邀其归路亢以三千败贼数万

众既而亢筑建宁寨度贼必至虎翼军骁勇贼人所畏而万胜军疲怯敌常易之故更去两军旗帜

（神于料敌而巧于制胜）贼果出争亟趋万胜而先犯之不知乃虎翼也虜大溃斩首二千余级

不敢复出未逾月筑成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复奏以所通特一径请

更增并边诸栅以安河外议未下徙知瀛州复除并代副总管御史梁坚劾亢以库金于成都市易

夺官降为钤辖夏人与北虜战河外乃复副总管知代州范仲淹宣抚河东因奏使亢就总前议增

筑诸栅事经略使明镐移文止之亢不听不阅时诸寨成遂自劾违镐节制（谋而能成举动亦不

犹人）朝廷不问蕃汉归者数千户岁减戍卒万人徙知瀛州言城小而人众请广其东南关为缓

急备安抚使夏竦恶其在陕西不附已[己]遂沮止其后卒城之如亢议徙渭州陕西转运使奏亢

擅减三司郊赏物估值会竦入为枢密使遂夺亢防御使御史宋禧又以市易事言夺引进使久之

陕西转运使言亢市易非自入始还将作监复防御使迁客省使知环州坐与邻守会境上经夕降

曹州钤辖亢轻财好施不拘小节宴赏过侈虽市易犹不能给然军政严整所至有风力蕃汉多图

其像瞻祀之仁宗常语侍臣曰夏人陷丰州麟府之间震扰亢筑堡寨以护民耕收筑城以包水泉

又增大高阳城使民有以自保民思爱之不忘宜特赠亢遂州观察使（原本诛作谋难

作枉及作

方有以作首以怯下敌字作所犯之下脱不字五堡作百寨复作得)

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元子也以放荫授将作监主簿累迁太子中舍通判鄜州建言筑青涧城其左

可致河东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图银夏诏从其议特换内殿崇班知城事积官东染院使环庆

路钤辖卒年六十一子诘諺咏谿谿记訢谊世衡在青涧城开营田二千顷又募商贾贷以缗钱使

通货贿人争归焉城初无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钱居数日及泉民甚赖

之知环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讹者崛强不出见郡官闻世衡至郡郊迎约诘朝往劳其族晨兴雪三

尺左右曰地险不可行世衡曰信不可失(示信用射自是大将方略)比至奴讹大惊率其族拜

马前因请内属凡边民有过则使之射四发二中者释其罪两辞疑而不决者亦因射中否而与决

之境内之人因多善射者临边数年积谷通货抚养士卒能得死力在环庆病告中得范仲淹檄与

蒋偕同筑细腰城力疾奔命城成而卒羌酋相率朝夕临之仍图其像永以瞻慕(原本兄元作元

兄不出作禾出)

刘沪字子浚保州人父文质任连州刺史子十六人涣沪有闻沪以父任为奉职积官内殿崇班知

水洛城卒年四十八沪颇习书传有智略韩琦范仲淹荐其才武擢阁门祗候常为瓦亭寨监押权

静边寨又破穆宁生氏西南去略阳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原平下多地字)土沃有水轮

银铜之利环城族帐多聚汉民之逋逃者曹玮在秦州常经营久之未能得沪密使说其城主铎厮

那令内附会四路招讨使郑戡行边沪遂召铎厮那及戎落尊属来献结公水洛露罗甘地乞冠带

为属户戡许之因令沪以兵往受地既而氐情中变沪深入无援独以千人击溃氐兵数万其酋请

服因尽驱隶麾下通秦渭路泾原帅尹洙檄令罢役不从益增版趣役召之屡亦不至洙

令狄青械

沪及董士廉付狄戡虽已罢四路而论奏不已朝廷遣鱼周询程戡相视乃复以沪讫役而任以城

事既成犹坐违帅臣命降一官首发痲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庙城隅岁时祀之有碑纪其事今存

焉朝廷从蕃官等请尝命其弟淳为水洛城兵马监押（原本玮讹韩秦讹泰版趣讹板趋）

张君平字士衡磁州人以父战歿补三班差使黔州指挥使獠寇边君平领兵设伏夺寨斩首百余

级迁三班奉职为施州监押积官至作坊使卒子造逊达君平有干才明水利朝廷议河事必访之

守官汴口建言请审择口地岁省役渠工百余万虽役不岁兴而可免堙塞之患又请沿河令佐植

榆柳万株者书为课（此法甚善古今通行）又请以时疏导宋陈宿亳蔡颍单滑州沟洫与畿内

相接者以免水患令州县官吏兼管沟洫河道言皆施行（原本脱獠字可免讹作不免）

孟元字善长洺州人少隶禁兵以挽强补殿侍累擢至眉州防御使卒年六十赠观察使子防随王

则据贝州叛元为真定府路钤辖领兵攻讨被数十枪又中飞石坠壕中既出益锐更募敢死士田

永济渠穴地以进贼平进右骐驎使御史中丞郭劝言赏未当功擢普州刺史知沧州其民以盐为

生岁歉商贾不行元度军食之余以谷易盐民赖以济元虽出行伍好读书流辈鲜及

马怀德字得之开封人父玉东头供奉官常自言怀德可试武艺补奉职累擢至步军副都指挥使

留后卒年五十六景祐二年怀德为延州东路巡检数以少击众徙青涧城监押入贼境焚二寨亲

射杀其酋狗儿厢主又率蕃汉兵焚荡贼海满申州茶山五十寨三百余帐斩馘百余级夺获畜产

万计用范仲淹韩琦举为閤门祗候知延州庞籍奏为东路巡检使殄黑神厥堡等大寨又以兵数

千败贼四万骑于仆射谷徙鄜延路东巡检都监破贼青化押班吃当三寨杀掳其人物甚众元昊

纳款与国子博士高良夫会西人画地是时用兵之久人民流散怀德招辑有方经略使梁适奏请

推其法诸路诏从之（原本奏下脱为字是讹作果）

许怀德字师古开封人以父任为东西班殿侍累擢至宁远军节度使又历保宁建雄两镇殿前都

指挥使卒年八十四赠侍中谥荣毅子士平士宗士端士宁士勤士臻士演士先士温初怀德为鄜

延路副总管贼以三万骑围永平寨止率劲兵千余人突围破之贼有出阵前据鞍慢骂者怀德引

弓射之应弦而毙未几贼攻延州怀德领兵间道出其不意左右奋击贼遂解去其后以不赴援而

失贼及理财产三被降徙庆历间遂入总禁旅典司宿卫凡十四年以老乞身上未之许后复自言

恐为御史所弹不得善罢上特诏有司为减岁数怀德虽老习军旅之事然战功所可见者一二而

故事节度使移镇加恩皆再表辞翰林学士欧阳修以为慢朝廷诏以修章示怀德虽悚息谢罪而

终亦不复别进表上亦不加责（原本劲作勤有出有字讹随失作入典讹曲）

隆平集第二十卷

宋曾文定公编撰 南丰后学彭期订

夷狄

契丹耶律隆绪年十二嗣其父明记位明记伪号景宗初名述律德光之子也唐初契丹八十余年

未常寇边通天时李尽忠始陷营州明年总管杨元基以奚军攻溃其众至开元十一年可突于奉

尽忠之弟邵固统众诏许袭王方是之时犹禀命中国如此梁正明间耶律阿保机始建元神策遂

以五十万众从晋叛将卢文进寇幽州龙德初复入为镇州张文礼之援明年晋王大破之于新城

而获阿保机之子自是继为边患及阿保机死子德光继立晋祖因其兵势而得天下

（叙事中兼

以议论行之何等活泼）故兼臣礼而父事之割地以为寿输帛以为贡未更一纪之久已貽开运

之祸其后刘崇崛起于太原为计亦出于此有以益其骄僭也德光灭晋而归死于镇阳

之杀狐林

其兄之子永康王兀欲自立为天授皇帝囚其祖母述律氏于木叶山述律氏阿保机之妻也兀欲

五年为其族述轧所杀述律讨其乱因自立为天顺皇帝更名谓之明记太平兴国末明记死其妻

专国事雍熙间曹彬北伐失利于岐沟隆绪数内寇者谋皆出于母氏也咸平二年举国而来范廷

召大破其众斩首万余级虽遁而未惩故景德初复大举戎马及于澶魏之郊（措语简要而有分

寸）真宗大驾再莅河朔甫次卫南而虜之谋将挾览已毙于我师之强弩谋穷势蹙始因王继忠

之表请修好息兵天圣末隆绪死宗真立宗真隆绪之第八子也母曰顺圣元妃隆绪遗命以正室

齐天皇后太后为元妃萧氏为太妃太妃杀齐天而自立为太后多杀戮功臣而专用其兄弟御宗

真甚严宗真不能堪景祐初遂率兵逐其母使守隆绪冢其国人有劝迎其母以觐朝廷岁赐之物

虽从之而所居相距常十余里盖惧其或相害耳庆历二年闻元昊叛遣萧英刘六符来请石晋所

割瓦桥关十县诏富弼张茂实往报焉岁复增银绢二十万皇祐元年遣使来告伐元昊明年来告

捷至和初又齎其画像来欲求御容未及往而宗真死其子洪基立宗真庙号兴宗在位凡二十五

年常与教坊使王税轻十数人结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与刘四端兄弟及王刚等

数十人入乐队命后妃易衣为女冠（此段写出荒淫景象妙有姿致）后父萧磨只言汉官皆在

此后妃入戏非所宜也宗真击碎后父首曰我尚为之若女何人也间常变服入酒肆寺观如王刚

姚景熙辈常遇于微行中皆显官宗真敬佛教僧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亲信

多擢为将相契丹国境自幽州东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十里至古辽城谓之东京北六百里

至乌惹国东南接高丽北至女贞东逾鸭绿江即新罗也（原本北至下多至字无缘字

)

夏国赵保吉姓拓拔其远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僖宗始以思恭为夏州节度使赐国姓思恭族

乱仁福继之故亦称李氏仁福死子彝超兴相继为定难军节度使彝超而上五代史有传彝兴死

(兴本与宣祖庙讳下殷字同故改曰兴)子光叟继光叟死子继筠袭继筠死弟继捧袭位其从

父绥州刺史克文言继捧不当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令入覲继捧乃举族归朝其弟继迁在银

州太宗赐以国姓俾隶属籍又赐继捧名曰保忠继迁名曰保吉为夏州节度使归镇初保忠之来

覲也保吉言乳母死出葬郊外匿兵器葬车中遁入蕃族收部曲散亡者劫西羌种落为边患虽赐

姓名而侵扰夷落不已保忠归又潜与表里遂往依之保吉不纳复还夏州牙校已据其城保忠不

得入及王师进讨俘保忠以归故保吉因并夏州之地真宗即位始遣使修贡朝廷遂以保吉为夏

州节度使未几乃攻陷清远军及灵州景德元年劫西蕃至西凉府潘罗支诈降保吉受之罗支合

六谷蕃部击之保吉中流矢死其子阿移袭更名曰德明而遣使请命于朝廷明年奉表归款请市

青监不允乃阅马谋内寇时秦翰曹玮请进兵讨击上以其人常已归款不许遂以向敏中知延州

令抚纳之敏中请召其子弟宿卫德明不从止上誓书并录保吉遗言以闻真宗念边兵久戍乃授

明定难军节度使加西平王又请行青盐不允遂出大里河筑栅苍耳平八年筑堡西州浊输谷建

榷场以诱致商旅诏沿边禁止自是间扰边境攻陷甘州取西凉府天圣中德明卒子元昊立元昊

既长德明数语之曰国中三十年不披皮毛而衣锦绮之衣汝无负天子也(练达之言)吾常从

事于兵虽苦劳万状第自困耳及死赠太师尚书令德明娶米毋氏生元昊咩朱氏生魂成元昊以

五月五日生小名崖块羌谓惜为崖谓富贵为块性凶悍多猜忌晓浮图法通汉文字

（错落入妙

）凡案间常致律法书自为蕃书十二卷文类符篆建蕃学使蕃官子弟习之袭德明官为定难军

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天圣十年改元明道元昊避其父名止称显道景祐元年遂僭

改元开运入寇环庆杀掠居民诏约束之米毋氏族入山喜谋杀元昊事觉酖杀其母沈山喜之族

于河白[自]是攻略诸羌屡为边患其从父山遇知元昊有反计劝止不从山遇惧挈族来归知延

州郭劝乃执以還元昊至则杀之（何谬误至此徒坚党恶之志）是岁僭帝号国称大夏改元天

授明年遣使来告诏削夺官爵除属籍既而为慢书留旌节敕告于归孀族而去康定元年寇金明

执监押李士彬而刘平石元孙陷于三川口庆历元年任福战歿于好水川明年复战定川寨葛怀

敏死焉未至定川常遣李文贵欲纳款知延州庞籍意其诈留未遣复数月果入寇籍召责其使而

释遣之文贵去月余复来籍视其书未去僭号却之俾自请明年上书更名曩宵称男不称臣籍又

拒焉诏遣却良佐张士元等更往议之而曩宵之使继至四年册为夏国主令称臣稟正朔改所赐

敕书（为）诏而不名听自置官属遣使至京许就驿货易宴坐朵殿朝廷使至其国用宾客礼岁

赐银绢采共二十五万五千于是始岁修贡（此纪西夏人物制度风俗居食輿地战斗雄健错落

逐段引人入胜与五代史可称合璧矣）曩宵用兵多诡计左右用事之臣有疑必诛先世居室衣

冠文字莫不改革其文人服靴笏幘头武臣金帖镂冠衣绯衣金涂银黑束带佩蹠躡穿靴余皆秃

发耳重环衣紫旋襴六垂束带佩解锥刀弓矢垂鲛皮鞍马带纓议事即率诸酋适野藉草而坐其

俗旧止重冬至自曩宵僭窃乃更以四孟朔及其生辰相庆贺曩宵七娶其五曰野利氏身颇长有

智谋曩宵畏之戴金起云冠使它无得冠者生三子独宁令哥存僭称太子又纳没女营

天都山

居之野利氏之叔遇乞有言而曩宵杀遇乞得遇乞之妻生谅祚庆历七年宁令哥弑曩宵不死伤

其鼻而去匿黄芦为讹庞所杀曩宵因鼻伤卒年四十六子谅祚袭自仁福至继筠世居夏州及保

吉变诈跋扈外侵西羌种族内窃灵绥银夏至德明攻陷甘州拔西凉府其地东西二十五驿南北

十驿自河以东北十有二驿而达契丹之境至曩宵破瓜沙肃州遂尽得河西之地在德明时兵十

余万而已曩宵之兵逾十五万自谓地广兵劲敢行僭叛然而不通互市岁赐仍绝六七年亦已

困弊不如是其寇攘之患固未易息也西北少五谷军兴粮馈止于大麦菽豆青麻子之类其民则

春食鼓子蔓醎蓬子夏食苻蓉苗小茺萸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拒霜灰蓀

子白蒿醎松子以为岁计其人能寒暑饥渴长于骑射而不能枪刀出战用只日避晦日赍粮不过

一旬弓弩用柳干皮弦雨雪则不能施兵行昼扬沙夜举火以为斤[斥]埃将出兵先卜四一用艾

灼羊夹面骨以求兆谓之炙勃焦二擗竹于地若揲蓍以求数谓之擗算三夜以羊焚香呪之又烧

谷火撒之静处晨屠羊视其肠胃通通则兵无阻心有血则败四以矢击弓弦而听其声知敌至之

期及兵之胜负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其部族一家号一帐男年十五以上为丁有

二字丁者取正军一人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车杂使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愿隶正军者

得射它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故壮者皆战斗而得军为多欲西用兵则自东点

集而西欲东则自西点集而东年六十以下十五（原倒作五十）以上皆自备介冑弓矢以行好

玄虚寨多设伏兵马军用钩索绞（原作校）联虽死马上不落凡正军给长生马駞各一死则偿

之每入寇必先犒饮山讹者横山羌也其主将皆阵后立马督战得中国（原倒作国中

）人无艺

者使耕于河外或守肃州城骁勇则刺为军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辨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

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俗喜复仇然有凶丧者未复负甲叶以为记不能复者集邻族妇人烹牛羊

具酒食介而趋仇家纵火焚之其经女兵者家不昌故深恶焉（俗谓妇人为麻魁 原本常己己

作有令抚令作全止上作上止西凉上取字作和变诈讹作变祚银夏夏讹看卜四一讹作命四人

竹讹斫四以作又以知敌知作以）

唃廝囉初名欺南陵温箠逋生磨榆国盖吐蕃赞普之苗裔也同（原作同也）羌西部族未有服

属大姓耸昌廝均等咸平中迎至河州欲立文法请更其名曰唃廝囉河州人谓佛为唃谓儿子为

廝囉于是宗哥僧李立遵与邈川温逋哥略廝囉如郭州立文法部族（族原作秩）稍归之因徙

居宗哥城以立遵为辅大中祥符末廝囉命立遵率众十八万袭秦州生熟户知秦州曹玮以兵击

之趋走西凉府又为所败遂与立遵不协徙居邈川更以逋哥为辅遣使秦州求内属诏授廝囉邈

川首领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以逋哥为归化将军后逋哥谋乱廝囉杀之而改莅青唐景祐中

授两使留后久之朝廷以元昊不臣遣屯田员外郎刘涣谕廝囉攻元昊适元昊大举兵袭廝囉坚

壁鄯州不与战元昊度水常植帜以志深浅廝囉潜使移所植及元昊众溃趋志处溺死过半自是

数以计败元昊及元昊取西凉府而廝囉得廝铎叔之众十余万回纥亦以数万人归焉其势遂强

于诸羌朝廷屡加以节命为保顺河西镇节度使洮凉两州刺史卒年六十九廝囉三子皆被恩命

曰瞎毡居合龙谷曰磨毡角居宗哥城曰董毡为廝囉嗣其母乔氏独居历精城有才色所部六七

万人号令严明（原无严字）莫不畏服（原本逋生作通牛无如郭字从新编改增）交州李公蕴始为本州大校节度使黎至忠苛虐公蕴常阴赞之故特见亲信因令冒姓

黎氏大中

祥符三年至忠卒有子才十岁而其弟明提昶争立公蕴遂杀之自称留后遣使请命真宗曰始黎

桓劫丁璿自立公蕴复尔蛮夷奚责焉遂授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大中祥符七年因

捕狄獠寇如洪寨诏转运司追所略生口因饬戒之天圣中又令其子弟率众入寇诏发峒丁讨捕

未几卒子德政自称留后来告哀天圣六年除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交趾郡王景祐

三年寇邕州之恩陵等州及诸峒牛马焚室庐而去诏责问令捕酋领正其罪宝元初进南平王皇

祐间以兵二万助平侂智高诏却其兵而优赐焉久之卒子曰尊（原本赞讹替桓讹相讨讹计）

妖寇

蜀贼王小波李顺皆青城县人淳化三年聚众为乱先陷青城县四年劫彭山县令齐元振金帛元

振率众拒之逐元振贼势渐盛都巡检使张玘战歿于江源二月攻陷成都知府郭载奔东川小波

因与张玘战伤病卒众推其妻弟李顺为帅既而攻彭汉州成都府顺乃僭号建元应运朝廷遣内

臣王继恩同韩守英马知节石普率师平蜀五年五月破贼擒顺献首余党招捕无遗蜀土富饶自

乾德间孟昶既降府库充溢重货铜布由舟运下三峡轻货设传置以四十兵隶为一纲号曰进纲

水陆兼运十余年始悉归内库时守臣务利入之厚常赋外更为博买务禁民私市物帛而兼并者

释贱贩贵小民贫失家田业故小波以言动众曰吾疾贫富不均吾与汝均之贫民由是附之者众

又朝廷常命张枢使蜀枢奏劾官吏不法者百数独举彭山县令齐元振清白疆[强]干降玺书奖

谕元振素贪暴因是益横受财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苦之遂散其金帛杀而剖其腹实以

钱刀用快其意是时枢知荣州贼攻州即以郡印及所受告敕降贼受其伪命为荣州刺史王继恩

以闻太宗斩于州市而磔其尸（原本既而而字作得）

军贼王均神卫指挥都虞候益州驻札咸平三年神卫卒赵延顺以众怨钤辖符昭寿多用亲随仆

言榜箠军人因马逸喧扰中杀昭寿及仆均率众擒延顺及其党不能获乃同劫均为帅知州牛冕

出汉州均遂僭号建元化顺自正月叛奏至以雷有终知益州命内臣秦翰同团练使石普上官正

率兵征讨九月均败窜石普秦翰杨怀忠追斩于富顺监梟首州市

军贼陈进宜州澄海军校景德四年因众怨知宜州刘永规苛役杀永规及监押国钧据城叛劫判

官卢成均为帅诏东上阁门使曹利用安抚广南路率兵进讨九月遇贼于象州仙县击败之袭至

象州斩陈进及其党而卢成均挈家属以降时象州城守四十日矣擢知州大理寺丞何邴祠部员

外郎三子皆赐出身以守城功也（原本败下无之字）

区希范环州人常举进士试礼部景祐五年应募讨安化州蛮诣登闻鼓院进状求录用下宜州勘

会知州冯伸己言其妄邀功赏遂送全州编管既而遁归与其族百余人谋举兵杀伸己以叛乃杀

牛建坛场祭天神推白崖山酋蒙赶为帝叔区正辞为奉天开基建国桂王而自为神武定国令公

桂牧皆北向再拜以为天命又以区丕绩为宰相区志为都统使崔盈为节度使区世庸为飞天

神圣将军蒙怀为百胜将军谭护为突阵将军甘彻为龙路将军吴程为蜂毒将军廖陈为游奕将

军蒙樗为雷行将军共伪补三十余人聚众二千余人庆历四年攻陷环州得其印遂以环州为武

成军继破带溪普义寨下镇宁州等处宜州捉贼李德用出韩婆岭击破之获其伪将崔盈谭护二

人希范遂入保荔波洞间出拒官军明年诏西京转运使杜杞加直集贤院为广西转运使兼安抚

事杞至宜州得州人吴香狱囚区世宏及摄官区晔进士曹子华往说谕之又率兵破白

崖黄泥九

居山等寨及其五峒斩首千余级复环州焚其积聚蒙赶等大恐率其徒随香出降杞犒以牛酒六

百余人始与盟置曼陀罗花酒中既昏醉悉杀之（杜杞杀降失信非柔远之道）后三日得希范

及区丕绩等十数人割希范腹绩其五藏为图而醢以赐诸溪峒余悉就戮

军贼王则涿州人因岁俭流移至贝州庆募宣毅军为小将初去其乡母与之诀刺福字背上以为

记冀贝间多妖术则习之欲为乱遂给众言背自然隐起一福字众惑而敬事之州吏张鸾卜吉者

为之主谋庆历七年冬至郡官赴朝拜遂率其徒劫库兵以叛执知州张得一囚于狱囚悉纵去通

判董元亨不与军帑钥首被杀司理参军王奘为狱囚所害监兵田斌斗不胜而出提点刑狱田京

任黄裳持印弃家属縋城而去独得一俯首事之获存余悉死焉则僭称东平郡王张鸾为宰相卜

吉为枢密使建元德胜旗帜皆为佛字则遣人要虏使而安抚使贾昌朝谍知命殿侍安素伏兵西

门夜俟其徒出尽得其首级诏遣参知政事文彦博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宣抚使副以平其乱官

军即城南为地道因日攻其北以牵制之地道成而兵入则始开东门遁为总管王信所获槛送阙

下剽戮都市自反及败凡六十六日余众捕杀无遗其妖书有滴泪经五龙经（原本小讹十徒讹

徙剽讹封新编鸾作峦德胜作得圣）

广源州蛮寇侂智高蛮商之子其母阿侂左江武勒之族转至交趾适儋州知州侂全福子全福

为交趾所虏阿侂改适蛮商生智高智高长遂杀其父阿侂又为特磨道侂夏卿之妻皇祐四年智

高聚众入寇初陷邕州遂僭号称其母阿侂为皇太后阿侂凶悍有谋嗜小儿肉閒以具庖食智高

用其计遂自邕攻横贵龚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驱劫军民众至数万乃进围广州朝廷先命杨畋

曹修为广南安抚使经制蛮事又继以孙沔余靖任安抚使久未奏功遂除枢密副使狄

青为宣徽

南院使宣抚北路经制广南贼盗事青至合孙沔余靖三将兵大破其众于归仁铺智高夜焚邕

州城奔大理国其母阿依潜归特磨道依其夫依夏卿收残众得三千余人复将入寇石鉴世居邕

州谍知其动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袭擒阿依及智高二子继宗继封弟智光并槛送阙下阿依年

六十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为大理国所杀故悉封戮都市（原本其计其作不

脱浔字封讹封）

卷毕

读隆平集叙后

凡撰述之大者一羽翼圣经一在纂修当代然言以明道经前儒已言后之人虽百思焉机时无以

过则翼经难若夫远览旁搜取朝廷大制作大典章下至民间风俗隐僻怪诡之事一一垂诸纪载

则史官之职也亦一时之事也似有才者即能为之不知凭臆见为编摩任私心为去取非愚则诬

皆无与于古今得失之林者也故史才自班马而下寥寥不数人是必学术醇而人品正天资高而

笔力古乃有以胜其任而愉快予族祖文定公文章名天下既醇乎经学而隆平集则其史才也此

种著作与公之文又不同文或鸿裁大篇此则零杂记注文或凭空立论此则逐事详明至今读之

其短篇则如左氏传其长调则如贾太傅其典核又如秦风小戎所状士马器甲板屋土风宛然在

人眉宇间真旷代逸才也哉惜兵燹后旧刻朦混即存者亦无几盖学士大夫非好学深思谁复读

此即读矣心知其意矣亦未必捐资刊刻公之后学黄鲁直云安得奇士尽刻杜甫两川诗集使大

雅之音振三巴之耳盖言表章之难也今毅斋先生潜心古学既编定其文集复取此集而校讎焉

正其句读辨其讹舛俾公之经学史学并传而其所以资经济之业者信乎其未有穷也予因之有

所感矣宋代文章首推庐陵公固其所取制科士二分皆有文集有史集譬若延津之剑
并化为龙

神物终当合也

康熙四十七年岁次戊寅十月

南丰后学曾鸿麟谨跋